

中国作家 / 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中国作家编辑委员会 · 一V. 1, no. 1 (民国36年[1947]10月) ~ [?] · 一上海: 舒舍予[发行者], 民国36年[1947] ~ [?].

: 插图; 25cm.

出版周期不详.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0. 原件藏北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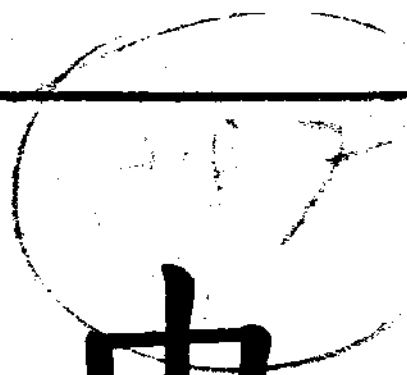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1 ~ no. 3

(1947. 10 ~ 1948. 5)

1297 4.11.18 2-3

(考34)



中國作家

573 號 刊 創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編印

南京圖書公司

開明書店印行

茅盾之著作

子夜

「長篇小說」

定價五元

元

蝕

「三部曲」

定價三元七角

是一九三〇年中國畸形社會的最生動的寫照。

虹

「長篇小說」

定價二元五角

寫五四運動後的青年怎樣熱烈企求新的發展。

茅盾短篇小說集

「第一集」

定價四元二角五分

茅盾短篇小說集

「第二集」

定價五元五角

三人行

「中篇小說」

定價一元四角

寫三個人因為客觀環境和認識程度不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得到了不同的結果。

幻滅

「部之一」

定價八角

動搖

「部之二」

定價一元五角

追求

「部之三」

定價一元六角

世界文學名著講話

再版即將出書

本書以作品為本位，講到它的時代背景，作者的藝術手腕，以至文學史上的同類作品。從希臘的史詩「伊利亞特」和「奧特賽」起，講到俄國近代大文豪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為止。全書近二十萬言，文筆生動，趣味豐富。

速寫與隨筆

定價二元一角

內收小品文三十餘篇，筆鋒犀利，意義深刻。

清明前後

五幕劇 · 定價一元八角

這是茅盾先生第一個劇本，也是抗戰以來第一個用民族工業問題作題材的劇本。故事的背景是轟動了山城轟動了全國的黃金案，寫的是捲在這個事件當中的幾位「可敬的人」，和兩個可憐人。作者用他寫小說的那種細膩深刻的手法，把人物的性格刻畫得非常鮮明，又依照他一貫的寫作態度，把題材處理得又精審，又嚴肅。愛讀作者的小說的人，一定歡迎這個劇本，歡迎他在創作新道路上的第一個收穫。

本館近來物價波動甚劇，數目隨時變更，如蒙惠顧，請依購買之日數計算。本館近來物價波動甚劇，數目隨時變更，如蒙惠顧，請依購買之日數計算。

R
820.5
454.4

家作國中



刻玉永黃

韻海

南京圖書館藏

文學的歷史動向	聞一多遺著 (一)
論嚴肅	朱自清 (五)
先從衝破氣氛和情性開始	胡風 (八)
語言片論	阿壘 (一三)
浮士德簡論	郭沫若 (一九)
論古西域畫	鄭振鐸 (三)
靜夜的悲劇	巴金 (三七)
生命冊上	唐弢 (四)
儒者之澤深且遠	辛未艾 (四)
你是誰	綠原 (五)
暮	林淡秋 (五)
母女	靳以 (六)
端午祭	蘇汎 (七)
姐姐	馮輝 (八)

中國作家

創刊號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一日出版

本期每冊定價國幣四元(加成發售)

編輯者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中國作家編輯委員會
上海建國東路南天一坊五號

發行者 舒舍予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經售處 開明書店

上海 福州路	開封 北書店街
南京 太平路	杭州 登頭巷
重慶 保安路	南昌 中山路
成都 祠堂街	昆明 武成路
漢口 中山路	貴陽 醒獅路
廣州 漢民北路	涇北 中山北路
北平 琉璃廠	瀋陽 中央大街
長沙 府正街	

關於投稿及編輯方面事項，均請與
上開編輯委員會接洽。關於購買及
批發事項，均請與開明書店接洽。

文學的歷史動向

聞一多遺著

人類在進化的途中蹣跚了多少萬年，忽然這對近世文明影響最大最深的四個古老民族——中國，印度，以色列，希臘——都在差不多同時猛抬頭，邁開了大步。約當紀元前一千年左右，在這四個國度裏，人們都歌唱起來，並將他們的歌記錄在文字裏，給流傳到後代，在中國，「三百篇」裏最古部分——「周頌」和「大雅」，印度的「黎俱吠陀」(Rig-Veda)，「舊約」裏最早的「希伯來詩篇」，希臘的「伊利亞特」(Iliad)和「奧第賽」(Odyssey)——都約略同時產生。再過幾百年，在四處思想都醒覺了，跟着是比較可靠的歷史記載的出現。從此，四個文化，在悠久的年代裏，起先是沿着各自的路線，分途發展，不相間問，然後，慢慢的隨着文化勢力的擴張，一個個的胳膊碰上了胳膊，於是吃驚，點頭，招手，交談，日子久了，也就交換了觀念思想與習慣。最後，四個文化慢慢的都起着變化，互相吸收，融合，以至總有那麼一天，四個的個別性漸漸消失，於是文化只有一個世界的文化。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路線，誰都不能改變，也不必改變。

上文說過，四個文化猛進的開端都表現在文學上，四個國度裏同時迸出歌聲。但那歌的性質並非一致的。印度希臘，是在歌中講着故事，他們那歌是比較近乎小說戲劇性質的，而且篇幅都很長，而中國以色列則都唱着以人生與宗教為主題的較短的抒情詩。中國與以色列許是偶同，印度與希臘都是雅利安種人，說着同一系統的語言，他們唱着性質比較類似的歌，到也不足怪。

中國，和其餘那三個民族一樣，在他開宗第一聲歌裏，便預告了他以後數千年間文學發展的路線。「三百篇」的時代，確乎是一個偉大的時代，我們的文化大體上是從這一剛開端的時期就定型了。文化定型了，文學也定型了，從此以後二千年間，詩——抒情詩，始終是我國文學的正統的類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惟一的類型。賦，詞，曲，是詩的支流，一部分散文，如贈序，碑誌等，是詩的副產品，而小說和戲劇又往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夾雜些詩。詩，不但支配了整個文學領域，還影響了造型藝術，它同化了繪畫，又裝飾了建築（如禮聯，春帖等）和許多工藝美術品。

詩似乎也沒有在第二個國度裏，像它在這裏發揮過的那樣大的社會功能。在我們這裏，一出世，它就是宗教，



626821

是政治，是教育，是社交，它是全面的生活。維繫封建精神的是禮樂，闡發禮樂意義的是詩，所以詩支持了那整個封建時代的文化。此後，在不變的主流中，文化隨着時代的進行，在細節上會多少發生過一些不同的花樣。詩，它一面對主流盡着傳統的呵護的職責，一方面仍給那些新花樣忠心的服務。最顯著的例是唐朝。那是一個詩最發達的時期，也是詩與生活拉攏得最緊的一個時期。

從西周到春秋中葉，從建安到盛唐，這中國文學史上兩個最光榮的時期，都是詩的時期。兩個時期各各拖着一條姿勢稍異，但同樣燦爛的尾巴，前者的是「楚辭」「漢賦」，後者的是五代宋詞。而這辭賦與詞還是詩的支流。然則從西周到宋，我們這大半部文學史，實質上只是一部詩史。但是詩的發展到北宋實際也就完了。南宋的詞已經是強弩之末。就詩本身說，連尤楊范陸和稍後的元遺山似乎都是多餘的，重複的，以後的更不必提了。我們只覺得明清兩代關於詩的那許多運動和爭論，都是無趣的掙扎。每一度掙扎的失敗，無非重新證實一遍那掙扎的徒勞無益而已。本來從西周唱到北宋，足足二千年的工夫也夠長的了，可能的調子都已唱完了。到此，中國文學史可能不必再寫，假如不是兩種外來的文藝形式——小說與戲劇，早在旁邊靜候着，準備屆時上前來「接力」。是的，中國文學史的路綫南宋起便轉向了，從此以後是小說戲劇的時代。

故事與雛形的歌舞劇，以前在中國本土不是沒有，但從未發展成爲文學的部門。對於講故事，聽故事，我們似乎一向就不大熱心。不是教誨的寓言，就是紀實的歷史，我們從未養成單純的爲故事而講故事，聽故事的興趣。我們至少可說，是那充滿故事興味的「佛典」之翻譯與宣講，喚醒了本土的故事興趣的萌芽，使它與那較進步的外來形式相結合，而產生了我們的小說與戲劇。故事本是民間的產物，不用諱言，它的本質是低級的。（便在小說戲劇裏，過多的故事成分不也當懸爲戒條嗎？）正如從故事發展出來的小說戲劇，其本質是平民的，詩的本質是貴族的。要曉得它們之間距離很大，而距離是會孕育恨的。所以我們的文學傳統既是詩，就不但是非小說戲劇的，而且推到極端，可能還是反小說戲劇的。若非宗教勢力帶進來那點新鮮刺激，而且自己的歌實在也唱到無可再唱的了，我們可能還繼續產生些「韓非」「說儲」，或「燕丹子」一類的故事，和「九歌」一類的雛形歌舞劇，但是，元劇和章回小說決不會有。然而本土形式的花開到極盛，必歸於衰謝，那是一切生命的規律，而兩個文化波輪由擴大而接觸而交織，以致新的異國形式必然要闖進來，也是早經歷史命運註定了的。異國形式也許早就來到了，早到起碼是漢朝佛教初輸入的時候，你可以在幾百年中不注意它，等到注意了之後，還可以延宕，躊躇個又一度幾百年，直到最後，萬不得已的，這纔死心踏地，接受了吧！但那只是遲早問題。反正自己的花無法再開，那命數你得承認。

新的種子從外面來到，給你一個再生的機會，那是你的福分。你有勇氣接受它，是你的聰明，肯細心培植它，是有出息，結果居然開出很不寒儉的花朵來，更足以使你自豪！

第一度外來影響剛剛紮根，現在又來了第二度的。第一度佛教帶來的印度影響是小說戲劇，第二度基督教帶來的歐洲影響又是小說戲劇，（小說戲劇是歐洲文學的主幹，至少是特色。）你說這是碰巧嗎？

不然。歐洲文化正如它的鼻祖希臘文化一樣，和印度文化，往大處看，還不是一家？這樣說來，在這兩度異鄉文化東漸的陣容中，印度不過是歐洲的尾而已。就文化接觸的全盤局勢來看，頭已進來，尾的遲早必需來到，應該也是早已料到的事。第一度外來影響，已經由紮根而開花了，但還不算開到最茂盛的地步，而本土的舊形式，自從枯萎後，還不見再榮的跡象，也實在沒有再榮的理由。現在第二度外來影響，又與第一度同一種類，毫無問題，未來的中國文學還要繼續那些偉大的元明清人的方向，在小說戲劇的園地上發展。待寫的一頁文學史，必然又是一段小說戲劇史。而且較向前的一段，更為熱鬧，更為充實。

但在這新時代的文學動向中，最值得揣摩的，是新詩的前途。你說，舊詩的生命誠然早已結束，但新詩——這幾乎是完全重新再做起的新詩，也沒有生命嗎？對了，除非它真能放棄傳統意識，完全洗心革面，重新做起。但那差不多等於說，要把詩做得不像詩了。也對。說得更確點，不像詩，而像小說戲劇，至少讓它多像點小說戲劇，少像點詩。太多「詩」的詩，和所謂「純詩」者，將來恐怕只能以一種類似解嘲與抱歉的姿態，為極少數人存在着。在一個小說戲劇的時代，詩得盡量採取小說戲劇的態度，利用小說戲劇的技巧，纔能獲得廣大的讀眾。這樣做法並不是不可能的。在歷史上多少人已經做過，只是不大澈底罷了。新詩所用的語言更是向小說戲劇跨近了一大步，這是新詩之所為「新」的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理由。其它在態度上，在技巧上的種種進一步的試驗，也正在進行着。請放心，歷史上常常有人把詩寫得不像詩，如阮籍，陳子昂，孟郊，如華茨渥斯（Wordsworth），惠特曼（Whitman），而轉瞬間便是最真實的詩了。詩這東西的長處就在它有無限度的彈性，變得無窮的花樣，裝得進無限的內容。只有固執與狹隘纔是詩的致命傷，縱沒有時代的威脅，它也難立足。

每一時代有一時代的主潮，小的波瀾總得跟着主潮的方向推進，跟不上的只好留在港汊裏乾死完事。戰國秦漢時代的主潮是散文。一部分詩服從了時代的意志，散文化了，便成就了「楚辭」和初期的「漢賦」，成就了「繞歌」，這些都是那時代的光榮。另一部分詩，如「郊祀歌」，「安世房中歌」，「韋孟諷諫詩」之類，跟不上潮流，便成了港汊中的泥淖。

明代的主潮是小說，「先妣事略」，「寒花葬志」和「項脊軒記」的作者歸有光，採取了小說的以尋常人物的日常生活為描寫對象的態度，和刻畫景物的技巧，總算是黏上了點時代潮流的邊兒，（他自己以為是讀「史記」讀來的，那是自欺欺人的話。）所以是散文家中歐公以來唯一頂天立地的人物。其他同時代的散文家，依照各人小說化的程度的比例，也或多或少有些成就，至於那般詩人們只忙於復古，沒有理會時代，無疑那將被未來的時代忘掉。以上兩個歷史的教訓，是值得我們的新詩人書紳的。

四個文化同時出發，三個文化都轉了手，有的轉給近親，有的轉給外人，主人自己卻都沒落了，那許是因為他們都只勇於「予」而怯於「受」。中國是勇於「予」而不太怯於「受」的，所以還是自己的文化的主人，然而也僅僅免於沒落的劫運而已。為文化的主人自己打算，「取」不比「予」還重要嗎？所以僅僅不怯於「受」是不夠的，要真正勇於「受」。讓我們的文學更澈底的向小說戲劇發展，等於說要我們死心踏地走人家的路。這是一個「受」的勇氣的測驗，也是我們能否繼續自己文化的主人的測驗。

過去記錄裏有未來的風色。歷史已給我們指示了方向——「受」的方向，如今要的只是勇氣，更多的勇氣啊！

聞 一 多 全 集
出 版 預 告

- | | | | |
|---|-------|------------|----------------------|
| 一 | 神話與詩 | 前有郭沫若 | 聞一多先生為民主運動貢獻了生命，他是一個 |
| 二 | 古典新義 | 朱自清兩先生序言及季 | 關士。但是他又是一個 |
| 三 | 唐詩雜論 | 鎮淮先生所 | 詩人和學者。他的貢獻 |
| 四 | 詩與批評 | 編聞先生之 | 太多了。創作「死水」， |
| 五 | 雜文 | 事略與年譜 | 研究唐詩及詩經楚辭， |
| 六 | 演講錄 | 後有朱自清 | 一直追求到神話，又批 |
| 七 | 書信 | 先生編後記 | 評新詩，領導青年人走 |
| 八 | 詩選與校箋 | | 向理想。他這部全集由 |
- 朱自清先生負責編輯。

開 明 書 店

論 嚴 肅

朱自清

新文學運動的開始，鬥爭的對象主要是古文，其次是「禮拜六」派或鴛鴦蝴蝶派的小說，又其次是舊戲，還有文明戲。他們說古文是死了，舊戲陳腐、簡單、幼稚、嘈雜，不真切，武場更只是雜耍，不是戲。而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不嚴肅，文明戲更是不顧一切的專迎合人們的低級趣味。白話總算打倒了古文，雖然還有些肅清的工作，話劇打倒了文明戲，可是舊戲還直挺挺的站着，新歌劇還在難產之中。鴛鴦蝴蝶派似乎也打倒了，但是又有所謂「新鴛鴦蝴蝶派」。這嚴肅與消遣的問題夠複雜的，這裏想特別提出來討論。

照傳統的看法，文章本是技藝，本是小道，宋儒甚至於說「作文害道」。新文學運動接受了西洋的影響，除了解放文體以白話代古文之外，所爭取的就是這文學的意念，也就是文學的地位。他們要打倒那「道」，讓文學獨立起來。所以對「文以載道」說加以無情的攻擊。這「載道」說雖然比「害道」說溫和些，可是文還是道的附庸。照這一說，那些不載道的文就是「玩物喪志」。玩物喪志是消遣，載道是嚴肅。消遣的文是技藝，沒有地位；載道的文有地位了，但是那地位是道的，不是文的——若單就文而論，它還只是技藝，只是小道。新文學運動所爭的是，文學就是文學，不干道的事，它是藝術，不是技藝，它有獨立存在的理由。

在中國文學的傳統裏，小說和詞曲（包括戲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為是消遣的，不嚴肅。不嚴肅也就是不正經；小說通常稱為「閒書」，不是正經書。詞為「詩餘」，曲又是「詞餘」；稱為「餘」當然也不是正經的了。鴛鴦蝴蝶派的小說意在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倒是中國小說的正宗。中國小說一向以「志怪」「傳奇」為主，「怪」和「奇」都不是正經的東西。明朝人編的小說總集有所謂「三言二拍」。「二拍」是初刻和二刻的「拍案驚奇」，重在「奇」很顯然。「三言」是「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雖然重在「勸俗」，但是還是先得使人們「驚奇」，才能收到「勸俗」的效果，所以後來有人從「三言二拍」裏選出若干篇另編一集，就題為「今古奇觀」，還是歸到「奇」上。這個「奇」正是供人們茶餘酒後消遣的。

明清的小說淵源於宋朝的「說話」，「說話」出於民間。詞曲（包括戲曲）原也出於民間。民間文學是被壓迫的人民苦中作樂，忙裏偷閒的表現，所以常常扮演丑角，嘲笑自己或誇張自己，因此多帶着滑稽和誕妄的氣分，道

就不正經了。在中國文學傳統自己的範圍裏，只有詩文（包括賦）算是正經的、嚴肅的，雖然放在道統裏還只算是小道。詞經過了高度的文人化，特別是清朝常州詞派的努力，總算帶上一些正經面孔了，小說和曲（包括戲曲）直到新文學運動的前夜，卻還是丑角打扮，站在不要緊的地位。固然，小說早就有勸善懲惡的話頭，明朝人所謂「喻世」等等，更特別加以強調。這也是在想「載道」，然而「奇」勝於「正」，到底不成。明朝公安派又將水滸比史記，這是從文章的「奇變」上看；可是文章在道統裏本不算什麼，「奇變」怎麼能扯得上「正經」呢？然而看法到底有些改變了。到了清朝末年，梁啟超先生指出了「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並提倡實踐他的理論的創作。這更是跟新文學運動一脈相承了。

新文學運動以鬥爭的姿態出現，它必然是嚴肅的。他們要給白話文爭取正宗的地位，要給文學爭取獨立的地位。而魯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裏喊出了「吃人的禮教」和「救救孩子」，開始了反封建的工作。他的「隨感錄」又強烈的諷刺着老中國的種種病根子。一方面人道主義也在文學裏普遍的表現着。文學擔負起新的使命；配合了五四運動，它更跳上了領導的地位，雖然不是唯一的領導的地位。於是文學有了獨立存在的理由，也有了新的意念。在這種情形下，詞曲昇格為詩，小說和戲曲也昇格為文學。這自然接受了「外國的影響」，然而這也未嘗不是「載道」；不過載的是新的道，並且與這個新的道合為一體，不分主從。所以從傳統方面看起來，也還算是一脈相承的。一方面攻擊「文以載道」，一方面自己也在載另一種道，這正是相反相成，所謂矛盾的發展。

創造社的浪漫的感傷的作風，在反封建的工作之下要求自我的解放，也是自然的趨勢。他們強調「動的精神」，強調「靈肉衝突」，是依然在嚴肅的正視着人生的。然而禮教漸漸垮了，自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帶給中國的暫時的繁榮裏越來越大了，於是乎知識分子講究生活的趣味，講究個人的好惡，講究身邊瑣事，文壇上這就出現了「言志」派，其實是玩世派。更進一步講究幽默，為幽默的幽默，無意義的幽默。幽默代替了嚴肅，文壇上一片空虛。一方面色情的作品也抬起了頭，憑着「解放」的名字跨過了「健康」的邊界，自然也跨過了「嚴肅」的邊界。然而這空虛只是暫時的，正如那繁榮是暫時的。五卅事件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大潮，時代又沈重起來了。

接着是國民革命，接着是左右折磨；時代需要鬥爭，閒情逸致只好偷偷摸摸的。這時候魯迅先生介紹了「一面是嚴肅與工作，一面是荒淫與無恥」這句話。這是時代的聲音。可是這嚴肅是更其嚴肅了；單是態度的嚴肅，藝術的嚴肅不成，得配合工作，現實的工作。似乎就在這當兒有了「新鴛鴦蝴蝶派」的名目，指的是那些儘在那兒玩味自我的作家。他們自己並不覺得在消遣自己，跟舊鴛鴦蝴蝶派不同；更不同的是時代，是時代縮短了那「嚴肅」的

尺度。這尺度還在爭議之中，劈頭來了抗戰；一切是抗戰，抗戰自然是極度嚴肅的。可是八年的抗戰太沈重了，這中間不免要鬆一口氣，這一鬆，尺度就放寬了些；文學帶着消消遣，似乎也是應該的。

勝利突然而來，時代卻越見沈重了。「人民性」的強調，重行緊縮了「嚴肅」那尺度。這「人民性」也是一種道。到了現在，要文學來載這種道，倒也是「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不過太緊縮了那尺度，恐怕會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說的錯誤。目下黃色和粉色刊物的風起雲湧，固然是動亂時代的頹廢趨勢，但是正經作品若是一味講究正經，只顧人民性，不管藝術性，死板板的長面孔教人親近不得，讀者們恐怕更會躲向那些刊物裏去。這是運用「嚴肅」的尺度的時候值得平心靜氣算計算計的。

開明書店出版朱自清先生的著作

開明詩言志辨

每冊定價二元

本書包含四篇論文：一、詩言志，二、比興，三、詩教，四、詩正變。這是中國詩論的傳統，也就是詩的批評的傳統的標準。這四種觀念以「言志」為中心。據作者精密的分析研究，「詩言志」相當於後來的「文以載道」，「言志」與「載道」是二而一的。有人將這兩個觀念對立，代表中國文學史的兩種思潮；那所謂「言志」，其實跟傳統的意義是不合的。讀了本書就可以了然。讀了本書，就可以知道中國文學史，文學批評史，詩史的最大主流，還是為政教而文學，也就是為人生而文學。

國文教學

與葉紹鈞先生合著 每冊定價二元三角

在各科教學中，國文教學似乎最沒有確切的辦法。葉朱兩位先生關心這件事已經很久，隨時寫下若干篇文章，現在將成這一本書，各篇中有談原則的，有談方法的，都根據他們的經驗，不作漫無實用的浮辭。他們談教學，雙方兼顧，教的該怎樣教，學的該怎樣學，都有論及，不像有些人那樣單就教師方面說話。所以教師與學生都可以從這本書裏得到不少的幫助。

開明文學新刊（散文集三種）
背影 定價一元四角

「背影」這篇文章，各種國文選本裏都有選載，談到現在的小品文，也總得提到它。作者文字優美，而且性情懇摯，寫作認真。從前人讚美文章，往往說「人不能輕易一字」，作者的文字正當得起這一句。他的作品，篇篇完美，無怪許多人要把它當作範文了。

歐遊雜記 定價一元四角

本書收遊記十篇，附通信兩篇。作者用印象的筆法記述他遊歷歐洲時所見的景物，讀了不單「知道」，並且「感得」那些景物如在目前。他自己說「記述時可也實有一些心在文字上」，真的，他所用的文字沒有不幾經洗鍊的。純粹的口語，然而又是文學的口語。

倫敦雜記 每冊定價一元

作者在遊歷歐洲以後，認為在十一個月的旅程之中，以住在倫敦的七個月為最有意義。因此，在「歐遊雜記」以外，他另寫了這本散文集子：「倫敦雜記」。在這本書裏，他老老實實地把倫敦介紹給讀者。

先從衝破氣氛和惰性開始

胡 風

多少時日以來，我們底感覺是不是麻痺了呢？人民底戰鬥道路所養育出來的、那種強大而火熱的思想要求，是不是萎縮了呢？新文藝底革命傳統所創造的、那種經驗着苦難然而卻豪邁向前的英雄的氣魄，是不是腐蝕了呢？

無數的讀者惶惑地發出了這樣的疑問，甚至我們自己也苦惱地感到了這樣的疑問。無法否認，更不能迴避，就只好把這疑問接受了下來。

我們底新文藝是從人民底生活要求和鬥爭實踐產生的。人民底生活要求是冤屈和痛苦的凝合，人民底鬥爭實踐是前仆後繼的鮮血淋漓的進程。被生活要求所激發的鬥爭實踐，被鬥爭實踐所燭照的生活要求，這就是我們新文藝底思想內容；我們底新文藝從開始到現在，是賦有着這樣的英雄的性格的。爲要保衛並且發揚這個寶貴的性格，多少年以來，我們爲了深入人民底生活要求和鬥爭實踐而鬥爭，爲了作家能夠把人民底生活要求和鬥爭實踐化成自己的血肉而鬥爭，也爲了抵抗以至撲滅從這個基本性格游離的、和這個基本性格相反的，一切思想上的和美學上的傾向而鬥爭。

在八年的民族解放戰爭期間，由於人民底生活要求空前地覺醒，人民底鬥爭實踐空前地高揚，我們文藝上的鬥爭，更深入了，也更擴大了。更深入了，也更擴大了，我們底文藝莊嚴地站在人民底戰列中間。猶如人民底鬥爭是通過殘酷的迫害和自身底改造而擴展了陣地一樣，我們底文藝是從現實條件底沉重壓迫下面，封建意識和殖民地意識底重重迷霧下面，偽裝着出現在自己陣營裏面的各種敵對影響底毒害下面爭取了存在，也爭取了發展的。從人民文化生活底比量的現象上看來，這存在和發展還沒有取得壓倒的優勢，然而，我們底文藝卻已獲得了這樣堅強的力量，不但能夠把讀者推進了人民底生活要求和鬥爭實踐，而且顯示了僅僅只有它能夠活在火熱的歷史發展裏面。從歷史發展本身誕生的，才能夠有和歷史底發展一同發展的機能，才能夠有非和歷史底發展一同發展不止的機能。我們新文藝底戰鬥性，正是生根在這個時代底真實的人生要求裏面的。

在民族戰爭結束後的這兩年間，人民底覺醒在繼續高揚，人民底鬥爭在繼續前進，我們這個時代底堅強的精神性格正走進了開繁花結碩果的氣候，然而，我們底文藝，應該從這裏壯大的，應該成爲這個時代底動力之一的我們

底文藝，一般地說，卻現得低落了，萎縮了，衰敗了。

爲什麼，由於什麼呢？

現實條件底困難不能當做辯護的理由。我們底文藝原來是披荆斬棘地誕生出來，成長起來的，任何求真的創造事業原都是在阻礙和迫害中間開闢出自己的道路。

封建主義和殖民地性的反動文化底龐大和新的攻勢，也不能當做辯護的理由。敵對力量底存在正是戰鬥要求底刺激，我們底文藝一直是一步一步擊退反動文化底攻勢，跨過它底殘骸而走了過來的。

那麼，爲什麼，由於什麼呢？

不能克服阻礙和迫害，不能擊破反動文化底攻勢，是由於本身底力弱，應該能夠發揮的力量沒有能夠發揮出來的緣故，本身底健康受到了毒害，本身底生機受到了壓抑，應該能夠成長的力量沒有能夠成長起來的緣故。

如果說，生機底成長和繁衍會伴隨着歡喜，那麼，生機底被阻和受傷當然要伴隨着痛苦的。在表面的麻痺和萎縮下面，正流貫着從這痛苦發出的要求。無數健康的進步的讀者在懷抱着這個要求，真誠的作家們在懷抱着這個要求。等到這樣的要求普遍化了的時候，就不能不對現狀提出了疑問。

這疑問，首先接觸到了籠罩着我們的氣氛。這是一些似弱而實強的見解，似無而實有的關係，似真而實假的存在所造成的，好像充塞在我們四週的大氣，看起來好像不動無爲，但實際上卻是影響着有生者們底生命的。

略略一回顧罷。

隨着「勝利」和「復員」，我們又從蟄居所走出了所謂「現代化」的大城市的街上，或者又從流放地回到了這些大城市的街上。我們投進了浩漫的小市民的海裏，他們底裝飾性的意識色彩，他們底生活貪欲所變形出來的騷亂情形，迷惑了我們，吸引了我們，使我們從他們身上看到了那個正在期待的旌旗一色的夢境。爲了更快地得到未來，那麼，全心全力地迎向他們罷。他們喜歡輕鬆，就送給他們輕鬆，他們喜歡機智，就送給他們機智，他們喜歡趣味，就送給他們趣味，甚至他們喜歡色情，就送給他們一些色情。這樣，至少至少是在感受的幅度上，我們和這個時代底痛苦而偉大的廣大人民，他們底雄壯的氣魄，他們底堅貞的願望，漸漸地離遠了，漸漸地離開了。更何況在「新」文藝裏面，對小市民底錢包感到興奮，對小市民底好感感到沈醉的人們，戰爭期間就已經不少，現在也並非不多的。

好熱鬧的風景，然而，好悶人的迷霧呵！從這裏，最基本的東西遭到了遺棄，最堅貞的東西遭到了湮沒，被遺

棄被湮沒在這一片五色繽紛的迷霧裏面。

然而，並不就這樣爲止的。

一方面，我們底小市民原是有着「國際的」文化生活的小市民，另一方面，機智、趣味之類卻又愈供愈求，而且愈新奇愈好的，於是，外國紳士淑女底閒情逸致和消愁解悶都被當作了精神食糧，送到了我們小市民底手裏。這些成了繁殖力極快極強的根鬚，使原來根深蒂固的殖民地性的思想意識再生得繁茂，也再生得強固了。

這就使得我們所身受的那種氣氛更增加了風繼，成爲多采多姿的了。

然而，雖然它多采多姿，甚至在比量上佔着優勢，但在這個時代底英雄的思想性格前面，依然要現出本質上的脆弱和醜惡，經受不起也逃避不了要來的裁判的。

但問題還要前進一步。

人民底要求，新文藝傳統底要求，並不是今天才有的，爲什麼這個裁判沒有早已開始，早已執行，而是「要來的」呢？

到這裏，我們就接觸到了籠罩我們的氣氛底另一面的成因。

很久很久以來，有一種壓抑着我們的東西；便宜上，就把它叫做惰性罷。享受着既成的秩序，陶醉於既成的秩序，這就是一切。然而卻又毫無自信，極力耽心着這個既成的秩序。所以，任何生疏的東西，願意而且能夠作爲加入這個既成秩序的成份，不使它受到擾亂，那是可以的；任何偉大的東西，願意而且能夠作爲這個既成秩序底冠冕，不使它實質上有什麼改變，那更是歡迎的。而造成我們所身受的那種氣氛的各種現象，不但在既成秩序裏面有着正式的家系，而且正是頂着既成秩序所歡迎的冠冕，又矢忠成爲既成秩序底順民的。對於它們的批判或反擊，就不能不被看做那個龐大的可愛的惰性底叛逆了。

爲了抵抗這種「叛逆」，爲了預防這種「叛逆」，我們看到了不少效率頗高的武器。

其一是「虎」。例如：你多大年紀？哼，就敢批評我嗎？我成名的時候你還沒有出世呢！回去吃奶罷。這是講資格。例如：什麼，我底作品有色情！你曉不曉得我底作品是從奧林普斯神山上取來的？你知道奧林普斯在哪裏？滾你底罷，呸！這是講學問。又例如：我底作品不好？好，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贊成民主的？！你破壞聯合戰線，你是法西斯！這是講牌頭。

其二是「騙」。例如：各位，他冤枉了我底作品，請你們主持公道，我底作品裏面又有三種典型的女性，又有

人民大衆底生活，又有紅樓夢底技巧，又有托爾斯泰底手法，讀者又多，他嫉妬我，善心的各位，同情我罷！例如：我絕不說偏心話，他雖然是無名的作家，作品當然不好，但白描的手法還是有一點可取之處的。

其三是「擋」。合乎情性底要求的作品，愈多愈好，愈長愈好，佔住空間，把不合乎這要求的作品擋着不能出現。萬不得已，寧可讓空間成爲真空，造成無人地帶，因爲，沒有人總比有人可以放心得多的。

等等，等等。

到這裏，情性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情性，被情性所助成的氣氛也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氣氛了。壓抑着腐蝕着新的生命，而又沒有力量向襲來的封建主義和殖民地性的文化攻勢相抗，這就終於造成了一片麻痺的現象。

歷史在前進，人民在前進，繼承着革命傳統的我們底文藝，爲了更大的奮發，首先就得衝破這樣的氣氛和這樣的情性。

一九四七，八月廿夜，上海

種五品作基爾高行印店書明開

俄羅斯浪游散記

耿濟之譯 五元八角

本書包含二十九個短篇小說和兩首詩，裏面有浪漫主義的氣氛，有內地及縣城生活的現實的描寫，還有一些自傳的材料。書中各個人物的性格雖然各不相同，但全是鮮艷的，純俄羅斯的。風景描寫更是本書的特色，差不多每篇都是大自然的圖畫。

意大利大故事

適夷譯 一元七角

本書收二十七個短篇。寫的都是意大利的自然，人物，從古代傳說，鄉土風情，一直到里巷瑣事。高爾基在俄國大革命（一九〇五年）後，流亡到意大利，那時這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正擬對外發展，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思潮也跟著在全國湧湧，創造出許多燦爛故事，作者就把它們如實的描繪下來。

母

這是作者在一九〇七年問世的名作，長達二十萬言。描寫一個到了中年的農婦，本來是被貧困和苦難虐待得幾乎麻木了的，卻在革命的主義下復活，成爲勞工運動的急先鋒，社會主義的女戰士。譯者根據英日兩種文字譯出，復經精通原文者校正，忠實異常。

四元七角

人間

適夷譯 三元四角

高爾基的一生，充滿了波瀾和變動，他的傳記恰像一篇童話。這本「人間」就是他從八歲到十五歲中間的自傳。在這個時期裏，他當過鞋店的學徒，打掃書師的學徒，輪船廚子的學徒，以後又做過販賣神像，鐵路看守，餅乾司務等事情。這些經歷，都生動的寫在這本自傳裏面。這不只是文藝作品，也可認爲修身課本。

高爾基文藝書簡集

樓逸夫譯 七角五分

這是獻給真學的文藝學徒，當作文藝與人生修養的讀物的。作家的書信每每比他的作品更接近他的實生活。這裏所介紹的二十餘通書信，除了洋溢滿紙的文藝工作之寶貴的教訓，同時使我們感受太陽一般的偉大人格之照耀，真值得我們熟讀萬遍。

語言片論

阿 壘

打倒語言的拜物教！

正像貨幣底價值在體現商品底價值，而且祇有在牠底流通過程中體現這一價值；語言底意義在實踐創作底意義，而且祇有在牠底運動方向中實踐這一意義。

創作和生活一般在語言的基本關係，那麼，就必須理解做河水在河牀的那種本來的關係了；而文學語言和生活一般的語言之間所有的差異，也就應該理解做揚子江和Y·V·A·水閘工程之間所有的那種差異，或者礦水和蒸餾水之間所有的那種差異。靜止的貨幣僅僅對於拜金主義者賦有神祕的光澤，孤立的貨幣僅僅對於守財虜握有支配的權力。靜止的語言是一個啞了的音符；孤立的語言是一種沒有親族的土偶。

自然，另一方面，在詩，語言底機能不可以被過於貶低；牠既不是寄生草也不是接觸劑，不那麼單純，不那麼無可奈何；牠底重要，就好像血肉在靈魂的那種重要；牠不應該消極地被運用，必須在積極地起作用。我們從這裏出發。

二

莫泊桑在回憶佛羅貝爾的時候告訴我們他是這樣開始他底文學徒底生活的，他說：「他在提出全世界沒有兩粒沙子、兩隻手或者兩個鼻子絕對相同這一真理之時，強制我在幾句話裏表現

一個人或者一件東西而能够明白清楚地寫出那些特點來，要能够使這個人或者這件東西和同種族的、同種類的其餘的人或者其他的東西判然不同。」

但是我們底空頭文學家往往以為這僅僅由於語言是一種絕對的存在，有着一種內在的權力，為之狂喜而環繞着牠，好像十八世紀的僧侶環繞着君權和神權。然而在觀念論之外語言底神祕主義卻並不存在；祇有語言底正確性，祇有我們底現實主義。

這一類的例子，在我們底文學史和文學論上是不勝枚舉的，我們也有了不少的關於騷人墨客的佳話和逸事。例如：

賈島初赴舉京師，一日於驢上得句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鐘之未定，遂於驢上吟哦，時時引手作推敲之勢。時韓愈吏部權京兆，島不覺衝至第三節，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云云。韓立馬良久，謂島曰：「作『敲』字佳矣。」遂與並轡而歸，留連論詩，與為布衣之交，自此著名。

——劉公嘉話

王荆公絕句云：「京口、瓜州一水間，鐘山祇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吳中士人藏其草，初云「又到江南岸，」圈去「到」字，注曰：「不好，改爲過；」復圈去而改爲「入」；旋改爲「滿」；凡如是十許字，始定爲「綠」。

——容齋隨筆

僧皎然以詩名於唐。有僧補詩見之，皎然指其御溝詩云：「此波涵帝澤，」「波」字未穩，當改。「僧佛然作色去。僧亦能詩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復來，乃取筆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復來云：「欲更爲「中」字如何？」皎然展手示之，遂定交。

——唐子西語錄

曾齊已早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齊已拜服。人以鄭爲一字師。」

—— 唐詩紀事

用字造句並不是魔術。

這在我們底詩人，卻不幸以爲是一種魔術，而且比魔術還要魔術得多。從大禮帽中忽然取出十個雞蛋來，忽然取出一隻鴿子來，那是原來有十個雞蛋和一隻鴿子在裏面的。我們底詩人卻夢想從他們底可憐的語言中取出這種雞蛋和鴿子來，而且不止十個，而且飛滿天空，立在幕布前面做着手式，洋洋得意，微笑，鞠躬。

從前面的例子，那麼，我們被啓示的，我們所認識的，應該是一些什麼？「推敲」和「一字師」一類的說法，不過是，而且必須是語言底正確性的把握；在詩，這是首先被內在的藝術要求所決定的，首先是把什麼表現出來，然後是用什麼表現出來。不是辭藻決定詩，是意境以及氣氛決定了命辭遣字；或者說，並非語言完成了文學，倒是文學完成了語言。

難道詩是一種僅僅的語言麼？

托爾斯泰說得極好，他說：「每一件事物和每一個動作，都有一個名字，而且祇有一個名字。」

這樣把握了語言底正確性，於是我們底詩才有了牠底簡潔以及蘊蓄：簡潔，好像一塊經過百鍊而出的鋼，不再有夥多的雜質，不再有微小的遊隙，可以造重礮，可以做飛輪，可以打螺釘——這是語言怎樣才有牠底力量以及爲什麼能夠有牠底力量；蘊蓄，好像一團恰好及時成熟的果實，富有甘腴的果肉，含有芳香的果味，現有鮮美的果色，可以食用，可以栽種，可以陳設——這是語言怎樣才有牠底風趣以及爲什麼能夠有牠底風趣。

爲什麼高爾基能夠說「用最少的語言來發現最多的事物」

呢？是什麼道理最多的事物能够被最少的語言所發現呢？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祇有一個名字」的那種「名字」。這也就是多少詩人所全力追求的，所謂：

吟安一個字，

撚斷數莖髮。

也看看這裏，比方，並不說「吟成一個字」吧，是麼。

然而一切有益的例證，在技巧論，卻相反變做有毒的教訓了。他們服用了藥用的鴉片，而且以鴉片敬客，以鴉片傳教，歡喜和他底臣民，他底子女們一榻橫臥而享受這繚繞的煙雲，辛辣的毒氣。我拜讀過一個詩座談底洋洋灑灑的記錄，領教過學習杜甫呀或者學習荷馬呀的理論以及文告了。

難道「紅杏枝頭春意鬧」和「雲破月來花弄影」，真像王靜安所說的：着「一鬧」字和着「一弄」字而境界可以全出麼？——

三

用字造句決不是文字遊戲。

然而我們底詩市場，卻有了形形式式的詩商，——雖然臉譜彼此好像不同，而尾巴實在卻是一樣的，祇是那麼一條。例如，有的自命詩史杜甫，裝得循規蹈矩，字字有來歷，筆筆不苟且；有的衝動得要打倒拜倫，看不起瑪耶爾夫斯基，橫放傑出，揮毫落筆如雲煙；有的裏面小心穿好漂亮的大少的西裝，外面再小心套上破爛的農民的蓑衣，剪剪報紙，玩玩方言，小市民一定不懂，鬼也一定不懂，忽然來了「尖頭鰻」，你不懂麼，那就落伍，你不接受麼，那就反動！諸如此類，每一種牌子的香煙都有最上等的的廣告字樣，每一種語言都有最詩的的標榜味道。但是，這一切，文字遊戲而已，說穿了就是如此。

另一面，對於田間，我們就聽到了「分行散文體」的竊笑；

對於魯藝底「淺薄的東西」，有了「那不是詩」的斷言；對於綠原，有了「虛無主義的傾向」的抨擊；對於化鐵，「岸然」麼，有了從題目就不通了的反對之類。在語言底這種傳統下面，這一羣野生的詩，原是很不容易在桂冠詩人底掌中被批准的。一切是鬥爭；而勝利也是由於有了鬥爭。

自然詩是語言的藝術。但是卻不好說語言等於詩，決定詩甚至超過詩。這就像說人是血肉的一樣。除掉血肉，人還有着人底靈魂呢；我們不是眼見到了一無人底價值的人底普備存在嗎？同有血肉，那也可以是一具喪失了生命的屍體或者是一個喪失了意識的瘋子；同有血肉甚至同有生命，那也不一定就是人，可以有隻豬，可以是一隻狼狗或者一隻哈叭狗。

語言的拜物教，不但抹煞詩，同時也抹煞語言本身。

不管那是文字的遊戲或者那是智慧的玩弄，結果如出一轍，共趣一的而已。

雖然在表面上，一種是擁護語言底傳統的態度，另一種，卻一了相反對的姿態，似乎要破壞這一傳統了。但是，尋章摘句者底咬文嚼字，和創新出奇者底舞文弄墨是沒有什麼不同的，前者叫做接受文學遺產，叫做學習張三、李四，是技巧論，後者叫做舊瓶裝新酒，叫做回到民間去，也是技巧論。無論孫悟空怎樣翻着筋斗，無論這猴頭怎樣巧於七十二變，總不過在賣弄辭彙，總不過是迷信語言，一隻猴子總是一隻猴子，即使牠底神通着實廣大，大鬧天宮似乎干犯天條，也總是這妖精在想奪玉座南面而坐，而到了一路克服了九九八十一難，最後牠也總要向我佛頂禮皈依，不必再唸緊箍咒，完成正果的。一切就是如此。

假使語言實在可以決定詩，而我們通過了若干特定的辭藻實在可以達到詩底極峯的話，那麼，我們不是又早就有了賦帖詩、回文詩、禁體詩和詩鐘了麼？例如下面的回文詩，不是難於再得

的麼？不是技巧底寶貝麼？

殘花落時庭，
亂鳥啼深竹，
寒色砌苔青，
冷光池水綠。

禁體詩也很不容易做，也是最技巧的。除掉七律這形式底一般格律他必須當然服從，還有限體、限題、限韻、嵌字的多重限制。但是也有做得好像並不太壞的吧。例如下面的一首，出的題目是宮怨、閨怨之類，限了「溪西雞齊啼」的韻，要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分、兩、丈、尺、半、雙」這些字。這是說，連限韻的字一共被命定了二十四個字了，就是說，被取消了二十四個字，這一首律詩不再是五十六個字，祇有三十二個了，就是說，全部兵力有三分之二以上被凍結，剩下來弱於五分之一的兵員又大大地被麻木不仁的友軍所牽制，戰鬥底自由被極度地削弱了，指揮權也被極度地縮小了，然而牠還是得去達成被責成的任務，去執行頗艱難的命令。而且，這是這麼一大堆要細工鑲嵌的字！這麼一大堆既沒有任何意義也沒有任何生命的字！這麼一大堆在音韻上毫無辦法的字，限韻的五個，被排定了位置，其他的十九個中仄聲的又佔了壓倒的優勢，和平聲的，在百分比上是百分之八十四對百分之十六。

雙星影落九迴溪，
百丈紅塵兩闕西。
八尺錦文千里雁；
三分春色數聲鷓。
六宮燈火闌珊半，
四面樓臺擁峙齊。
二十五枝紅七柱，
一絃一柱萬行啼！

詩鐘底限制也是務求嚴格的。例如分為分詠格和嵌字格，嵌

字格又因為所嵌的必須是第幾個字有着鶴頂格、鸞眉格、粉底格等的不同；還有限用成句的時候。下面所舉的是一個優秀的例子，非常巧妙而且自然，據說這是參加一次競賽所錄的名列前茅之作，這裏依照原來排列的反對名次鈔錄下來，這是三個「女」字和「花」字的嵌字格的詩鐘，限嵌第二個字，限集句的：

青女、雲娥俱耐冷；
名花、傾國兩相歡。

商女不知亡國恨；
落花猶似繫樓人。

神女生涯原是夢，
落花時節又逢君。

這一切，原來都是特選的極端的例。但是，難道這不是文字遊戲和智慧玩弄所能夠有的和不可多得的佳品和名作？在技巧論，這應該就是一種最高的達到了。不過這是一種不幸，在這語言的迷宮中我們並沒有發現童話中常有的珍寶。簡單得很，詩底語言，必須是飽含情緒以及飽含思想的語言；而這裏所有的，祇是七拼八湊而五光十色的語言，祇是搔首弄姿而與妖作怪的語言，僅僅的語言，脫離生活的語言，沒有生命的語言。

所以說詩不是語言。同樣，詩也不是所謂智慧。因為，詩並不以那種徒然的修辭上的拗句和表現上的警句見重。說到警句，或者 epigram，我們難道還不嫌多麼。希特勒和邱吉爾底政治演說中就有不少的警句，那是明明白白不是詩的；給戰犯雄辯的律師和供觀衆作樂的丑角也有不少警句，那也明明白白不是詩的。說，「語不驚人死不休」，其實是大可休矣的。蘇東坡嘲笑過了「小樓連苑橫空，下窺繡轂離鞍驟，」不管那裏面是暗切了一個營妓底名字裏，而且詞本身也頗為纖巧有致的；也同樣嘲

笑過了「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鎗，」不管那是大夫王祈底得意傑作，一個詩人底大言壯語的。

四

首先，這裏不得不再略提一提山歌和方言。關於詩底大衆化的論題，在別地方我說過我底一些理解了。這裏的話，那麼，我祇站在語言的角度上來說。

假使山歌在詩是最高形式，那麼，我們不是早就有了山歌的麼？爲什麼山歌又早已成爲一種過去了的形式呢？假使方言在語言是最好的語言，那麼，我們也早就有着方言的，我們豈不也就應該有着好詩了？爲什麼方言並沒有給中國送來第二部的詩經呢？或者，爲什麼我們底詩並沒有把方言貪婪地吸收進來呢？我們底國早就有了俯拾即是的山歌，有着取之不竭的方言，然而我們卻相反沒有成爲詩之國，並不是詩的民族，我們底日常生活既不是人的生活更不是詩的生活，我們不但在市井的喧嘩聲中找不出來煙水之氣，就是在可敬的詩壇之下也簡直很不容易尋到一首真正的詩。一種虛有其表的誇耀，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一種絕對的說法。我們祇要這樣發問：有了山歌和有着方言，我們底詩爲什麼還是貧弱和反而貧弱？這一問題底重量並不太大；就是這樣，也就足夠擊破我們底詩人們底肥皂泡了。或者，他們應該能夠回答：有了山歌和有着方言他們自己爲什麼還是在搜索牠們，還需要提個牠們？這種答案卻不太容易得到滿分；就是那樣，也足見他們底瞎子白晝打燈聲言尋針的矛盾，那樣一種的徒勞和厚顏啊。

原來山歌這一形式是一種落後的形式，很不容易奪取那種有進步的要求的語言來構成牠自己的；另一方面，要求進步的語言也往往會十分猛烈地起來反對敵對牠的這種落後的形式。方言這

一語言是一種原始的語言，蕪雜而又粗獷，決不直接就是詩的語言，也絕非一寫到紙上來就成爲詩而色香皆備情文並茂的。在詩，今天，兩者都是有限度的。

語言的問題，基本的問題是語言本身底進步遠較生活一般底變動緩慢得多的問題。這也就是社會底上層建築往往落後於作爲這個社會底基層的經濟制度的說法了。文化一般和生活一般跋行；而語言對於文化一般也並不平行。於是在文學，也在詩，就有了意識形態底要求突進的問題；其次，有着體現這一突進要求的在形式或者語言本身的和牠相應而起的突進的要求的問題。語言的問題，因此，在我們，不得不接觸創造語言的課題了，爲了進步的，有了創新的；但是，既然生活一般和語言的關係這樣脫節了，我們也就不得不有了承襲語言的事；同時我們底二十世紀的生活又正在世界地擴大不已，我們無法安於小農經濟底頑固落後的自給自足，需要輸入電氣一樣有着輸入語言的必要。我們是被迫的，也是自由的，在這一前提而前鼓足熱情，在這一限制下面展開工作，在這一基礎上面發動革命。創造底意味，那並不是好奇或者出奇。承襲這說法也不同於對舊的作妥協和對消極的作肯定。而輸入，又何嘗就是忘本棄遠，捨己從人。增殖新細胞祇有破壞舊細胞，處理舊根爲的要培育新種，移花接木在研究自己底園藝，佈置自家底園庭。一切是因爲，生活富有強力和敏感，而語言卻已經硬化，我們要怎樣在這中間尋取那能够保持着牠底可喜的彈性的，掘出以及製成那真正有着相當的牠底重量的，吸收了來那具備了有益的牠底養分的。

那麼，這裏我們也就可以理解，利用舊的形式，或者採用方言，不是完全不可能爲了進步的，但是這一行動，本身就有着不小的矛盾和危機；這樣，假使在詩的態度上不幸還有着問題，不論那是鑽牛角尖吧，也不論那是做投機生意吧，那我們底詩，就

不會是前進而是倒退，不可能有所建設而弄得不過破壞，沒有成功而祇有潰敗的了。然而我們就是這樣毫不警惕絕不考慮麼？這是詩人仍舊偏促於舊美學的坑廁之中，永遠尋求不到詩底新生的門。

還有，中國底文字，主要是一種單音方塊字，這是一種這個世界上最落後的文字，這麼貧乏，這麼堅硬，這麼含糊，極不實用又極不文學。這首先是一個嚴重的文化問題，同時又是一個迫切的語言問題。

由於有這一問題底存在，在我們底詩市場，於是似乎還沒有什麼詩的語言，而龐雜的語言大爲畸形繁榮，奪取了市面，提高了行情；古典的語言呀，歐化的語言呀，方言俚語呀，有着等於沒有辯論的那種辯論，起着原來毫無作用的那種作用，市場大爲喧囂起來，大爲騷動起來，一片天昏地黑的混亂。然而詩呢！

盲目地，一面主張學習七古八雜的楚辭、唐詩，機械地，一面又反對一切的陳章老調，既不附帶條件，也不有所保留，這倒楣的古典的語言，於是就成爲這麼一個皮球，被我們底可愛的球隊踢上踢下，——但是永遠遙遠地離開了球門。

一般地，古典的語言原來無用和有害。但是，李嘉愷惡「蔚藍」這一個字，方殷又仇恨「徘徊」這一個字，卻是異常天真的事了。試問：天空底顏色或者海水底顏色假使實在是「蔚藍」的，那麼，用用「蔚藍」這一個字，爲什麼就一定不可以呢？有什麼新字已經超過了牠，更美，也更有力？一個動作底性質或者是神態，假使既不是彷彿也不是躊躇，既不同於行路又不同於散步，那麼，爲什麼就不應該用用「徘徊」這一個字了？有什麼絕妙好辭可以起而代之，恰如其分地在一切的動作之中一下呼出這一特殊的動作底「名字」來？祇要這是一個並沒有死去的字，足夠把握這一件事物或者這一個動作底特性的字，祇要這是一個恰好說

明了某一存在和那種狀態的字。

假使可以說方言土語是一片原始的植物，繁茂的，但是荒蕪的。那麼，人類不是僅僅在大自然中得到了他底有限的糧食和蔬菓麼？這不是一個長久的經驗的發明、改造和經營的事，同時也是人類被他底生活需要所支配了的行爲，——當然欲望是無限量的，需要又是擴張性的，然而就是這種需要，爲了這種擴張，卻有一種內部的限制在，那是一眼看來好像正相反的。這裏有着礦工和技工底生產似的性質；否則，發掘和加工不能夠就叫勞動創造；而原來的事物在被投入了新生的勞動力以後，實在已經改變了牠底性質和形式了，即使那是在原有的物質屬性上的細微得很多的改變吧，牠已經是一種適合於人類底特定的目的的東西了。方言並不是詩；而大衆化的問題，本來也並不是什麼懂懂的問題。

語言底歐化也不是問題。不要把牠也當皮球踢吧。問題是在：我們這五千年的古國既然被雅利安人打倒早就成爲半殖民地了，而新的中國，今天也正要求着科學和民主呢。問題全部是在：中國人民底一般生活既然吸收了和吸收着從西方來的物質文明，和這相應，我們底語言不但是不可避免要歐化起來的，而且正應該也爲語言向歐洲要求輸血吧。難道被輸血了，我們就會失去作爲中國人民的身份？歐洲大量地需要我們底桐油、茶葉、大豆，也購買了我們底古玩，搶劫了我們底圖書，沒有國界，沒有民族成見，難道這一切也無非是莫名其妙行爲？問題是在怎麼「歐」法和怎麼「化」法；文化侵略和文化交流是兩回事，主動和奴化之間的途徑也正有毫釐千里的歧異。

這也是真的，我們並沒有「夜鶯」，不過有貓頭鷹在夜間啼叫而已，然而我們卻有着「夜鶯呀」的詩；但是我們卻實在是有「草原」的，那麼「草原」這一個字在詩中反復的出現或者不是什

麼可恥的事。最多，這是由於一種懶惰而偷竊意匠，由於一種低能而搬弄唇舌罷了。所謂語言底正確性，那是一個原則而不是一部法律，牠是不必排斥一切移植的種族、若干象徵的事物的——祇要那是爲了詩和有了詩。因爲所謂語言底正確性者，一面固然是最高的具體的，而另一面也可以是最高的抽象的。

進一步而論，既然我們底文字是這麼不豐饒，這麼不明朗，這麼剛愎和僵硬的，而新文學在敘述和描寫的要求上卻需要一種語言底富庶，底飽滿，底確切，底柔和，底活潑，底自由，那就不得不和牠互相敵視，此爭彼鬥，結果，可以不是受了外來語言底影響而以牠底全然斬新的風格出現於我們面前，出乎我們底意外，違反我們底習俗，打破文法底慣例和陋規，大家以爲那是歐化而吃驚了吧，——一點不是。原來那是：我們底新文學底輝煌的努力怎樣征服了和改造了古老的單音方塊字，怎樣產生了和擁有了自己底創新的文學語言；這是新文學底一次輝煌的革命，一種輝煌的勝利，一個輝煌的創造！

語言底正確性，祇是說：要把語言底位置十分適當地放到詩裏面。

因此，在歷史的縱方向線上我們揚棄地接受了若干古文字，主要的，而且革命地在創制着大量的現代生活的語言，在地方和國際的橫斷面上我們辯證地採用着若干方言和外來語言，使詩有自己底饒足，有自己底活躍，取得生命活力，執着生活動向。

例如，魯迅先生就特別向我們指出過的，由於近代生活中有着罷工的社會運動和歷史事實，文學語言中我們也就極自然地會有「罷工」這一類的字的。而這種字，也就不會不是最新鮮的、最強力的也最親切的字的。我們實在是創造了的，這樣的字，這種現代生活的語言，我們是有無數的，譬如「民主」、「反侵略」、「反飢餓」、「豪門資本」、「吃磨擦飯」和「發內戰」

「財」、「政治詩」、「色情文學」、「新現實主義」、「杜魯門主義」、「原子彈」、「打風」、「學潮」……我們已經有了不少，不，我們還要創造得更多和更好。

一切，必須是完成詩的語言的創造；而不是，拖住了詩的語言的贗品，和語言的偽裝和語言底杜撰。

這樣爲了語言也就是爲了詩：爲了詩底確保寶貴的傳統，獨樹一幟；爲了詩底迫入廣大的羣衆，打成一片；爲了詩底增益世界文明和展開國際主義，天下一家。語言底創造和加工，特別是文學的課題之一，尤其，首先是詩和詩人底任務之一。

那麼，詩底語言又怎樣？——

五

社會一般的語言和藝術一般的語言底不同在後者是飽含了情緒和飽含了思想的。而詩的語言，應該是那種特別飽含了情緒的。自然詩不能夠缺乏任何的思想，並且必須有最好的思想吧。但是在詩和詩的語言，那裏的思想是被情緒所滲透了的；或者，那是溶解到了情緒之中去的。

所以，散文和散文詩和詩的爭論，那實在是無聊的，界限不在語言底形式，在語言底實質。

詩的語言不是思辨的語言，而是感染的語言。

智慧的詩的那種說法迷路了。

詩的語言不是客觀描寫的語言，而是主動陳述的語言。

認爲詩是形象的語言構成的，特別是，僅僅要求語言底形象化，那也是一種詩的無知和武斷。

所以，在敘事詩，那不是敘事地抒情，就是抒情地敘事的。否則，敘事詩爲什麼不同於小說而要有兩種文學形式呢？而且，在世界文學發達史之上，小說底興起，不是正是取得了衰落的敘

事詩底文學地位的麼？

說詩的語言是經濟的語言，那是說的這一語言底簡潔和蘊蓄的特殊性。一粒麥子是一種生命，一個暗示有一個世界。

說詩的語言是音律的語言，那是說的這一語言底內在的情緒底旋律底滿足，並非外加的聲音底音色底繁華。全靠雄厚的資本，不用特質的小販。

把語言當做魔術，把形式當做法寶，把技巧當做奇蹟，那麼，詩呢，——詩隱退了，詩人沒落了，一切完結了。

一面有着在表現上的正確性，一面飽含了從生活來的情緒，才是不二的詩的語言。詩底語言要是這麼一種生氣勃勃生機洋洋的語言。這裏我們參看一下太戈爾底說法吧：

詩總是要選擇那些「有生氣的」字眼，——就是那些不僅僅作爲報告之用的，而能夠融化在我們底心中的，不由於市井常用而損壞了牠底形式的字眼。

——人格論

我們倒不怕市井常用的；因爲詩的語言最豐富的處所一面在大自然本身中一面在生活本身中，而生活，總是要接觸市井的，從那裏出來的。這，或者由於太戈爾是有他底森林的哲學和詩的智慧的吧。假使我們可以把牠底話解釋作社會一般的語言和詩的語言之間的差別，或者，他所指的是落後的形式和惡俗的語言，那麼，這個說法也未始不可吧。

「不僅僅作爲報告之用的」語言，那是主動陳述的語言，詩的語言；「能夠融化在我們心中的」語言，那是感染的語言，詩的語言。

不是麼，對於詩歌，普式庚在他底「先知」一詩中也有着這樣的名句的麼：

用語言去把人們底心靈燒亮。

一九四七，七，一八。垂柳巷。

「浮士德」簡論

郭沫若

歌德的「浮士德」，我算全部把它譯完了，但我只能算得是一個「浮士德」的譯者，是沒有資格稱為「浮士德」的研究者的。研究「浮士德」的書，雖然不能夠說是汗牛充棟，但要把它們讀完，就費畢生的筋力恐怕都是辦不到的。這些研究的書籍，除掉德國人著的之外，還有其它各國的，你想想看，誰有這樣的筋力來讀完那些書？我在前也曾蒐集過一些，就我所小小的蒐集，也不下四五十種，而那些書都在北伐戰役後，我到日本去亡命之前，在上海完全失掉了。今天我雖然譯完了「浮士德」，我手中所有的就只有幾種「浮士德」，關於研究它的書是一本也沒有。因此別的研究者們對於「浮士德」的看法是怎樣，或者在今天有沒有什麼最新的看法，像大學教授們的貨郎担那樣去敘述，我實在沒有資格來做。不要說讀一些研究書，事實上要想真正成爲一位「浮士德」研究者，起碼歌德的全部著作是應該讀的，就再讓一點價，在「浮士德」成形之前的「原浮士德」和「浮士德斷片」以及關於「浮士德」的殘稿和作者自己的記述與談話，至少是應該全部閱讀的。但這些我都沒有辦到，而且不能辦到，也沒有意思來辦到。今天要我來通讀「歌德全集」實在是多餘的事，但假如不通讀他的全集，那就認不出歌德的全部。再如不讀關於「浮士德」製作上的一切資料，那也就通不過一些「浮士德通」了。譬如把「原浮士德」「浮士德斷片」來和現成的「浮士德」作比較研究，細細地來考索用字的異同，或者在一字一語的增損改易之間看出作者思想意趣上的變化或其文學上的價值等等，假如有有耐性的人肯下苦工來作這樣的研究，我可以保證他不失爲一個「學者」，而且還有資格向中央研究院申請「院士」稱號的。但我自己不能那樣做，不僅沒有那樣的興趣，沒有那樣的時間，而且認爲沒有那樣的必要。因此我確確實實只是一位「浮士德」譯者，而不是「浮士德」學者。學者的工作讓那些悠閒得可以羨慕的超越了時間觀念的大學教授們去做吧，讓他們去「發現一顆天王星」。

當然，既譯讀了一部書，「讀後感」之類的東西我總是可以寫的。何況這並不是一部簡單的書，而是一部號稱難解的世界名著，你不盡力地把它翻譯了，毫無疑問，總應該是經過了一番了解過程，不管你的了解正確不正確，你粗略的一個了解總得是有的。還有你在今天把它翻譯了出來，除你自己享受享受了一回世界名著的譯讀之外，你對於今天的中國的讀者，到底希望他們從這譯書中吸取些什麼營養。假如你是有這樣的希望，不，你應該是有這樣

的希望，把這希望寫出來，也怕是你對於你的讀者應該盡的責任吧。一部大書，你費了讀者的金錢，還費了他們的時間，讓他們來讀，讀了只是浪費，那你實在是罪過。又假使讀不得要領，那也等於浪費，也同樣是你的罪過。你浪費了你自己的詩間和金錢，那已經是不應該，假使你要浪費到別人的，那你真真是罪該萬死了。因此，我實在是有點惶恐，到底我的工作在今天具有着多少的價值。多，不敢希望。少，卻不得不希望。假使連一點價值都沒有，還不忙說要打負號，那責任實在太嚴重了。因此，我也就不得不來寫這一篇「簡論」，這不折不扣的讀後感，一方面來說明我自己的了解，一方面也來說明我自己的希望，我總希望這一部譯書多少對於讀者有一點益處。

首先我得說，這是一部很龐雜的作品。第一部雖然還有一個甘淚卿悲劇的故事在裏面貫串，有些地方已經就夠龐雜，到了第二部差不多是把一切故事的條貫性都抽掉了，龐雜得更驚人。初讀的人掉在這里，會如掉在一座樹林子裏面的一樣，摩不着頭腦，打不出東西南北的方向。這樣的作品，假如你要拿莎士比亞或者易卜生來衡量它，那你會完全失望的。你甚至可以懷疑，這樣缺乏統一性，這樣包羅萬象的東西，怎麼竟可以稱為藝術品，竟可以享受赫赫的「世界名著」的大名。不錯，這懷疑是極可能的，而且也是合理的。因為，這部書與其說是經心的藝術品，無寧說是一個靈魂的發展史，或一個時代精神的發展史。這雖然是歌德著出來的東西，但實在是六十年間他的或他的時代的精神發展所留下來的巴諾拉馬式的紀錄，這差不多等於自然發生的一個成品。這不是一朵精巧的花或一株庭園的樹，而是在大氣中成長的一株拔地參天的大木，或甚至真的是一座大森林。你要拿在手掌裏面玩弄吧，那是不合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你就是要坐在一個靠椅上，想不費氣力地隨意欣賞欣賞，都是不合式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它的龐雜性，你要找些惡字眼子來形容，你可以盡情地去尋找一些臃腫的字面，或者你偷巧一點，只消把「莊子」的「逍遙遊」裏面，惠施形容大樽的那幾句話記起來，也就勉強夠味了，那就是「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但怎麼樣呢？「匠者」可以「不顧」，任何人都可以「不顧」嗎？或者像莊子那樣「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也就算完事嗎？我事實上是「顧」了一下來，那樣的一株大木立在面前，恐怕也不容許你閉着或睜着眼睛一意「不顧」；但我也不能「彷徨無爲」，或「逍遙」而至於「寢臥」，這樣甚至使靈魂都成了瞎子或睜光瞎了。老實說，這一株大樹倒並不是那樣的無用，而是值得我們用靈魂去冒險的。

這是一部詩劇，不用說有不少的美的言辭和哲理。歌德是近代德意志文學的創建者之一人，同時也是近代德意志語言的創建者之一人。歌德攝取了德意志人民的語言而使德意志文學近代化了，而同時使德意志的語言得到提

煉，滋補，定型，也因而確切地近代化了。這是論者所共同承認的歌德的功績，這部「浮士德」當然也就是這項功績的一個重要的紀程碑。假使要從這樣的觀點來看它，「浮士德」不用說也就有它的尊貴的存在價值。但這是限於原文的「浮士德」，假使脫離了原文，那這項價值就無所附麗了。認直說，假使要把「浮士德」翻譯成別種國語，在翻譯上也就嚴密地照顧到原作的這種新國語或新文學的鑄造性。譬如把它譯成中文，那就要譯者也遵循作者的精神，攝取中國人民的言語，而使它得提煉，滋補，定型，更進而使中國文學也因而近代化。這也是翻譯者所應該有的責任，而這責任也不能不說是很嚴重的。我究竟做到了沒有呢？我很惶恐。但我要坦白地說一句，我是兢兢烈烈地在照顧着這一層責任的。我知道翻譯工作絕不是輕鬆的事體，而翻譯的文體對於一國的國語或文學的鑄造，也絕不是無足重輕的因素。讓我們想到佛經的翻譯對於隋唐以來的我們中國的語言文學上的影響吧，更讓我們想到「新舊約全書」和近代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對於現行的中國的語言文學上的影響吧。這責任實在並不輕鬆。我究竟對於這項責任完成了多少呢？我自己不能說，但假使我是盡了這項責任而且收到了相當的成效，那是我自己的成就，和歌德，和「浮士德」，沒有多麼大的關係，頂多我是得到了歌德的創作方法上的暗示，藉「浮士德」的譯出以為媒介，而得到了一番實踐而已。

箴言式的至理名言，微妙的人情美的揭露，毫不容情的醜惡面的諷刺或剖析，時而悲，時而壯，時而輕鬆，時而激昂，時而抑鬱，時而飛颺，時而清澄如像一泓止水，時而胡鬧甚至於荒唐。——的確的，有些地方的確是胡鬧，的確是荒唐得有點程度。請讀那「瓦普幾斯之夜」和「古典的瓦普幾斯之夜」吧。你的感覺是怎樣？那不真是在胡鬧，而且胡鬧得有點荒天下之大唐嗎？我初讀時委實是有點莫明其妙，讀者讀到這些地方，我相信一定會弄得頭昏腦脹，格澀得使我們的精神不能容納。說好些，那好像一盤散了的珠環，一塊破成了粉碎的宣紙。有人說，第一次歐戰後在德國所產生的表現派便是淵源於這兒的，我得承認這說法一點也不牽強，歌德實在要算是表現派的老祖宗。但他也並不真真是「由內而外」(Vom Innen nach Aussen)，假使真是那樣，那要算是夢囈，是醉言，是狂人的饒舌了。那事實上是「由外而內」而再「由內而外」的。是的，是胡鬧荒唐，但不是作者一個人在胡鬧荒唐，而是時代在胡鬧荒唐。但作者也並不是採取了客觀主義，把自己當成一部攝影機，去攝取那些荒唐胡鬧，也並不是採取了象徵主義，把自己的這部攝影機的鏡頭上套上一層罩子，而收到所謂「索胡特」(Sohut)的效果，不是的，他不是這樣，作者是以自己的靈魂隨着時代在那兒荒唐胡鬧。假使你要專取它的輕鬆或清澄的部分吧，它也有的是那種輕鬆和清澄的場面，甚至在荒唐胡鬧之中也有清澄，在抑鬱沈悶之中也有輕鬆，你是可以取之不盡的。更

假使你是要語錄式地摘錄一些思想上的，道德上的或藝術上的警策辭句，那也差不多在每一個篇頁上都在閃爍着。但這些尋章摘句的辦法，且讓喜歡尋章摘句的朋友們去做吧，我自己還是樂意把它作爲一個整體來看；儘管是怎樣龐雜而缺乏統一性或純粹性的作品，但它確實是構成了一個整體。在構成爲一個整體上，它仍然是有一貫的脈絡存在的，儘管這脈絡是怎樣變化，或許這變化就是它的脈絡。是的，「浮士德」的一貫脈絡，確實就是變化。它是一部靈魂的發展史，一部時代精神的發展史，這發展就是變化，向前進的變化。是怎樣的時代在作着怎樣的發展或怎樣地在發展呢？整個的「浮士德」，這一萬六千行的詩句，都在報告着這個事體。先請看它的故事的進展吧。

浮士德老博士在中世紀的書齋中煩悶，甚至企圖自殺。在春天的復活節日他和他的弟子瓦格納博士出外郊遊，遇着了一條黑色的龍犬。這龍犬跟着他回到了書齋。龍犬是天上降下來的惡魔靡非斯特匪勒司所變成的，他在天上曾經和上帝打過賭，要把浮士德誘入魔道。竄進了浮士德的書齋，靡非斯特現成了人形，又和浮士德訂下契約，他要作爲浮士德的僕人，要使浮士德解除煩悶，得到滿足。等到浮士德表示了滿足的那一瞬間，奴役便解除，浮士德便反爲惡魔所有了。就這樣靡非斯特便把黑色外套變成一朵浮雲，把浮士德和他兩人載着出去雲遊世界。首先是到了萊普齊的酒店裏，參預了一些無聊的大學生們的胡鬧。接着被引進「魔女之廚」，喝了一劑魔湯，於是便返老還童，浮士德變年青了。接着便是和可憐的少女瑪甘淚的戀愛，因用睡藥過重毒死了甘淚的母親，更因幽會被阻殺死了她的哥哥華倫亭。瑪甘淚養了一個私生子，把他溺死了，自己被困在牢裏，也成了狂人。在這期間，浮士德經過一段「林窟」的幽居生活，又領略了一次「瓦普幾司之夜」的胡鬧場面，而終於經過殺場，偷進監牢，想把甘淚卿從牢裏劫出，甘淚卿拒絕了，終於「受了裁判」——死刑。就這樣，第一部告了終結。

第二部一開篇，浮士德在「風光明媚的地方」一覺醒來，那是阿爾普司山的山麓。他真輕鬆，一點罪孽感都沒有。他反感覺着「生命的脈搏鮮活地鼓動」，精神百倍地受着了鼓舞，有「一種堅毅的決心不斷地奮勇向最高的存在」，而在瀑布的虹彩中體認出人生的極致，要「我們的人生反映出五彩成文」。於是他到了京城去謁見皇帝。這皇帝的統治正是腐化透頂的時候，「到處都堆積着奇形怪象，非法的行爲戴着合法的偽裝」，官吏無人不貪，軍隊無物不搶，「打風遍天下，命令等牛毛」，政治家結黨營私，財政到了水盡山窮的地步。但是宮廷裏的享樂是有增無已的，而驕奢淫逸的皇帝也正準備着要舉行化裝跳舞。就在這化裝跳舞裏面諷喻了形形色色的人生，皇帝是化裝成爲牧羊神潘恩的，在他手中靠着靡非斯特的串弄，兒戲地發行了大量的鈔票，卻公然解救了財政上的危機。皇帝異想天開地想要和古代希臘的美人海倫見面，要浮士德和靡非斯特，用魔術把她顯現。他們公然把她召來了，在

「騎士廳」中表演出的場面，是最美的女人海倫與最美的男子巴黎斯的戀愛。結果是浮士德吃醋，他迷戀了海倫，而嫉妬巴黎斯，把魔術的鑰匙觸到巴黎斯身上。精靈們都爆炸了化成了烟霧，浮士德暈倒了，失掉了知覺。

舞台回到第一部開篇的中世紀的書齋，一切的陳設原封不動，而只是更陳更舊了。但往年曾經在靡非斯特面前恭順地受過調弄訓示的「學生」，如今成爲了「院士」，跋扈飛揚地反而訓飭了靡非斯特一頓，說是「一個人假如過了三十歲，那就等於是塚中的腐朽」。在這兒表示着了時代的進步。浮士德的弟子瓦格納在守着中世紀的鍊金術，在那兒焦頭爛額地製造着「人造人」，公然有一個小仔仔何蒙古魯士造成了，但只是在曲頸玻璃瓶裏面的一個能發光的胎兒形，從玻璃瓶裏蛻化不出來，也不能發育。就靠着這小仔仔的發光，把失了魂的浮士德照着，神遊希臘。於是便有「古典的瓦普幾斯之夜」出現。「瓦普幾斯之夜」本是北歐的習俗，在魔女信仰盛行時自四月三十至五月一日舉行夜會，魔女各乘掃帚，火鏟，山羊和狗，奔往剝落坑山去朝見魔王，與其情夫魔淫樂。「古典的瓦普幾斯之夜」是把背景移到了希臘，參加這夜會的是古代希臘神話中的神鬼和人物。人造人與靡非斯特和浮士德到了這兒。浮士德依然在追尋那最美的女子海倫。人造人想蛻變，想發育，但不可得，結果是在美神迦拉德亞的腳邊，「希圖放恣情慾」而碰破了，閃爍，燃燒，而融成了一片火光。

浮士德追求海倫，終因靡非斯特的誘導而得到成功。浮士德與海倫結合，竟生出了一個兒子名叫歐福良——這個少年極明顯地是拜輪的象徵。他是位「天才兒」，放縱不羈，追逐「少女」，飛求戰爭，要「衝鋒陷陣，不惜與痛苦周旋」，結果是「縱身於空中」，墜地毀滅。接着海倫也悲苦而消逝了，衣裳化而爲雲，繚繞着浮士德，把他帶到了空中。

浮士德乘着一朵雲飛到高山頂上來了。在高山頂上他同靡非斯特兩人對話，表示出他要填海，要把海洋征服，「使那斥鹵的地帶不准再寬，把海洋逼到它自己的心坎」。那時候正在鬧着革命。那位驕奢淫逸的皇帝，「他自己享樂而且享得荒唐」，於是乎便鬧成了這樣的局面：

「在這時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

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縱橫開成一塊，

兄弟鬩牆，甚至自相殘殺，

城市對待城市，行幫對待門閥，

大體正遇同長老對待一般信者；

到處都是仇敵，對面便成冤家。

教堂裏也在殺人，處處都在打，
在關卡的前面商旅受着搜刮。
於是乎人民的膽子也就長大：
因為要活就要自衛——半點不差。

.....

有爲者已經舉起義旗在手，
他們的宣言是：要和平才要領袖。
如今的當局不想和平，也不能够——
讓我們從新選舉一個新主，
從新要把靈魂向國家賦與，
要這樣每個人才能够得保安寧，
在新造的社會裏和平與正義結婚。」

在這種情勢之下，浮士德受着靡非斯特的慫恿，卻幫助了皇帝這一面，靠着一些死靈和虛影的出力，竟把革命鎮壓下去了。浮士德得到皇帝的賞賜，把一帶沿海的地面給他，讓他去填海。

浮士德填海成功，在這兒建立起一個自己的理想的王國。但有一對老人夫婦在他的區域中保有着的一座小禮拜堂，立在一座菩提樹的小丘上。這種舊式的東西他不能容忍，他要用新開的土地和新屋同他們兌換，兩老人是不大願意的。靡非斯特奉命去強迫遷移，因為過於蠻橫，把兩老人駭死了，還殺死了一位旅客，菩提樹和禮拜堂也都被一火而焚了。浮士德爲此卻不免爲「憂愁」所襲，「憂愁」向他一吹，使他雙目成盲。他在盲目中，快要倒下去長逝的時候，唱着這樣的一段獨白：

「我爲幾百萬人開拓出疆土；

雖然還不安全，但也可自由勤苦。

原野青翠，土壤一片膏腴，

人畜都在這新地上得到安居，

勇敢勤懇的人民建成了那座高丘，

向那周圍移殖都可以衣食無憂。

外面雖有海濤不斷地衝擊堤岸，

而內面卻安居樂業如同天國一般，

即使海潮嚙岸，有潰堤的危險，

人民全體合力，立即把漏洞補完。
是的！我完全獻身於這種意趣，

這無疑是智慧的最後的斷案；

「要每天每日去開拓生活和自由，

然後才能夠作自由與生活的享受。」

所以在這兒要有環繞着的危險，

以便幼者壯者都過活潑有為之年，

我願意看見這樣熙熙攘攘的人羣，

在自由的土地上住着自由的國民，

我要呼喚對於這樣的刹那……

「你真美呀，請停留一下！」

我在地上的日子會有痕跡遺留，

它將不致永遠成爲烏有。——

我在這樣宏福的預感之中，

在將這最高的一刹那享受。」

浮士德在這種預感中感到滿足，而且喊出了「你真美呀，請停留一下！」照着契約的規定他就不得不爲靡非斯特所有，但天界的仙使們卻把他搶救了去。在天上那位甘淚卿出現，迎接着他，並且要「用心地把他指導」。天上的至尊者卻是一位「光明聖母」(Mater gloriosa)而不是上帝，這是一個有趣的表現。詩人在最後的合唱中，竟唱出了最後的這兩句：

「永恆的女性，

領導我們走。」

我算快速度地把「浮士德」的故事敘述了一遍，不用說這只是一個梗概的梗概。劇中所出現的一些人物和神鬼，例如在這梗概中所見的「魔女之廚」的魔女和那人造人的何蒙古魯士，他們竟有那樣大的本領，一劑藥湯便可以使浮士德年青，一點幽光便可以照着浮士德神遊古希臘，到底象徵的是甚麼，我不想去穿鑿。或許詩人自己曾經說明過吧，如其不然，實在是等於猜謎而失掉謎底。但他整個故事進展的寓意是很明瞭的。中世紀書齋中的浮士德，其實就是中世紀封建時代的封建意識，他的年青化其實就是封建意識的近代化。是什麼使封建意識近代化了的？那倒不是魔湯。在今天我們知道是社會生產力起了變化，是因蒸汽機關的發明，使生產機構發生了變革，同時社會關係

也就不能不發生變革，於是封建社會變而為近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歌德正生在這樣的一個變革的時期。在這時英國已經收到不流血革命的成功，法國則正在大流血的當中以企求革命的完成。德國比起英法來是落後了的，儘管年青化的意識已先行輸入或覺醒，而舊社會的積累卻是非常沉重的負擔。這便形成爲浮士德力求進步，而環繞着他的社會卻是一般巫婆妖女的烏烟瘴氣。浮士德以新人的姿態，乃至超人的姿態，在這烏烟瘴氣中邁步着，然而他終竟不能脫離那個時代，或超越那個時代。追慕海倫，一般的批評家已經公認爲，是想把北歐的沉鬱向明朗的希臘精神求解脫，也就是想向現代的科學精神求解脫，結果是失敗了。雖然生了兒子，卻致殞滅了，只剩下一套衣裳。連海倫也消逝了，只剩下一套衣裳所化成的雲氣。這不是詩人對於時代的，甚至對於他自己的，尖刻的諷刺嗎？

或許你不會滿意吧。詩人能夠那樣犀利地諷刺時代，並諷刺了統治階層的糜爛，爲什麼他卻讓浮士德去參加皇帝的保守勢力，而把革命鎮壓下去了？但這正是十九世紀前半期的日耳曼的現實，也正是歌德之所以爲歌德。歌德時代的日耳曼人，是在奧地利皇帝的形式的統制之下的一羣散漫的封建集團，受着產業革命和法蘭西大革命的激動，在一八四八年與一八四九年的期間也會發生過民主運動的革命甚至農民暴動。在佛蘭克府有過國民會議的召集，議員是由全民選舉的方式產生的，是中等市民的一個民主集合。頒布了「日耳曼人的基本權利的宣言」，給與人民以法律上的平等，信仰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和請願的權利，並且還產生了一部協調的憲法，規定當時日耳曼民族的三十幾個邦州爲日耳曼帝國，組織邦聯政府，拒絕奧地利皇帝的統治而推戴普魯士國王爲共主，採取兩院制度，一院代表邦州，一院代表人民。但是這個會議終竟失敗了。勢力最大的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不用說是反對這個會議的，普魯士王的菲特烈威廉四世也甘心受霍亨索倫的封建地主，新教教會以及反動軍隊的擁護，拒絕了會議的請求，並鎮壓了各地的農民暴動，佛蘭克府國民會議與其所產生的一切也就流產了。結果，後來是德奧分立，奧國恢復了她的專制，德國得到一部欽訂憲法，政府對國王負責，與國會無關，刪除了人民統治權和男子普選制，那就是所謂「普魯士憲法」，一直維持到三十年前的一九一八年。就這樣德意志的革命遭了挫折而且變了質，德意志人民一直是在半封建的統治之下生活着的。這部德意志的現實便反映成爲「浮士德」中的勤王的一幕。在這兒也正表示着歌德不是一個革命家，而只是一個比較開明的在今天所說的「自由主義者」。他不僅沒有可能超越時代，而且更沒有充分脫掉中世紀的意識。當然，他也是不滿意於那種舊式的封建統治的腐敗的，德意志人既整個沒有從這種腐朽蛻化出來，歌德個人也就只好去馳騁他的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在那幻想中去尋求滿足。那種意識便結晶成爲浮士德的填海，在盲目中贊賞他的「在自由的土地上住居着自由的國民」，這「自由的土地」不用說是虛幻，

「自由的國民」也同樣是虛幻。偉大的詩人結果只贏得一個虛幻的封建諸侯式的民主的享樂而已。這要說可憐，的確是可憐，「浮士德」之所以成爲悲劇，那深刻的意義，怕應該從這兒來看取的吧。

「浮士德」的外表其實也就是一個悲劇，它披着一件中世紀的袈裟，而包裹着一團有時是火一樣的不知滿足的近代人的強烈的衝動。那看來分明就是矛盾，而這矛盾的外表也就是形成了「浮士德」的龐雜性的主因。這又是這個悲劇在別種意義上之所以成爲「悲劇」。不過我們不要爲這龐雜的外表所震驚，儘管詩人在發揮着他的最高級的人才華，有時是異想天開地鬧得一個神奔鬼突，甚至烏烟瘴氣，但你不要以爲那全部都是幻想，那全部都是主觀的產物，都是所謂「由內而外」，它實在是一個靈魂的忠實的紀錄，一部時代發展的忠實反映。因此我也敢於冒險地說，這是一部極其充實的現實的作品，但它所充實着的不全是現實的形，而主要地是現實的魂。一個現實的大魂（時代精神）包括各種各樣的現實的小魂（個性），詩人的確是緊緊地把它們抓着了，而且時而大胆時而細心把他們形象化了。他以其那銳敏的直覺，慣會突進對象的核心，大之更能朗豁地揭露世界進展的真理，他是把辯證法的精神把握着了。我們看他那個和浮士德對立的靡非斯特的構成吧，他是惡魔，然而決不是宗教家們所認識的惡魔，詩人曾經給他一個名字叫「否定的精靈」。詩人假借上帝的口來說：「人們的精神總是易於弛靡，動輒貪愛着絕對的安靜；我因此才造出惡魔，以激發人們的努力爲能」。因此，他並不是單純的惡的形象化或萬惡的結晶，他是非惡非善，或亦惡亦善。詩人又從司芬克斯的口中把他說成一個啞謎：

「你對於善人惡人都是必須，

對於善人是甲冑，節欲精進，

對於惡人是伴侶，任意胡行，

而兩者都使宙司大神高興。」

這是靜的反對的動，無爲的反對有爲，反過來他也是動的反對的靜，有爲的反對無爲。他是否定的精靈，但有時又是肯定的一面，他是肯定的否定，否定的肯定。浮士德曾經這樣唱過：

「有兩種精神居住在我們的心胸，

一個要想同別一個分離！

一個沉溺在迷離的愛慾之中，

執拗地固執着這個塵世；

別一個是猛烈地要離去凡塵，

向嶺高的靈的境地飛騰。」

這說的其實也就是浮士德與靡非斯特的對立，這是一個靈魂的兩態，靡非斯特也就是浮士德，浮士德也就是靡非斯特，整合起來也就成爲歌德。要說我的話說反了，掉過來說自然更容易明白，便是浮士德和靡非斯特是歌德的分身。這種想法當然並不是歌德的獨創，譬如我們中國的古人便說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話，但歌德把它豪華地形象化了。雖然在形式上是浮士德爲主而靡非斯特爲奴，但在實質上是主奴不分，而在詩人的氣質和一時的感興上，有時倒是主奴易位的。這種個性發展的辯證式的看法，整個是「浮士德」悲劇的中心線索。個性是在發展，而且取着辯證式的發展，推而廣之，時代的發展是這樣，甚至宇宙的發展也是這樣。

歌德本是一位進化論的前驅者，他倡導過一種生物由某某種原型而進化的假說，並曾努力求證。對於個性的發展當然也具有着一種的進化觀。個人的發展並不是毫無軌道的盲動，也不是由兩種互力在那兒絞着打鞦韆或繞着轉圈子，它的確是向前發展的。「浮士德」主張的是有爲哲學，你沒看見那老博士把聖經的「泰初有道」譯成爲「泰初有爲」，感受着狂熱的滿意嗎？他要孜孜不息，讓他的一生成爲「有爲而爲」(That um That)。他從中世紀的書齋打出來了，幾乎橫衝直撞地超過了一切的罪惡的觀念，渾沌的污穢，而達到了他的幻想中的「自由的土地」。在他臨死之前，他對着「憂愁」作了這樣的一段述懷

「我只愿塵埃把世界埋了一遭，
凡是快樂我都捫指它的頭毛，
不能滿意的，我就把它丟掉，
從我脫手的，我就讓它脫逃。
我只是貪圖，只是求其實現，
這之後又再貪圖，用盡威權，
使我的生涯如像風暴一般；
起初是規模宏大而又豐幹；
如今已漸多考慮不走極端。
這個人囊在我是詳細知道，
要想超越它，誰也無法辦到；
是愚人才把眼睛仰望著上天，
以爲有自己的同類高坐雲端！
人是只須堅定，向着周圍四看，
這世界對於有爲者並不默然。」

他何須向永恆中去瀟灑流連！

凡是認識到的便要趕快把握，

就這樣把塵世的光陰消遣；

即使妖魔現形，他也不改故道，

再朝前走會遇到幸福與艱難，

總之，他對於眼前總是不滿。」

這兒的前七八行所描寫的事實上就是「暴風與突貫」時代的精神，是充分的有爲主義的實踐，是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發展的初期的上行階段。漸漸遇到障礙，感覺着時代無法超脫，雖然「漸多考慮不走極端」了，而依然是「對於眼前總是不滿」。這種的自我中心主義正是資本主義的核心。由封建社會到資本制度是一種進步，由奴性的皈依到自我中心主義不用說也是一種進步。但「浮士德」的中心思想並沒有停留在這個階段上，而是比這更前進了。雖然出於幻想，但浮士德卻滿意於「爲幾百萬人開拓出疆土」，「願意看見這樣熙熙攘攘的人羣，在自由的土地上住居着自由的國民」。這是由自我中心主義發展而爲人民本位主義，這一發展是一個超時代的飛躍，浮士德——歌德雖然並沒有完成，但他是心向往之的。這是決不容許我們忽視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觀念，浮士德發展到臨死才領悟到這個觀念，歌德修積了八十多年，也算在他快要永眠的時候，才獲得了這個觀念。因此，整部「浮士德」悲劇的發展，我們可以說，也就是向着人民意識覺醒的一個自然發展。

歌德並不是一位耶穌信徒，照他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看來無寧是反耶穌教的。悲劇中所表現的浮士德也不是一位耶穌教徒，他那種毫無罪惡觀念的超人行徑，甚至在言談中坦白地表示否認人格神的存在，毫無疑問，也無寧是反耶穌教的。但在悲劇的構成上卻有了「天上序曲」的一個冒頭和浮士德昇天的一個結尾。可憐的甘淚卿儼然就是宗教家所理想着的皈依情緒的人格化。她是被蹂躪了，她自己得了救，並且救了她的蹂躪者。這是耶穌教徒所理想的寬容的精神，歌德也是深深體會到了的。悲劇的結尾，詩人的晚年，更明白地想要把這種精神作爲否定的否定，而把否定精靈的靡非斯特所具像化的自我中心主義否定了。這和人民意識的獲得是平行的，甚至是一致的。人民就是新時代的「上帝」。要尊重人民必須忘却自我，這便流而爲寬恕，流而爲仁慈，流而爲清明的自我犧牲。在反耶穌教的一個軀幹上，加上耶穌教精神的一頭一尾，在結構上顯然是一個矛盾，但在詩人的情趣上它會是很調和的。而且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就在這一頭一尾的彼此之間也有矛盾，那便是一開頭是男性的上帝，而一結尾是女性的光明聖母。是不是天界也起了一次不流血的革命呢？我倒很感覺興趣地作出這樣幼兒式的猜想。不過我們的詩人在宇宙觀

和人生觀上是有變遷，卻是毫無疑問的事。由男神中心的宇宙變而為女神中心的宇宙，由男性中心的人間變而為女性中心的人間。當然這也不過是幻想，而且不多不少地是象徵。浮士德已經說過了「是愚人才把眼睛仰望上天，以為有自己的同類高坐雲端」，不問那「自己的同類」是男性還是女性，你要真以為他或她是「高坐雲端」，不同樣是「愚人」嗎？然而詩人有時其實就是愚人的標本，他是每每要裝着一個「大智若愚」的。離了形象化便沒有藝術，沒有詩。一些男神女神乃至有翅膀的妖精妖怪，在方便上有時倒樂得利用。我們請這樣去猜它吧，或許是求之過深，但反正是我自己的冒險——大體上男性的象徵可以認為是獨立自主，其流弊是專制獨裁；女性的象徵是仁慈寬恕，其極致是和平民主。以男性從屬於女性，即是以仁慈寬恕為存心的獨立自主，反專制獨裁的和平民主。這應該是人類幸福的絕對保障吧。

我所了解的「浮士德」就是這樣，正確與否我不敢保證，但這總不失為一個了解。我是在這樣的了解之下，花了工夫，把這全部翻譯了出來，不消說也把我自己三十年來的體驗融匯了進去。說不定已不純是歌德的「浮士德」而只是我所聽出的「不如歸去」吧。但我也並不是無條件地表示滿足的，我在第二部的「譯後記」中已經說過這樣的話，我要再把它抄錄一遍：

「作品中所描寫的德國當時的現實，以及難以巨人的努力從事反封建，而在強大的封建殘餘的重壓之下，仍不容易撥雲見青天的那種悲劇情緒，實實在在和我們今天中國人的情緒很相彷彿。……」

「我們今天的道路是很明顯的，認真說，不是昇天，而是入地。就是「永恆的女性」也須得先求得她的解放。在中國的浮士德，他是永遠不會再老，不會盲目，不會死的。他無疑不會滿足於填平海邊的淺灘，封建諸侯式地去施予民主，而是要全中國成為民主的海洋，真正地由人民來作主。」

(一九四七年八月二十八日)

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

本間久雄著 沈瑞先譯
每冊定價三元七角

本書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歷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及頹廢派，浪漫派，象徵派，唯美派的内容與其作家的性格和略傳，並提示各作家名作的梗概及其思想的特徵。讀了以後可以明瞭近代文藝上各種主義及流派的系統，並且恍如讀過各種世界著名的文藝作品。至於引證的數目，敘述的詳細，論斷的平允，尤為本書的特長。

開明書店

論古西域畫

鄭振鐸

假如我們在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前，到過柏林，那末，我們一走進他們的古物陳列所，便將爲若干大幅的古西域壁畫所震撼。那是一千年左右的若干無名藝術家們的傑作。我們徘徊在這些古壁畫之下，不忍別去。色彩還是那末鮮豔，火似的紅，海水似的碧綠，線條是那末虎虎有生氣；各個不同民族的面部表現着各個不同的表情；他們有着不同的信仰，然而卻都是那末虔誠着崇敬着他們所信仰的上帝或救世主。古西域本是一個各種民族的大聚合地，是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相會之點，是各個不同的宗教徒的雜居之所。或此與彼仆，或像夏天的暴風雨似的，一時來了，過去了，又是天朗氣清的別一番境界，或是相安無事的同住好幾代。那裏是人類歷史的最複雜的所在，是整個世界歷史的縮影。我們站在那裏，想像着那些摩尼教徒們怎樣的傳播着他們的教條，佛教徒們怎樣的一時被壓迫了，一時又興盛起來，基督教徒們悄悄的那裏建立了他們的基礎，留下了他們的寺院與藝術，又悄悄的被驅逐了去，只留下被破壞了的廢垣頽壁。那裏有的是崇山峻嶺，有的是望不見人的沙漠，只在狹長的可住人的一帶，好些古民族來了，又去了。我們讀着「法顯傳」，「大唐西域記」，「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便知道傳說中的玄奘取經的歷險記，實在不是過分的誇大。但道路雖然是崎嶇險阻，卻是中國與印度的交通大道之一。不走這末一條早道，那便須冒着驚風駭浪在大海中飄泊着了。那裏，又是兵家必爭之地。誰控制了西域，便可以控制住西北部亞細亞洲，漢、唐這二代的大帝國都是緊緊的抓住了西域不放手的。他們的戍卒們和將官們在那裏曾留下了不少的遺迹。漢武帝要制服匈奴，便不能不先征服了西域諸國，以斷匈奴的左臂。自從西域爲漢有，匈奴便逐漸的衰弱下去了。後來的成吉思汗的鐵蹄也是先以雷霆萬鈞的兵威向西域掃蕩了過去，而後到了波斯、高加索以至西部歐洲的。

我們站在那裏，想像着古往今來的故事，望着千年左右的鮮豔猶耀人眉目的古壁畫，以及那些不同年代的壁畫裏的不同的民族的活生生的臉，以及他們的各式各樣衣冠服飾，簡直像在溫習一遍古西域或古亞洲的歷史。

光線漸漸的暗澹了下去，鈴聲丁丁的在響着，我們乃瞿然的驚醒了過來。我們是在現代的柏林！

當幾個德國的探檢家們，在風沙瀰天，羣山四繞的新疆發掘、探檢的時候，他們經歷的危險可不少！渡過湍急的濁流，走着崎嶇的山徑，攀上無路的古廟，冒着風雪與酷暑烈日的熬煎，忍受着各種蚊虻牛蠅的叮咬；有時還

遇着突然而發的地震，山岩崩裂，石塊紛落，差一點兒沒被壓死；有時候也被當地狡猾的盜賊們所窺探，說不定還會像別的旅客們或探險家們似的被殺死在途中，有時候在辛苦的掃除過膝甚至過胸的積年的灰土與積塵時，頂上的石塊突然的落下了，免不了一不小心便要被打死——有一個被雇的工役便是這樣的死了——然而，在一切的艱苦的當中，卻不斷的有好的消息傳來。什麼地方有寶藏，什麼地方有廢墟古廟。他們一聽到，便立即動身到那個地方去。有時候撲了一個空，在廢垣頹址裏，什麼也不會見到，除了破碎的瓦片之外；有時候，已經有人捷足先登，已把可取去的寶藏囊括而去；有時候，已有盜寶的土人們前去，大肆破壞過，除了掠劫盡了值得掠劫的東西以外，還恣意的糟塌着藝術的精品。但可驚喜的遇合，卻是那末多！他們一共組織了四次的旅行團，沒有一次不是滿載而歸的。而在那些塵封沙埋的洞式的古廟裏，清除了塵沙之後，他們是幸運接着幸運的不斷的發見着古代的壁畫，那些從來沒人見過的精美絕倫的第五世紀和其後的傑作，充分的足以表現這一帶地域的古代的東西文化交流的情況。他們感到愉快，感到勝利；他們不斷的驚呼起來，笑顏時開，幾忘卻人生的一切滋擾，也忘卻了疲勞與一切艱苦。立即開始工作着，先將畫之周圍，用極快之刀切斷；畫片的大小，須適於裝箱之用，然後將割出之畫一塊塊的取下，放在平板之上。這些工作，都需要專家們的十分的謹慎而敏捷、靈巧的技術。平板的大小，必須能容畫幅，且各邊均須長出三寸至四寸；次則兩塊平板之上，各鋪以直角形有彈性之蘆葦兩層，上覆薄毡一層，再覆以柔軟棉絮一層；然後將畫放於板上，其畫面須向下；再加棉花一層，將第二畫片放上，其畫面則向上。依此法裝包壁畫六件，作為一箱。此成堆之畫片，均鋪以棉絮一層，毡一層，及直角形之蘆葦兩層，然後加板於上。而在壁畫之邊緣，與平板長出之部分之間，則塞以亞麻草，使之充滿，毫無空處；再用繩索周圍束緊。然後，才可以裝箱。箱之大小，亦須比包裹的周圍長三四寸。先在箱底鋪有彈性之蘆葦一層，再將捆好的包裹放入，四周的空處，俱以蘆葦充塞；至包裹之頂，亦鋪以有彈性之蘆葦一層，然後加蓋上釘。要這樣慎重的措置着，才經得起長途的跋涉。

這樣的辛勤所得的古物與壁畫，特別是這些古西域的壁畫，運到了柏林之後，便公開了出來。立刻，驚駭了一世的古學者們與美術家們。他們十分的躊躇滿志。總計，自公元一九〇二年十月至一九〇三年三月的半年之中，格魯威特爾教授(Grünwedel)所得的古物有四十六箱；第二次，由勒·柯克教授(Le Coq)為領袖，自公元一九〇四年九月至一九〇五年所得的古物為一百零六箱。第三次，以格魯威特爾教授為領袖，第二次的團員們均參加在內，自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至一九〇七年六月，所得古物凡一百二十八箱。第四次旅行團，仍以勒·柯克為領袖，自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一九一四年二月，所得古物為一百五十六箱。

而同時，俄國政府也派有探檢隊在那裏發掘着，所得的結果，也極爲鉅大。他們和德國的探檢隊互相的競爭着，後來便訂立了各自工作的區域。

我們的政府和地方官吏們呢？他們除了盡地主之誼以外，絕對的不加問聞。他們如入無人之境，任意的發掘着，尋求着，還委託中國官吏們代爲辦理輸運的事。

於是那末一大批，一大批的驚駭一世耳目的寶藏便到了柏林，到了莫斯科，而成爲他們博物院裏的最佳的陳列品的一部分，且成爲他們的光榮與功績。

在遠東的日本人，也聞風而起。以大谷光瑞爲首領，他們自公元一九〇二年到一九一四年，也發動了三次的探檢隊，在庫車、吐魯番、羅布淖爾一帶工作着。所得到的古物絹畫和壁畫等等，也成爲他們幾個博物院裏的珍品。

匈牙利人史坦因(A. Stein)受了印度政府的派遣，也到新疆、甘肅一帶作探檢的旅行。他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三〇年，凡作四次的旅行；所得的漢晉木簡，漢唐古物，晉唐文書，西夏遺籍，以至六朝至宋初的繪畫和其他美術品，充溢着大英博物院，成爲他們的最珍奇的收藏品的一部分。單是敦煌千佛洞所得，便有寫本二十四箱，繪畫及繡品等五箱之多。

史坦因在他的“Serindia”和“Ruins of Desert Cathay”裏，都會詳細的寫着，他怎樣的和千佛洞的主人王道士辦交涉的經過。他的舌人是蔣孝琬。他首先和王道士談起唐三藏西天取經的故事，——千佛洞裏畫着這個故事，是很晚期的壁畫——，然後，慢慢的談到發現的古代經卷的事。史坦因說，要捐款若干給他。王道士則說，這些款子應該用來重修千佛洞。其初，他還不敢公然的取出那些經卷來。後來，在黑夜裏，蔣孝琬向王道士悄悄的挾了幾卷給史坦因看。因此，更熾起了他欲得之之意。又經過幾次的交涉，王道士方才答應引導他去看那封閉已將千年的藏書室。他在那裏恣意的尋找着。凡認爲可取的卷子，均取之無遺。而意外的卻在經卷的堆子裏，發現了許多的木刻畫、絹畫和紙本畫。他驚喜欲狂。而王道士卻並不重視這些古代的美術品。他和蔣孝琬整天的工作着，直到了夜色深沉，不能辨物才停止。他盡得到了他所要得到的東西，另放在一處，答應了王道士一筆很可觀的銀子——雖然是少得可憐——然後，方才悄悄的從洞裏偷運了出來。（見“Serindia”第二卷第二十二章）我們讀他那一段文字和讀勒·柯克的書似的，處處覺得傷心！

法國人伯希和(P. Pelliot)也急起直追，在甘肅西部、庫車、吐魯番一帶工作着。而尤注意於敦煌千佛洞的所藏。凡史坦因所取而未盡的美術品和古文物，他都選過一遍，而擇其尤精者捆載以去。至今，也成爲洛弗博物院國

家圖書館和琪美博物院的重要的珍藏物。

我們的學者們一直是瞭無所知，直到了伯希和持其所得的一小部分到北京，羅振玉們方才憬然有感，大聲疾呼的要保存千佛洞的殘餘的一部分。這殘餘的一部分，今藏於北平圖書館，然皆為漢文的佛經一類的東西，美術品是一片也沒有。而散在私家的敦煌寫本卻是多極了，且遠較政府所得者為佳，半是那批殘餘運平時沿途劫取所得，而絹畫、紙畫亦間遇之。但較之史坦因、伯希和所得，則遠不足道。且點者作偽之技甚工。在國內所見的敦煌畫幅，大抵皆偽品。

「西北考察團」是中國第一個派遣到古西域去的探險隊。若干年來，所得也不少。曾得到漢晉木簡甚多。而在勒·柯克他們剝切之餘，也得有壁畫三十多幅。惜在漢口遭敵機轟炸，損失了二十多幅。今存者尚有相當精美的壁畫十幅。然較之德國人所得，也遠不能及。

我們讀着格魯威特爾的“Alt-Kutschu, 勒·柯克的“Buried Treasures of Chinese Turkestan,” “Chotscho,” 和“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in Mithelassen,” 史坦因的“Serindia,” “The Thousand Buddha,” “Sand-Buried Ruins of Khotan,” “Ruins of Desert Cathay,” “Innermost Asia” 和 “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de,” 伯希和的 “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大谷光瑞等的「西域考古圖譜」和「新西域記」等書，我們不禁痛心疾首於當時當政者的昏庸無知，竟聽任他們將我們的國寶，那末輕輕易易的捆載而去。等到我們自己動手去探檢時，已是殘餘之物，費力多而成功少了。祇有千佛洞的許多壁畫，還不曾被剝切而去，總算是比較完整的美術寶庫。我們曾成立了一個敦煌研究所以保護之。但聽說，像這樣一個機關，近來也要為了減政之故而撤消了去。

我們要研究唐宋以前的藝術，研究漢晉的史料，研究古西域的東西文化交通的史蹟，乃至研究古代工藝美術，在今日，便非到英、法、德、俄諸國去留學幾年不可。這是多末大的損失和浪費呢！

特別關於古畫一方面，我們不僅得不到重要的，而且知道的人也不多。只有羅振玉把勒·柯克的“Chotscho”裏的圖畫複印出了十餘本（「高昌壁畫菁華」），算是慰情聊勝於無之舉。

大抵在古西域所有的圖畫，可分為兩大類：勒·柯克諸家所得的壁畫，都很少帶有中國風味的；多半為該地居住的各民族的藝術家們的作品；而在敦煌千佛洞裏所得的絹本及紙本的圖畫，像佛幡等等（現在還保存着的許多壁畫也在內），則中國風趣極為顯明，當大部分出於中國畫家們的手筆。這是一個大概的區別。

今日，經過了這一次的滔天浩劫之後，德、日二國的收藏，是否無恙，尙不可知。而格魯威特爾、勒·柯克、

史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諸家的著作，也成了圖書館裏的珍籍，我們很不容易見得到。（據我們所知，藏有這些珍貴的書籍的，在國內也不過三五個國立的圖書館而已。）我們的藝術家們蓋併此種古畫的影本也成了望梅止渴，不能獲得的東西了。

我在編輯「中國歷史參考圖譜」的時候，搜集了這一類的書籍不少；買不到的，便去借。大致還算搜集得相當完備。而「圖譜」為體裁所限，不能多量刊載，因此，便有編成「西域畫」的願心。經過了半年多的經營，總算能夠把上輯印出。這「上輯」所收的，以敦煌千佛洞舊藏的絹本及紙本的唐、宋畫為限，且均為史坦因、伯希和二家所將而西去者。國內所藏者則未遑及之。又敦煌壁畫，伯希和的「敦煌千佛洞」六卷，所收已多，而印刷不精，複製不易，故暫不收取，有待將來學者們的更精心的攝影與模寫。

中、下二輯所收，則為敦煌千佛洞以外的格魯威特爾、勒·柯克及大谷光瑞諸家書裏所收的壁畫及其他畫幅。而西北考察團所得的壁畫，不久，也許便會和世人相見。

我們一旦發見了那末多的北宋以前的繪畫，其喜悅可知！而其影響更是極大的。如入了寶山，能夠空手回來麼？史坦因和伯希和的所得，數量甚多，而究竟以宗教畫為最大多數。這些宗教畫，給專家們以很好的研究的資料，而對於畫家們也甚有影響。惟題材重複過甚，如果多量收采，不免有單調之感。故這一集裏，博觀慎取，只選收了五十七幅。寶山裏的寶物，決不止這寥寥之數，而為了能力所限，僅能取十於千百。凡是足以表現當代風俗人情的，總竭力的網羅在內，雖然對於宗教畫也並不排斥。大抵在當時畫佛幡，畫供養的佛像時，畫幅的下端，往往繪上供養主的畫像，而在大幅的佛畫裏，也往往雜着塵世的人物和景色。那些畫景，在這裏每每是「斷章取義」的把他們單獨的截取了來。功德主穿戴的是時世的裝飾，男和女都活生生的被表現出來，還有僮婢們，侍從們，他們的佩帶物，手裏執持的東西，無不足以供研究唐、宋歷史者以極珍貴的材料。我們在那裏彷彿重見到唐、宋盛時的生活，而與之面對。配合着出土的種種陶俑和日本正倉院所藏的唐代實物，那個過去千餘年的偉大的時代的輪廓是可以勾勒出來的。

就繪畫的本身來講，這些畫幅也是最可珍奇的遺物。他們的作者們並沒有留下姓名來。也許還是這邊遠之區的畫匠們之作。在當時，只是以畫作佛幡、佛畫為生涯，姓氏不列於畫壇之中，作品難入於雅士之目。然而，就在這些最平常的沒沒無聞的畫匠們之手，我們見到了從來不曾見到的作品。——並不是因為那是千年以前之作，便以「古」為貴，其實是值得稱為名作的——他們不是王維，不是吳道子，不是李昭道，不是李思訓，不是曹霸、韓幹，

不是戴嵩，不是荆浩、巨然，不是范寬，然而，他們卻傳下了中國畫裏湮沒已久的人物畫的一脈。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特別是漢，人物畫是甚被重視的；畫家們也以畫人像為主體。有名的毛延壽畫王昭君的故事，在好幾個戲曲裏流傳着。六朝時，顧愷之也以畫人物著名，傳爲他作的「女史箴圖」，至今還存在於世。閻立本的「帝王圖」也尚無恙。吳道子也以畫人物爲主。到了五代北宋以後，似乎人物畫便衰落了下去，而畫家們莫不從事於山水、花卉、禽鳥的創作。他們以王維、大小李將軍爲宗，一直到了清代的四王、吳、恽，還是如此。畫家們似乎很怕接觸到「人」間似的，卽作人物，也只是作爲山與水之間的點綴，或作古裝仕女；除了肖像畫之外，是絕少作「時世裝」的。而肖像畫，則畫家們甚少着手。無數的「喜神」畫軸，都是出於畫匠之手，而有名的畫家們絕對的不肯染指於此。不知他們爲什麼避「人」若浼呢？難道有見於「畫鬼容易畫人難」之說，故羣趨於「易」麼？這是一個墜落的現象，不可挽救的失敗。而欲於「繪畫」裏看見「歷史」的，便永不會有希望了。這是多末重大的損失呢！幸而，於所謂「正統派」的畫家們之外，還有無數的沒沒無名的畫匠們在埋頭苦作着，以延一線的肖像畫之血脈。其實，他們乃是真正的畫壇的正宗，真正的肯下苦功的藝人。今日，有無數的明、清的「喜神」像（肖像畫），從冷僻的祠堂裏，被不肖的子孫們一卷卷的盜出，售於古董市場，輸出於國外。他們外邦人對這種肖像畫特別注意，當然是由於他們傳統的藝術觀在指導着，然而，我們爲什麼那末鄙夷這些正宗的作品呢？到現在也還沒有把我們的觀念改正過。無怪乎當代的畫家們再也跳不出「四王」的掌心以外去了！

在這裏，我以爲發掘出古西域的若干繪畫和壁畫，其作用是超出於以「繪畫」來表現「歷史」之上的。這是失傳了的藝術的一支大宗，這一支大宗的突然大量的在西陲的被發見，乃是中國藝術史上絕大的消息！我們的畫家們，如果有遠大的前途，該從這方面尋找他們的道路。

我之所以覆印了這些唐宋畫，其目的也多半在此。對於當代的許多畫家們，這幾冊的古畫的供給，也許不爲無益。這些姓氏無聞的西陲的畫家們的作品，我們別以爲他們是「畫匠」，是被雇來畫像的匠人們，而忽視了他們的成就。他們不是仿摹，他們是在創作。有時候，線條顯得幼稚些，然卻是那末虎虎有生氣。但大部分卻是很成熟的作品，線條有力，表現真切。在史坦因的「Serindia」裏，收有好幾幅的畫稿，足以見出他們的功力所在。（這集裏全收之。）

所引爲憾的是，爲了力量所限，有好幾幅應該用彩色印刷的畫幅——如果用彩色印刷，更會覺得神采奕奕的——卻仍只好用黑白版印出。將來也許可以補償這個缺憾，只要是力量足夠的話。

靜夜的悲劇

巴 金

夜似乎很靜。可是當我從書本上抬起俯着的頭閉上眼睛休息時，我就聽到了各種各樣的聲音。第一，是整日整夜都不停止的滴水聲，這聲音常常使我誤認爲窗外在落雨。不知道是哪一家的自來水龍頭壞了，水一滴一滴地滴了幾個月，也沒有人來作過讓這龍頭休息片刻的嘗試。聲音並不大，但很單調，有時我午夜夢回，竟然覺得我在滴血或者我的生命跟着水在滴。這好像很荒謬，可是仔細一想也有道理。我的時間漸漸在縮短，我的精力也在我不知不覺中逐漸減退，這是事實。想起來，叫我覺得可惜，又覺得可怕。這樣零碎地消耗生命的確是可惜而又可怕的事。

我的消耗生命的方法很多，讀書自然也是其中的一種。我讀書並非爲了增加知識，我不過想多知道一點別人（從前的人和現在的人）怎樣生活的故事。我是人類的一份子，我和別的人中間當然有着關聯，我關心別人的生活，不能算是多事。

窗外，水仍然在滴，在今夜與在昨夜並無不同。我聽了幾個月還沒有弄清楚，聲音是從哪一家發出來的。以後我大約也不會去管牠。但是牠今夜卻像一連串的小石子投入我頭腦裏的小湖中，把那片水面上映出的一幅圖畫擾亂了。我感到疲倦。

我闔攏書，我把頭朝後一仰，將背向椅背上一靠，我只想休息。可是我不能。滴水聲折磨着我。那幅被攪亂了的圖畫仍然現在眼前。畫中景物漸漸在變換。於是我彷彿看見血在流。一滴，一滴，果然是滴血聲。一個人躺在浴盆裏露着身子，頭仰垂到盆外，胸前插着一把匕首，血一滴一滴地流下來。我痛苦地叫了一聲。我認得這個法國人。他死在一七九三年。那是一百五十幾年前的事了。他應該跟我沒有一點關係。可是我可以熟習地叫出他的名字：讓·保羅·馬拉。

我剛剛關上的書，書皮上也有着這樣一個名字：讓·保羅·馬拉。那是列克——馬勒采文著的歷史小說。

我又在讀關於馬拉的書。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個人。每當我無法排遣寂寞，或者悶得快透不過氣的時候，我常常求助於一些人的傳記，馬拉也是我心靈生活中的一個指導和支持。馬拉，一個「充滿着愛護人民和正義的心的人」（W·布洛斯特語），「法國自由的忠實的看守者」（C·L·傑姆斯語），下層階級的朋友，「被壓迫階級的忠實誠摯的

鬥士」(E. B. 巴克斯語)。他比當時任何一個革命領袖更愛人民，可是在當時的國會中沒有一個馬拉的黨徒。有人說馬拉的黨就只有他自己一個人，雖然他爲無數的人民所熱愛。……這一切在我的腦子裏是和馬拉的名字分不開的。樸實，熱烈，而充滿着犧牲精神，他常常渴望着爲革命，爲人民犧牲，終於有一天死在一個貴族女子的匕首之下。遺產除了一點破舊傢具，只有一張二十五個「蘇」的鈔票。人說他活着時和臨死時一樣，都是很貧苦……

夜幫助我思想，回憶。我的思想完全集中在這一個人身上。我的疲倦漸漸消失了。我痛苦，但我很感動。我跟着一個人在生活：在瑞士的家庭中受了割絕食反抗的小孩，在法國研究醫學的苦學生，在巴黎勤苦工作的科學家。成名的醫生和學者。然後是盧騷的弟子，他站在街角對民衆朗誦「民約論」。於是我的眼前更亮了。我看見熱狂的煽動者，受着迫害的革命家，他發刊了「人民朋友」，攻擊腐敗和罪惡。他時常在地窖中過着沒有陽光的日子。最後革命把他帶到他生活中的高峯，成了全巴黎人民愛戴的「人民朋友」，全法國貴族憎恨的「渴血魔王」。

我的眼光追隨着他的生活：巴黎哥爾德烈街二十號，一所陰暗簡陋的房屋，一個病弱的老人(才只五十歲，他的身體已經衰老了，那是被刻苦的生活，過度的工作和燃燒的熱情摧毀了的)。房間裏充滿着霉氣和臭味，到處凌亂地堆着東西。幾個熟習的臉孔露一下又消失了。整個房間又落進一種窒息人的靜寂裏。然後響起了沈重的喘息聲。病折磨着馬拉，他接近垂死的狀態了。但是他仍然坐在浴盆中寫作，一雙老虎眼中還燃着烈火，這對眼睛永遠睜着，守護着人民的利益。他的筆沒有停過，他的刊物也在繼續刊行。體力在逐漸減退，心卻一直在燃燒。最後他不能出去參加國約議會的會議了。他不得不靠熱水澡來減輕痛苦，提起精神。他坐在澡盆裏爲他的刊物寫文章，向國約議會建議，爲人民的權利呼籲。直到最後他還在攻擊反革命的罪人，拯救無辜。

夜更靜，水滴聲也似乎在減低。我彷彿在旅行。我帶着崇敬的眼光和感動的心情，跟隨着一個偉大心靈的發展。但是忽然我聽見一陣馬蹄聲和車輪聲，我看見一輛破舊的馬車在高低不平的街道上顛簸地走着。車子向着哥爾德烈街走來，走進一個陰暗的院子停住了，在那院子的角落裏有一口井，右邊有一個拱廊，拱廊下露出一個樓梯口。太陽已經落下去了。柔和的暮色籠罩着整個院子。從馬車中走下來一個年青的女人。一張聰明，沈靜，美麗的臉，白色的衣衫，高高的軟帽上繫着三根淺綠絲帶。她走上了樓梯。她上去做什麼呢？我跟着她上樓。她伸出那隻戴着漂亮手套的手去拉門鈴。門開了。是一個女用人來開的門，手裏還拿着一隻服藥用的調羹。年青的女客說是來求見馬拉。

啊！我驚叫一聲！這是夏洛蒂·哥代！一個癡心孩子，她要來幹一件再傻沒有的事。歷史上的一個大悲劇就要

發生了。「阻止她！」我想大叫，「馬拉，當心！」我想大叫。可是太遲了！我生晚了一百五十多年。

結果這美麗的貴族少女殺死了醜陋貧苦的病老人。馬拉坐在浴盆裏，聽她簡單地告訴一些背叛革命的議員的名字。他拿着筆在記錄。他完全沒有想到自己的安全。匕首的當胸一擊便結束了他的殉道者的一生。時間是一七九三年七月十三日。這個永遠不會被人忘記的日子。

馬拉只發出一聲短促的叫喊，他在呼喚那個做着他的妻子的女人（她的名字是西蒙娜·愛佛拉爾）。哥代略略帶了點驚奇地望着他。她究竟在等着看他斷氣，還是在思索自己是否做了一件可以比擬布魯塔斯的事情？我不知道。一片紅色遮了我的視線。浴盆裏的水馬上變紅了。到處都是血。人民朋友的血不停地在流。死已經確定了。

房間裏一陣騷亂。人們忙着救護他們的親愛的人，他們的悲痛和驚惶是很大的。在這個不乾淨而又有惡臭的小房間內，只有那個白衣少女安靜地立在角落裏望着這一切騷擾，她似乎忘了她自己這是騷擾的原因。只有當她看見西蒙娜哭得很傷心的時候，她才漸漸地變了臉色，她的嘴唇顫抖起來，她的清明的眼裏充滿了淚水。馬拉居然這樣被人愛着，這倒是她在舉起匕首之前絕沒有想到的事！

窗下響起了腳步聲，是一男一女的皮鞋底在水門汀的地上踏着。聲音非常清晰。那是一對夫婦，住在我的隔壁，我始終沒有機會看見他們的面貌，可是我卻認識他們的聲音。他們每夜總在十二點到一點的中間步行歸來。常常低聲笑着談話。這應該是一對和睦的夫婦吧，而且應該屬於有閒階級的。在他們的生活中大概不會有那一切的騷擾吧。過去的悲劇跟他們有什麼相干呢？我有點妬忌他們。因為我想休息，我想安靜，我卻不能得到。我用手蒙着眼睛。我以為我可以不再看見過去的事了。然而在我眼前又現出了一幅圖畫。

那個美麗的少女悲戚地從獄窗裏望出來，兩隻手握著窗格子，她似乎倚窗沈思。這個沒落貴族的女兒，她在想什麼呢？她說過「我殺一個人以救十萬人，殺一個匪徒以救無辜的人。」那麼她為什麼又在悲戚地沈思呢？她應該看見在巴黎為馬拉的死而哭着的無數的平民吧，他們的數目至少也得超過十萬。她從修道院出來，是一個寂寞的孩子。盧騷的著作培養了她的心靈，她和馬拉一樣都是盧騷的信從者，都有一顆仁愛的心。她也讀着蒲魯塔克的英雄傳，她渴望一個與暴君作戰的英雄。她把M·布魯塔斯當作她的上帝。她的寂寞生活培養了她的熱情，她無處發洩，她只有把她的愛寄托在Dionysus上面。在苦難中的法國的命運吸引了她的整個心靈。她夢想着犧牲自己給法國帶來幸福。她的生活環境使她有機會和溫和的共和派吉隆特黨人接近。激烈派的馬拉正是貴族和吉隆特黨所憎恨的敵人，她從他們的口中聽到不少誣毀馬拉的謠言。人對她說馬拉曾經主張（在一七九〇和一七九一年中間）犧牲大

批貴族的頭顱以完成革命，她卻不知道馬拉非常仁慈，他比誰都更愛人民。吉隆特黨人宣傳馬拉過着奢侈生活，她不知道馬拉接連有九個月只喝清水吃麵包，留着錢來維持報紙，並且有三年整天不能休息。馬拉的影像折磨着她。她把他當成一個渴血嗜殺的惡魔，一切邪惡的根源，法國苦難的原因。在她那表面安靜的瘋狂中她只能夠看見、聽到、接觸到一個可怕的東西，那就是老虎眼蝦蟆嘴的侏儒馬拉。有一天她含着眼淚對她姑母說：「我哭，我為法國哭……只要馬拉活着的時候，誰還能夠安全地活下去呢？」所以她趕到巴黎，懷着匕首到馬拉家裏，她第一次見着馬拉，沒有談上十句話，就輕易的一擊殺死了他。

她被捕受審，她同情「馬拉寡婦」的痛苦，但她不承認自己是殺人的兇犯。四天後她在斷頭台上身殉她的愚蠢行爲。她死得勇敢，可是在心深處她應該存着疑惑，抱着悔恨。這個誤入迷途的小傻子，她沒有救治一個人，她反而使巴黎人民失去熱愛他們的良友，她沒有挽回吉隆特黨的命運，卻只促成那些人的敗亡。吉隆特黨的一個領袖批評哥代的行爲，說：「她毀了我們，」他這句話是很有理由的。有名的羅蘭夫人（吉隆特黨的一個重要領袖）後於哥代三個月零二十天上斷頭台，我想是哥代的匕首加速了她的死亡。

革命並沒有被哥代的匕首摧毀。民衆仍然在往前走。另一個巨大的力量顯露了。馬拉所留下的人民領袖的空位有一個人下了決心要來接替。他開始用堅定的脚步走向牠。他相信用專政來完成革命。他使用各種手段來掌握權力，用流血來維護革命。這就是號稱「正人君子」的羅伯斯比爾。他也是一個刻苦的工作者，他甚至不惜使用恐怖手段來拯救法國，而結果卻使自己在渴血的羣衆中間悲慘地死去。到了打倒羅伯斯比爾的熱月政變發生，反動派才得到了暫時的勝利了。但這樣的勝利一定不是夏洛蒂·哥代所夢想的那一種吧。「是不是，你說？」我幾乎要叫出聲來，因為我的眼光又落到那個在獄窗中沈思的少女的面顏上了。這是查理·路易·米勒的畫，一本「法國革命史」中的插圖，我剛巧攤開在案頭。在另一本書中還有保羅·波得利繪的一刺殺馬拉後的哥代：馬拉倒在浴盆裏，一隻手扶着倒下的椅子，哥代的帽子落在地上，她似乎要開門出去。還有一幅E·B·繪的哥代受刑圖。她正被劊子手牽上斷頭台。那個殘酷的人左手牽着繩子，右手指着斷頭機上的大刀。

刀光一亮！我彷彿聽見「卡查」一聲。於是鮮血四射。完了。什麼都完了。我無法抓回來哥代，向她問個明白。總之，大錯已成，歷史不能重寫，過去的已經過去了。

我嘆一口氣，闔上那兩本有插圖的書。我又感到疲倦，我想休息了。我預備站起來。我無意間低下頭。我瞥見紅布書面上的兩行金字：讓·保羅·馬拉。我想起了我剛纔還在讀的那本小說。我細看那小說作者的姓名：弗利

茲·列克——馬勒采文。我不知道他是個什麼樣的人。我就只讀過他的這一本書。這不是一本好的歷史小說。

列克——馬勒采文應該是一個羅漫帝克的熱情家吧。他似乎過於放縱他的想像力了。要是早生一百幾十年，他說不定又是一個亞當·魯克斯。他讓馬拉和哥代見面兩次，而且有過長篇真誠的談話。（事實上要是哥代和馬拉有過長談的話，她絕不會刺殺他的。）在馬拉被刺以後，他寫着：

「西蒙娜沒有來，她夏洛蒂單獨地和他刺殺的人在一塊兒。她用冷酷的眼光望着他說：『馬拉，這是你自己招來的。』」

「他喘叫說：『我招來的，並且……』」

「她驚愕地問：『並且？』」

「並且謝謝你。」

「謝謝我？」

「謝謝你。」這個感謝打擊了她，她的女性被喚醒了。匕首從她手中落下來，臉埋藏在她雙手中。在這陰暗的屋子裏只聽見垂死人的喉鳴和這女子的隱約的嗚咽。一隻手來抓她的胳膊——一隻用了最後氣力伸起來的手。

「你看，」馬拉輕輕地說，「你聽。我謝謝你。死，並沒有給我痛苦。並不像生活那樣痛苦。謝謝你……」

「馬拉，」她哭着說，「可憐的馬拉……」

「吻我，……」

「於是她俯下身子捧着那個可憐的仰垂的頭：『我吻你，我現在要吻去你額上的詛咒，我吻你，你這喪失了和平的人，我現在要把和平吻印在你頭上。我吻你，我現在要用這一吻求得你的寬恕，我吻你，就像上帝……』」

「上帝，」馬拉結結巴巴地說，他微笑了，他在這瀕死的狀態中變得非常年青了。『上帝……』這是個煩人的老問題……『馬拉，』她低聲說，『可憐的馬拉，現在告訴我……你到底要告訴我……你信不信上帝？』」

「馬拉微笑着結結巴巴地說：『這要看究竟……』」

「究竟？」

「究竟人在左邊或是右邊劃十字。」屋子裏非常靜。他最後的呼吸是輕微而平和的。

「她把他的頭捧了許久，吻着那靜寂的嘴，現在他那個帶譏諷的微笑也消失了。」

「她站起來，理好衣服，拉開了門門。」

「窗板上一個叩聲使她吃了一驚，她看見一隻小鴨坐在窗台上用嘴敲着玻璃。」
「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氣，走到窗前，她往下看，看見下面一羣人，他們過了一個悶熱的白天，現在在傍晚出來乘涼了——放工的工人，憔悴的婦女，襤褸的平民，還有囁囁私語的情侶。」「我……」她叫起來，「……你們下面的人……」

「人們仰起頭看。」

「我殺死了馬拉公民，」夏洛蒂大聲說。」

我不像是在抄譯德文小說，我在看一幕悲劇，我在做夢。我彷彿也聽見了那一句話：「我殺死了馬拉公民！」多驕傲的一句話，正像是哥代說的。可是西蒙娜到哪裡去了呢？她這個把一生奉獻給了馬拉的善良的女人。

屋子裏的確很靜。也有平和的低微的呼吸聲。但這是我的一歲零八個月的女孩在睡夢中吐氣的聲音。這屋子是我的屋子。我坐在書桌前翻開一堆「法國革命史」做夢。十三年前我也寫關於馬拉的小說。我也做過哥代捧着垂死的馬拉的臉狂吻的夢。不同的是我讓哥代「覺得她從沒有看見過比這更溫和，更仁愛，更美麗的臉。」我寫着：

「陰暗包圍過來。她的身子差不多全埋葬在陰暗裏，但她依舊直立着，像生根在地上一樣，這時候他忘記了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也忘記了在加恩聽來的種種關於馬拉的話。她只看見那對星一般的眼睛在閃耀。那一張似幻似真的臉在她眼前盪漾着，如像一輪明月反映在萬頃煙波的海上。突然一種異樣的感覺佔有了她，這感覺她從來不會有過。她的心胸敞開了。她恍然明白了一切。一個新的人格在她腦裏浮現出來。」

「馬拉萬歲！」「人民朋友萬歲！」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這叫聲，隱約地送進她的耳裏。聲音是那麽有力，使人不能抗拒。

「她不能自主地跪下去，捧了那還是溫暖的臉狂吻着。」

「她覺得他的手在動，在推她，過後有一個微弱的聲音在她的耳邊說：「孩子，你快走！免得給人抓住！……我是不要緊的……但是那共和國……那些飢餓人民……」

「他的手又落了下去，他的眼睛閉了，淚珠留在眼角。於是星光滅了。」

「馬拉！馬拉！」一陣悲痛抓住了哥代，她充滿了悔恨，絕望地捧着死人頭哭叫着。

於是門開了，西蒙娜慌張地拿了燭進來。」

這樣結束了哥代的悲劇。大錯鑄成，縱然她慷慨地死在斷頭台上，也不能為自己贖罪了。在這時候，她不能再

保持她那傲慢態度的。只有像亞當·魯克斯那樣的傻瓜，才會頌揚「她比布魯塔斯還偉大」。這個年青幻想家竟然愛上了哥代。他願意和她同死在斷頭台上。三個月他的目的達到了。他去斷頭台的時候，他快樂地叫着：「我現在到底要為夏洛蒂·哥代死了。」他也死得很勇敢。

在那個時代似乎人們常常把死看作淨化心靈的試鍊。每個人都願意為自己的理想獻出生命。誰都會勇敢地走上斷頭台。……

我背痛腰酸，真像經過了長途跋涉似的，我倦得厲害，為了明天的工作，我應該休息了。

我站起來仰着頭長地吐一口氣。我好像用了最後的力氣似地把堆在桌上的書全搬開了。我不願意讓那悲劇再來攪亂我的心。我需要着酣睡。

開明書店印行巴金先生著譯

長篇小說

- 滅亡 (革命三部曲之一) 定價二元四角
- 新生 (革命三部曲之二) 定價二元五角
- 愛情的三部曲 定價五元八角
- 霧 (愛情三部曲之一) 定價一元七角
- 雨 (愛情三部曲之二) 定價一元二角
- 電 (愛情三部曲之三) 定價二元三角
- 春天裏的秋天 定價一元四角
- 家 (激流之一) 定價五元三角
- 春 (激流之二) 定價五元五角
- 秋 (激流之三) 定價七元一角
- 火 (共三部) 第一部二元五角·第二部三元·第三部三元五角
- 死去的太陽 定價一元六角

短篇小說

- 巴金短篇小說集 (共三冊)
 - 第一冊五元五角·第二冊五元六角·第三冊五元
- 海行雜記 定價一元一角
- 旅途隨筆 定價一元八角
- 海底夢 定價一元四角
- 夢與醉 定價一元
- 懷念 定價一元
- 丹東之死 A·託爾斯泰著 定價一元五角
- 秋天裏的春天 尤利·巴基著 定價一元六角
- 我的自傳 克魯泡特金著 定價六元四角

生命冊上

唐 毅

我到上海，是一九二六年的春天，五卅的風暴已經過去，抵貨運動也成了尾聲，原先改用招牌，冒稱國產的英日貨，此刻又漸漸的恢復本來面目，連仁丹鬍子和太陽商標也都登了場。總之，不到半年工夫，大家又忘得乾乾淨淨。賸下些老實人，先前因為激於義憤，把英日貨的日用品成堆燒掉，這回自覺是上了大當，在那裏悔之不迭了。

不覺得上當，且還繼續保持着敵愾的，是一些年輕的學生。拉鐵摩教授說過，「學生運動是現代中國發展的潮汐表」。這句話很不差。由我看來，以此測量，簡直比調查報告之類還可靠。五月一到，租界上的情形緊張起來，連「三道頭」和特別巡捕也都佈了崗，有時還有手執長槍的印度騎隊，在熱鬧的馬路上往來巡邏，倘不是時間過了中世紀，那就一定會當作是吉訶德學校裏的高材生，學會了老師的一套，到這殖民地的上海，來和「風車」什麼決鬥的。

然而學生們也實在難應付。時代的力量使「風車」轉動着，硬加阻撓，這就難免被捲到半空，遠遠的拋擲出去，連脊梁骨也要折斷了。蒙底爾郊野的風車在吉訶德先生眼裏是巨人，新中國的學生運動呢？也是的。

我至今還記得很清楚：三十日那天，學生們爲了紀念慘案的週年，便到南京路一帶去演講，當時的情形也和現在的不兩樣：軍警佈防，如臨大敵，不過這回已經收起機關槍，卻以水龍頭代替，雖然掃射得淋漓盡致，只不敢像上年那樣的撒野；捉去學生，當時釋放，也沒有像今年那麼的要擔保。那時候，國民黨員是有的，然而被稱作「革匪」，生命財產不值錢，連做保人的資格都沒有。

我住在南京路，離慘案發生的地點不遠，雖然時隔一年，血跡早被洗去，然而羣衆依然擁到這地方。犧牲是一種美德，它牽住被壓迫者的心，使大家發生宗教的虔誠。他們湧過去，於是又一次被澆射，被捕捉了。自晨至暮，我爲此一直激動着。

我突然明白了先前化裝募捐的意義。

被捕釋放的學生裏，有一個屬於我們的學校，第二天，捕房送來名單，他就立刻被叫到校長室，開除了。據說校長的話很簡單：你既然反對英國人，就不必到英國人辦的學校裏來讀書。

自然，這理由是易於駁倒的：第一，學校由工部局主辦，用的是華人的稅款，雖然校長和多數的教員是英

國籍，卻不能就算英國人的學校；第二，即使在英國人辦的學校裏，也不妨反對英國人，不是連唐寧街的統治下，也有英籍的反對黨嗎？然而那位同學不申辯，他大概已經倦於所獲的教益，挾起書包，默默的走掉了。

我是這個學校裏的預科生。遠道就讀，爲的就是別人所不屑的「教益」。我雖然很愛我的父親，卻也不想爲他諱言，他的要我來此投考，頗有一點「齊士」的想頭，雖不爲服事公卿，卻望兒輩習洋務，由此得到一點謀生的技能。這個學校，一向以英語出名，畢業之後，還可介紹到工部局裏去任事，在洋場上，這是令人眼紅的職業。

不料首先碰到的卻是這一幕。

被除名的學生走後，學校裏風平浪靜，死水似的不起漣漪了。我悟到教育之可恥，又開始無聊起來，覺得距文明愈近，彷彿離人性愈遠，與其徬徨無地，不如退守故壘，從昔人裏去找尋朋友了。於是乎讀古書。

我所注意的是詩詞。一有閒錢，也常常去逛書攤。城隍廟是每星期必去的。買到幾本，便高興地抱回來，獨個兒研讀着，從晌午到黃昏，從黃昏到中夜，唧唧唔唔，一直沒有完。有時也學着做，從五言到七言，從絕句到律詩，爲了一字一韻，常至廢寢忘食；又因爲愛好王次回，惑於所謂「美人香草」的說法，偶成篇什，禮麗自喜，竟大抵是豔體詩。黎明暉小姐的「妹妹我愛你」雖然已經很風行，但我恥於同流，終以爲自己是有些寄

託的，到了「文無長短可言，道無是非之分」的場合，即使想急起直追，也已經來不及，不免辜負着捧場者的「熱心」了。

我就這樣的讀了做，做了讀，自秋經冬，居然積成一厚冊。第二年一開學，捧了出去，給一位素來稱譽我的老師看。他略略一翻，就把原詩還給我，還笑着說：

「你不要看得詩是這樣容易的！」

這真是一個大霹靂，連呼吸都給鎮住了。我於是把這冊不成樣的東西燒掉。又開始讀詩，也買書。從飽墨齋抱回一大堆南社詩文集，夜闌披讀，春寒未已，真有點青燈苦修的滋味。然而，也許是「書獸子未易爲也」吧，曾幾何時，我的興趣又漸漸改變，由於南社裏的幾位先生的倡導，從詩歌轉到掌故，留心起所謂野史來。這一轉變，使我有更多的角度來觀察學校，對洋老師們的措施，不免時懷貳心；卻更牽情於被開除的同學，默默地惦記着，崇拜着了。

我來自鄉村，英語的根底比較差，上課聽講，一開頭很吃力，第二年開始，總算有點習慣了，但也隨即成了英語課上的「鬧客」，「鬧客」一詞，義出naughty，即是成績過得去，卻又相當頑皮的意思。我們一星期共上五天課，兩天半是中文，兩天半是英文。上半星期我是好學生，循規蹈矩；星期三下午一到，洋老師在教室出現，我就不大能夠安分了。我承認自己是有些惡意的。一半由於野史的薰染，另一半呢，則是出於這一時

期的歷史的啓發。

我無法拒絕時代潮流的衝激。

當我們的學校裏還在用體罰，授四書，同時又教着一種專爲印度和中國的孩子們編訂的「英語讀本」時，北伐軍已經佔領上海了。我記不清那是星期幾，總之，是在勃朗夫人的文法課上，正演着語句的分析，做完二題，街上就傳來陣陣的槍聲，

「二十一號！」勃朗夫人叫。

這是我學號，我於是站起來，說道：

「夫人，您聽到街上的槍聲嗎？」

「聽到的。」她鎮靜地回答，「可是我要你分析第三題，先指出句中的動詞！」

她的嘴向黑板一嚮，黑板上寫的是：And who-soever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這是聖經上的句子，曾在什麼地方讀過的。我略一沉吟，就演講似的回答起來，用着不很純粹的英語。

「在我開始分析之前，」我說，「先得把這句話的意義弄清楚。這是靈魂受審時的規則：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現在，火湖就在眼前，可是我們的名字呢？題在生命冊上了嗎？」

也許是我的英語壞，不合文法；也許是這突然的申言使勃朗夫人吃驚，她張大眼睛，發楞地釘住我。

槍聲更緊密了。

校長先生恰在這時推進門來，他向勃朗夫人點點頭，然後面向大家：

「孩子們，」他說，「我們必須在十分鐘內把學校結束，這兒離車站太近，暴動在那邊進行，說不定會演成戰爭的。收拾起來，我備下大卡車，送你們路遠的回家。」

他說完做了個包書的手勢。

劈劈拍拍，一陣枱板響。我們收起書籍，還不到二分鐘，已經在操場上列隊，準備登車回家了。我因爲住的近，獨自個走回去。

已經是三月下旬了，天氣還沒有轉暖。我折入小巷，走在一條通向車站的路上。手裏捧着自己愛讀的詩集和野史。迎面來的，都是些攜帶箱籠，往南逃難的同胞，槍聲一響，大家就靠牆歇腳，躲避起來，直等聲音稍遠，才又快步疾走的竄出去。他們的樂土是在橋南的租界上。

往常擾攘着旅人的界路，此刻已完全靜寂了。遠望站內，可以看到黃色衣服的侏子，正在把雜物搬上車去。五省聯軍總司令還剩下半個江蘇，雖然李寶章的大刀隊很威武，可是殺了一陣，也只好「滾他媽的」逃走拉倒了。

我沒有碰到北伐軍。只在寶山路上，看見幾個便衣的工人，他們是帶着槍械的，但也不像預備和北兵去打仗。這實在使我很失望。車站的上空捲起塵頭，槍聲響

處，也時時冒些烽煙，可是誰都知道，這是撤退時必有的一手，用以掩護奸淫和擄掠的。時代是一個火湖，貯滿了熱情和罪惡，燃燒着。

這時，除了漸漸疎落下去的槍聲外，世界便顯得分外靜。

我感到無聊，預備返身回家，突然，三百碼外，一個黑影投向車站，彷彿離弦的箭，剛近鐵柵，就聽見拍的一下，倒下了。從倒下去的熟識的背影中，我認出這是我的同學，那個因紀念五卅而被開除的同學。

我的血沸騰了。

倏子們趕過來，工人也開始還擊，當我被迫離開這個危險區域時，還不時回過頭去，戀戀地看着仆在地上的屍體。

他姓顧，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在年齡上，他似乎長出我許多，然而他確是我的同學。半年來扣住我的心弦，引起我對於未來的憧憬。開除後我會打聽過他的消息，卻沒有結果。誰知再度碰到，他已橫陳在歷史的前面了。

壓迫是必須以反抗來結束的，從模糊的淚眼望出去，我的確瞧見一個火湖，在前後左右激盪。而生無所畏，將自己的姓名題在生命冊上，就我所知，他是最為勇敢的一個。

九月一日。

開明文學新刊散文六種

魯彥散文集

夏英編選
一元八角

知識份子生活在黑暗的環境裏，不甘腐化，又無力解脫，難免要感到寂寞。人在寂寞時便喜歡回顧過去，而對現實是一面反感，一面卻更加執着。魯彥的散文多半在這種心境之下寫成，可說是真實的生活記錄。

秦牧雜文

秦牧著
一元四角

作者所寫的雜文，運筆爽利潑辣，直刺人心，但是在狼毒中，依然存在着着熱愛和厚望，創作風格和魯迅先生相近似。這本小冊子是他的自選集。

寫在人生邊上

錢鍾書著
六角五分

如果人是一本大書，這十篇散文就是寫在人生邊上的。這些文章的題目像很平凡，但經作者寫了以後，就發出熠熠的光芒，鞭辟入微，含蓄着無限的機智。

看人集

盧焚著
定價一元

包含散文九篇：「舊事」，「鐵匠」，「秋」，「生命的燈」，「方其樂」，「故事集」，「同窗」，「鷓鴣」，「殘燭」。

江湖集

盧焚著
定價一元

收散文九篇。「病」，「死」，「河」，「程權先」，「虹廟行」，「山行雜記」是回憶同記事。「鼠」，「谷之夜」是記事同雜感。「行腳人」是散文體小說。

灌木集

李廣田著
二元四角

這是作者自選的散文集。題名「灌木」是他的謙德。他把大文章比做喬木，卻把自己的文章比做叢林的灌木。他說這些灌木「可以讓倦飛的小鳥暫時棲息」。

開明書店印行

儒者之澤深且遠

辛未艾

把陰曆改成陽曆，這是一種大方便；不過把聖賢偉人的生日，也原封不動的移到陽曆去，這卻是有點不足為訓的。例如孔子的生日原是陰曆八月廿七日，其時正當中秋之後，雖則依然還需要穿單衫，但多走幾步路，已經不會汗流浹背的了。現在不經過一番細密的折合推算，便一下子改做陽曆的同一時日，在氣候方面就無形的提前了半季。這半季，正是夏威未斂，秋老虎卻開始肆虐的時候，即使赤膊，也不免汗出如瀉的吧，倘使還要穿着厚厚的祭服，上香跪拜，獻爵，獻花，那末臉上縱使如何裝得道貌岸然，被混着塵污的汗水一渲染，也只有更顯得滑稽可笑了。

雖然現在的祭典，因為潮流所趨，比先前簡略得多：「紅氍毹」已經不用，只將雙手遙拱一下，就算成禮；厚重的祭服，也不再穿着，改成了「藍袍玄褂」……然而在這種九十幾度的天氣裏，就是這一點也已經夠人消受的了。否則為什麼這樣隆重的祭禮，連奏樂，獻香，恭讀祝文等等在內，前後只有「六分鐘」呢？

孔子不云乎？「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然則非其

生日而祭之，也要算是「諂」的了？

然而就祭祀而論祭祀，天越是熱，這就越是顯得祭祀者的誠意。不看別的，單看看祭祀者背上流着的汗，也就很使我們的孔夫子感激涕零了。

二

我們的立國，雖然已經有幾千年之久，但要找一個不論古今中外，都能一致得到崇敬的人物，除了孔子之外，恐怕是沒有第二人的。自己人底尊崇，熱烈到汗流浹背的程度，這還可以說是發自敝帚自珍的心理，一種偏愛而已。但異族人也來加以青眼，這就難能可貴了。

在歷史上，凡有異民族要跟我们這個漢族發生較密切的關係，或者統治着我們的時候，他們就特別崇奉我們的孔子：在金兵南犯之初，雖然曾經因為孔子說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這句話，一把火把孔廟燒了。然而這是由斷章取義而來的誤會，等到後來明白他宣揚的是怎麼一回事時，廟就趕緊修復了。以後的蒙古人，在燒殺之餘，也並不忘卻尊奉孔子，而且他們的皇上還做過我們的「儒教大宗師」。近年以來，馬克思牛克思的新學說雖然甚囂且塵上，但是

異族奪孔的風氣，還是日見其發揚：前有英國總督，率領地方官員，祝聖誕於香港；後有同文同種的卸任「友邦」，聘聖裔於曲阜，莫不焚香頂禮，竭誠致敬。

但所惜的是，這回盟邦特使，雖則今天北飛瀋陽，明天南巡臺灣，這回訪問要員，那回延見名流，幾乎什麼人都見到，什麼地方都飛到了，卻只不見他瞻謁孔廟，聘問聖裔。

然而仔細一想，這也無須憂得，現在一切還只開頭，等到大體上都有個頭緒之後，總會慢慢想到的。

三

但孔子雖然能夠一直在古今中外得到尊敬，不過有人以為，這是因為他死了，不再開口的緣故。在活着時候，他就到處遭受白眼，差一點兒被桓司馬殺死。現在假使再復活過來，也還是免不了這樣的命運的。

從前我也這樣想法，但現在我卻覺得，孔子的「不遇」並非因為他宣揚的教義，和君王之間有甚麼深刻的矛盾；即使有若干程度的不同，也只是屬於量上的。這多半倒是由於那時的君主目光如豆，不知道「儒者之澤深且遠」的奧妙，而急於貪圖近功，急於要在小圈子裏稱王圖霸。無論什麼方策，只要能立時三刻見效，就是好的；稍一顯得疙瘩，拖延，就要感到不耐煩。所以孔子在開初，君王們爲了要看一看他的葫蘆裏究竟藏的是什麼藥，還願意給他官做。後來看出他的藥必待十年百

年之後才能收效時，便不再請教他，由着他去栖栖皇皇的奔走了。

然而馬上得來的天下，決不能在馬上治之的。專憑武力稱王圖霸，固然能快意於一時，然而會幾何時，五霸七雄，化爲歷史陳迹；做到大一統的秦，也只有十五年的壽命，就不幸夭折了。後之帝皇，驚心慌目於這樣的事實，知道不能單憑武力殺掠燒埋，武力之外，還得做點別的什麼事，這時候便終於想起了孔子，於是急急的在火燒堆裏扒出五經的餘燼，雜串了一羣懂得儒學的遺老，緊起了用「紅綢」包裹的神位，實行「俎豆馨香，以蒸以享，來格來臨」了。

四

但春秋以來號稱是諸子百家並鳴的時代，爲什麼君王們偏偏記起孔子，偏偏只有孔子才能夠獲得「祀以太牢」，「來格來臨」的殊榮呢？當時和他勢均力敵的墨家，卻連一塊肉皮都享受不到，至於道家雖然在漢初魏晉，意外得到過青睞，但以後便漸漸給孔子之徒所壓倒了，只落得不是被儒者同化；便是退卻到清虛觀裏，靠煉丹術做法事苟延殘喘的命運。

這就是因爲儒者的教義和帝皇的慾望永遠血肉相連的緣故。儒者最高的理想，便是如何在幫助帝皇治國平天下中，貫徹他們的教義。他們明白，自己的力量有限，單靠一把刻竹簡的刀，決無法削平羣雄，臣服萬民

的；只有和帝皇結合在一起，這才能施展他們的抱負。於是他們行道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努力找一個合適的主子。倘沒有主子的蔭庇，他們便覺得四肢無力，骨節鬆懈，什麼都提不起勁來，飄飄盪盪如游魂似了。

這毛病，就是孔子也在所難免的。孟子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後來有人問孟子：「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孟子就直截的回答道：「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他們是把「失位」和「亡國」看得一樣的嚴重的。

所以當孟子游說齊國失敗，離開齊的國都，到達齊國邊邑「晝」時，他便覺得不勝其眷戀了，過了三天，這才出境。事後有人質問他：「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孟子答：「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

五

然而孔孟的不遇，也有一點要怪他們自己不達事務，泥古不化。他們是主張「法先王」的，開口堯舜，閉口周公，只提倡復古，不肯配合新潮流，作新的補充和修正，連齊桓晉文的事業都不屑提，這就很使一班短見的君王望而生畏，寧願「顧左右而言他」了。後之儒士，便力矯這種闕失，努力消除自己和君王之間的隔膜，使自己的教義亦步亦趨的配合着君王的事業，並且

多方面吸取別派的長處，容納在自己的教義裏；連和本身教義矛盾的東西，也都照單收錄，藉以表示它的無所不包，放之四海而皆準。

於是當主子要弑君犯上了，這就高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要奴役別人了，就宣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要殺戮異己了，就怒罵「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要防民之口了，就提倡，「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樣，假使萬一本國的主子垮臺，只有異族可以倚靠時，這就訴說，「夷夏原是一家，夷的祖先就是黃帝的第幾個兒子。沒有一個場合是找不到振振有辭的道統根據的。」

有着這樣面面俱到，適應萬變的理論，這就無怪乎儒家會得到古今中外，一切統治者一致的寵愛，而且在政治舞臺上佔着最牢固最悠久的地位——即使亡國，也不能動搖它了。

寓言的寓言

陀羅雪微支著 胡愈之譯 一元一角

寓言是真理的化裝，在有趣的故事後面，藏着嚴正的思想。本書作者借東方生活作題材，儘量諷刺俄國政治社會的情狀（但是讀者們都會明白，他所諷刺的不只是俄國的情狀），說出了別人所不敢說的話。他的作風是尖刻，深切，純樸，剛勁，印象非常強烈而又富於詩趣。本書選他的作品六篇：「寓言的寓言」，「喀立甫和女罪犯」，「赫三怎樣落下了他的褲子」，「雷打了屁裏」，「雨」，「紫的故事」。

行印店書明開

你 是 誰 ？

綠 原

你是誰，你從陰溝裏伸出手來？

你是誰，你把壓在你身上的棺材蓋子推開？

你是誰，你充滿着希望，同時又

絕望到寧願被暗殺掉？

你是誰，你讓靈魂沒有衣服

而長出鋼針似的毛髮？

你是誰，你從飢餓底槍膛

射出怯懦底子彈

而爆發了瘋狂底火光？

你是誰呵，你和我

從一個母親底衣胞裏出世？

在從卑污的生存到聖潔的死亡的攀登裏，

請容我給你以霹靂的詩。

2

不要再埋在痛苦底繭壳裏做一顆軟弱的蛹，

咬破你底牆壁，鑽出來——

出來飛翔！——即使

拍一拍翅膀之後，

連雲彩都沒有望你一眼

你就被暴風雨淋死！

爲了免得去自縊，

我們要大笑！鑽出來——

出來在斃殺的陽光裏

追求狂歡，我們要狂歡！

痛苦是一種危險的營養：

如果長久地咀嚼

這份傷心的茶點，

我們會增加精神的鈣質；

但是——

它也會使我們底骨頭

變成海綿呀！

我們需要痛苦！

我們更需要狂歡底運動呀！

3

然而——

爲什麼你老是皺着眉頭

咬傷了嘴唇呢？

爲什麼你只用啞巴底道德

來辯護你底憤怒呢？

爲什麼你讓底詛咒軟弱到

被覺得是一種新奇的祝福？

爲什麼你響到連耳邊的刀響都沒有聽見，

近視到連眼前的刀光都沒有看見？

爲什麼你旋轉在這血池肉林裏

幾千年了，還找不着一條出路？

不要以爲尸首

在無聲地腐爛，

不要以爲骨頭只能

做旁人底肥田粉，

不要以爲墳頭

每年只能開放一朵慘白的雛菊，

不要以爲這樣就使

你寒心！就使

你願意把人家底痰盂當飯盤！就使

你垂下頭來

想從死入底營盤

開小差！

（告訴你

你逃不開！）

那麼，落膽了嗎，

我底苦命的兄弟？

因此你只配流淚？

什麼叫死？

誰比我們更能解釋

死於我們何所有？

4

抬起頭來，看看五尺外——

被鎖鍊聯合起來的伴侶們呵，

在這爲螞蟻和蜜蜂所唾棄的人間，

我不能向死求饒，

當無論是誰底殺機來了。

被鞭屍的新亡人和

連在母胎裏就被踢壞的嬰兒

都是見證——

中國呵，你對我們是

一座晝夜不休停的屠宰坊，

徒手的人民是（而決不甘心是）

你底牲口！

中原在血污裏扭着頸子，

拚命地喊：「救命！」

而屠戶們捧笑地回答它

以油腔滑調的往生咒呀。

在這聽鈍刀宰割的地域，

金錢被法律的繩子串起來

像用骷髏湊成的念珠

掛在它底胸前，它呀

那個幽靈——

用一疊鈔票代替了日曆，

夢想着：有錢的，
就有明天！（？）

於是我們貧窮！
於是我們飢餓！
於是我們用各種方法
出賣我們底頭顱！

5

然而，親愛的人民，
甲不是乙底仇敵，
乙也不是丙底罪人呀，
我們底對頭是它，它呀
那個披麻帶孝的活無常！

天堂底地板就是
地獄底天花板，
它撕着我底頭髮做窠……

爲了打死它
我們要學習它底殘酷！
專門對它，和
它底種族！

來呀，
揭開我們底命運的盒子
讓希望飛出來，

讓我們更親愛地作戰，
讓奴隸詩人伊索

來校對他底寓言：
羚羊底角比
狼底爪子
要更壯，更大膽！

6

這是第幾次了，
我們發誓要
把生命蘸着血
捧給中毒的世界？
這一次，該有行動了，
這一次，該用血和汗液代替墨水和唾沫了，

這一次要把博愛暫時擲在流水裏
讓它漂走，
這一次要在青煙和灰燼中間
用火星

向中國的
枯萎的草原
播種了，

這一次
我們不但要
燃燒荊棘，
而且，要烤乾
潮濕的森林，

讓它們來繼續
我們底火光呵！

躊躇和失敗是在一起的！
忍受和被殺是同時的！
梳子和篦子和剃刀和斧頭是
跟着架在你頭上的，如果你願意等！

在今天

生與死相隔薄如紙，
每個人底靈魂和肉體
爲什麼不加起來
成爲一匹暴怒的機器呢？
當火焰的意志滑潤着

希望的輪片

唱出了歡樂的歌，
爲什麼不用痛苦做原料
來養育生命，從死亡滲透出來的生命，
熱烈的生命呢？
爲什麼只是向着失敗和死？
爲什麼不讓

榮耀歸於我們？

x

x

x

7

親愛的市民呵，
我底情急的詩

怕不會傳到你底手邊，
那麼但願你
從你底鄰居們底
無時無刻不是在捶着你底耳膜的呼喚裏
能聽出我底如此沈重的微意……

8

市民呵，你可會想到
你還有（而且應該有）

一個父親似的國家

在這擁擠的地球之上？

而今，這個國家

被人替他寫下賣身契

去調換一枚吧兒狗底勳章，

並且，讓你底黃色（中國人呵！）和

阿非利加底黑色和

印地安底棕色

溶化在一起了，

你知不知道？

你可會想到

兩個字——兩個

像你從前用它買過救國公債

而今被人送到外國去了的銀幣

一樣堅硬的字，

像你兩年前天天在它下面

慶幸自己底福氣的炸彈

一樣含藏着爆發性的字：
「自由！」

自由！自由！自由！
你自由嗎？你自由嗎，
當你在疲乏的夢中被特務底拍門聲所驚醒？
你自由嗎？你自由嗎，
當你只敢像鴛鳥似的把頭埋在沙裏讓人打屁股？
你自由嗎？你自由嗎，
當你底女兒在冷風中穿着一條褲子？
當你被裁員的消息駭病了？

9
親愛的同胞們——
每天從辦公室頭昏眼花拖出來的公務員呵，
不要認爲你底妻子兒女是
你底吸血蟲，不要恨他們！
（他們無罪！）
（他們應該活！）
你要洗個冷水臉，
再想一想：
是什麼把你弄得這樣無助？
再看怎麼辦！

10
主婦呵，當你輕輕地
用銅鑼敲着

空了三天的米罐子的時候，
不要埋怨你底可憐的丈夫吧；
要幫他搶回
從窗戶飛走的希望，
要使他決心活下去呀！
爲了你們底孩子，
爲了你自己，
爲了他是一個「人」，
不要讓他在街頭巷尾
被金錢牌的卡輪輾死，
不能逼他尋短見！
活下去呀，親愛的姊妹！
那怕就是淪爲乞丐
也要活下去呀！
組織乞丐底隊伍——
活下去！活得下去的！

11
抱着幾顆最後的種籽
跪在區公所底階前痛哭的
我底善良的表兄弟呵，
不要再迷戀你底田地了，
當它底雞蛋大的穀粒一點也不能是你底所有。
離開它吧，
讓它荒蕪！
到一羣和你一樣的人羣中間去
去吧，參加他們——

爲了轉頭來，再收回它！
爲了再讓你能夠

只用汗液，不用眼淚

去灌溉它！

去耕耘它！

12

希望有一座寧靜的花園的情人們呵，
不要再在趕脫公共汽車的時候

爲着失約而焦躁，

不要再以爲世界上只有你們兩位，

不要開玩笑——指着拉長面孔的苦主：

「這是一匹豬猡！」

要當心分離，

而且準備分離呀，

在今天，在你們底所在！

在眼淚的大河裏划船是羞恥的：

不要把羞恥當快樂。

在今天，在你們底所在，

我們要有

快樂底

新的內容和本質。

13

不懂事的少年呵，

不要以爲

火只

燃燒在黃河流域

因此子彈不會弄錯它底方向，

不要這樣想。

不要縱情地喝酒。

要站出來做一名二十世紀的俠客，

要服從大家底仇恨，

要爲衆人赴湯蹈火呀！

14

而職業的劊子手呵，

不要以爲判決文是

你底上司用紅筆勾過的。

要提防伏法者們底牙齒

會陰錯陽差地咬住你衣鞋帶！

傭兵呵，

不要以爲你開到了外國，

你不能放肆！

你是在中國的土地上放槍！

你所射殺的是

你底兄弟呀！

瘋狂到要殺死你底含冤的兄弟嗎？

x x x

15

這時候

濃霧裏有火災……

中國在無光的熱度裏，

斷氣，
或者
掙扎起來！

一切的窗戶
向大街開着，
只要一聲吶喊：
無數激怒的面孔
就會從屋子裏跳出來，
集合在一起——

集合起來，集合着
一切苦烟似的怨恨，
變成燒灼世界的光柱
冲向黑暗的天空，
不許梟鳥飛過！

我們有過白晝，
那白晝是虛偽的。

開明文學新刊
詩集兩種

· 烙印 ·
· 北望集 ·
· 滅克家著 ·
· 八角 ·
馬君玠著 二元六

本書收新詩二十六篇，文筆清新雋永，或寫現實社會的黑暗面，或寫人生永久性的真理，全書充滿了作者對苦難人民的同情和對真理的嚮往。作者討厭神祕派的詩，討厭刺去外表露出骷髏的詩，他想給新詩一個有力的生命。卷首有開一多先生序。這部詩集大部分是抗戰的記錄。作者寫淪陷後的北平，也寫廣大的後方。出現在他詩裏的有游擊隊，敵兵，漢奸，戰士，工人，和廣大的民衆。他想編羅全中國和全中國的人到他的詩集裏去。他的情思透入現實的深處，卻用平淡的語言表達出來。

開明書店

現在，巨人似的夜
敲着暴雨點似的大鼓
在中國的
充溢着尸首的荒野
演說起來了：
叫人起來
起來參加
幾秒鐘以後的戰鬥！

16

暴戾的苦海
用飢餓的指爪
撕裂着中國的堤岸，
中國呀，我底祖國
在苦海底怒沫底閃射裏
我們永遠記住

二頭髮的影子。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夜一時急寫成
——在帕米爾高原底潮溼的角落裏

暮

林淡秋

是廢曆九月的末尾了，江南的天氣還是那麼暖洋洋，暖洋洋得使人發悶，發躁，透不過氣，彷彿是四月的霉天。天空落着細雨，門外的簷水滴滴嗒嗒地永遠敲在一個地方，濺起幾乎看不見的小小的水花，單調而且淒清。剛過中午的天色陰暗得可怕，彷彿是朦朧的黃昏。屋子裏的一切都罩在森森的陰影中，噴吐着強烈的潮濕的霉氣，使人感覺到說不出的不舒服。飢餓的雞羣被禁閉在囚牢似的灶間裏，無可奈何地作徒勞的奔波，吵吵鬧鬧地擁到這裏，擁到那裏。在灶邊最陰暗，最不受人注目的一角，閃動着兩隻綠沈沈的貓眼睛，對着板桌上一罇剛結上一層薄衣的紅米稀粥，永遠不能滿足似的注視着，注視着。板桌右邊，靠着板壁，臨時搭起的板牀上，顫抖着一個年輕女人的聲音：

「媽，我沒有臉皮再賴在這裏了，我要回趙家莊去，哪怕討飯，哪怕母子活活餓死！」

他跟老母親並排坐在牀沿上，低頭沈臉，兩眼直瞪着自己的膝頭。膝頭上靠着她的五歲男孩子，孩子彷彿爲年輕媽媽的悲哀所感染了，但不像媽媽那麼悲哀，活躍在枯瘦的小臉上的，是一種無邪的頑皮。他抬起小頭，睜大眼睛，似懂非懂地瞧瞧媽媽，又瞧瞧媽媽的媽媽，彷彿要看出她們心裏的祕密。

媽媽的媽媽歎氣了。

「唉，珍，你又講痴話了。」

她拿起吊在大襟上的黏滿眼屎污垢的髒手帕，揩揩無日無夜流着淚水的爛眼睛，額上的皺紋很快堆在一起了，但立刻又鬆散開去，恢復了原狀，無數蟹腳似的伸展在乾巴巴的皮膚上。

「要是年成好呢，你回去幫人家燒燒洗洗也能過活，可是這種年頭……」

老媽媽的話消失在歎息中了，珍姑也跟着歎一口氣。媽媽的話是有道理的，她想起自己趙家莊的家來：兩間空蕩蕩的破屋，一個冷冰冰的灶，兩口冷冰冰的鑊。沒有一粒米，一滴油，一撮鹽。沒有一點倚靠，一絲幫助——除了前鄰後舍遠房近親的冷冰冰的臉，冷冰冰的眼睛，什麼也沒有！……

「這裏好歹是自己娘家，」老母親接着說。「哥哥好歹是同胞骨肉。家雖然寒，也不差你們母子兩口薄粥呀，

對不對？」

對是對的，可是珍姑默默流下眼淚來了。是的，這裏是他的娘家，她在這裏出生，在這裏長大，也爲這裏盡心盡力奮鬥過。這裏的屋子，屋子裏每一堵門，每一堵窗，每一堵板壁，甚至板壁上大大小小的蛀蟲孔，她都是熟悉的，熟悉得像自己父母兄弟一樣，都跟她有難捨難分的牽連，彷彿是同甘同苦的伙伴，彷彿是她自己的一部分。記得自己出嫁以前，爸爸還沒有過世，哥哥還沒有娶親，媽媽也沒有現在這樣衰老。不管熟年荒年，一家四口苦吃苦用，早晚商量，同心合力衝過一個個貧窮的難關。她那時簡直忘記自己是要出嫁的女孩子，彷彿這便是她唯一永久的家。曬場上一把穀，碾場上一撮米，門外一束稻草，一根柴枝，路邊一塊破布，一段火煤，她都要拾起來，獻給自己的家。爸爸沒有錢買早煙的時候，哥哥沒有錢買鞋面的時候，她立刻拿出大年夜父親給她的壓歲錢，一點不游移，一點不肉痛。出嫁的時候，聘金早給家裏用得精光了，連像樣的「出客衣」也沒有，她當面也沒有說一句話，只是一個子偷偷流眼淚。甚至在出嫁以後，她也無時無刻忘記了娘家，總是打聽媽媽的身體可好，哥哥的手頭可寬裕些，嫂嫂的肚子裏可有了孩子。她是對得住這個家的。可是現在她落難了，做了無依無靠的活寡婦，突然失掉父親的五歲孤兒的母親，到娘家來還沒住上一個月，便恨不得把她趕走，彷彿是客店，是路人，同胞骨肉的情誼在哪裏呢？

「不是我多心呀，媽，」他揩着眼淚說。「你看哥哥這幾天臉孔！我眼上眼下看得明白，連小才『舅舅舅舅』的叫他，他也懶得應一聲哩。即使天天吃金羹玉飯，我也……」

「你不能責怪哥哥呀，」母親切斷女兒的話，替兒子辯護了。「你不曉得他自己心事多重！那筆『壯丁錢』——唉，他此刻大概又到保長家裏去了。……再說，即使對你對小才有不到之處，也不是厚土的本心，都是……」她煞住話頭，乾咳起來，抬頭看看門外，遠尖起耳朵聽着，直到一個不相干的女人的木底鞋吉吉篤篤從門外石板路上響過去了，才接下去說：「都是那『醜貨』挑撥壞了的，那眠牀頭鬼……」

提起「醜貨」，提起「眠牀頭鬼」，珍姑長長的睫毛顯得更長了，臉上也變了色，彷彿聽到七世仇人的名字。哥哥高大的影子從她腦子裏躲開去了，又矮又瘦的嫂嫂補充了他的位子：黃頭髮，老鼠眼，哭喪臉，千補萬納的衣褲。有話當面不說，只是打雞罵狗。背後呢，話可多了，舌頭永遠嚼不爛，白天，在鄰舍面前；夜裏，在哥哥耳朵跟。

「有了這眠牀頭鬼，家裏還想太平嗎？」母親又歎了口氣，爛眼睛眯呀眯的。「不要說你們，連我，她也覺得

礙眼呢，頂好嚙上嚙下，嚙親嚙戚。這樣的格局呀，你看她會不會有好結果！」

「他想自己命好得很哩，專門講別人壞話，」想起昨天鄰人傳給她的一番話，珍姑嘴唇都氣烏青了。「你還不曉得她又對別人講我什麼啦。……」

他說珍姑額骨高，眉毛濃，要尅夫的。她說小才爸爸一輩子不會回來了，哪有抽了抽去的回家來的？即使運氣好，給放回來，遲早也要給珍姑尅掉，他說珍姑頂少要嫁三個丈夫。……

「你當他放屁好了。」母親嘴上這麼說，但看她臉色，聽她聲音，可以斷定她自己也未完全當她放屁，正如聽到烏鴉叫的鄉下人，嘴上雖說「上青天，下白地，烏鴉嘴巴專放屁，」但心上到底有些重甸甸的，彷彿預感到什麼大災難就要到來。爲了這個緣故，老太婆不自覺地吁一口氣，而且很久沒有說話。

至於珍姑，胸頭更覺得沈重了，不但因爲聽了嫂嫂「放屁」，而且因爲聽了嫂嫂「放屁」之後她自己的惡夢。只要想想昨夜這個夢，就夠使她背脊發冷啦。

她夢見小才的爸爸，她的丈夫，突然出現在她們母子面前，還是那件海蜆頭一樣，補到不能再補的破夾襖，還是那條剛從鏡上當舖裏贖出來的半新藍洋布褲，還是那雙粗布包邊的舊蒲鞋，還是那桿用連根拔起的小毛竹做成的潮煙筒——一切都跟他離開家裏時候一樣，可是人的臉相變得很利害了，幾乎認不得了，歪嘴歪臉，眉毛直聳，七孔流紅……一副多可怕的兇相！不過聲音還是原來的聲音，緩慢而沈重，隔着板壁也能聽出是誰的聲音：「小才娘，我完了，一輩子不會回來了！」於是默默看了一會，突然上前一步，抱住小才大哭起來，哭聲驚醒了珍姑……

「媽，莫非我真的命該如此？莫非小才爸真的……」

珍姑的話給兒子的突然舉動切斷了，他舉起小手指點着她們左邊的板桌，哇哇地叫起來：

「貓，貓啦，媽媽！」

母女倆回頭一看，這才聽見輕輕的咄咄的聲音，「呀」的叫了一聲，一同趕了過去……

半樽結着一層薄衣的紅米稀粥給貓吃掉一大半了！

「剛才怎麼沒有聽見呢？死貓！」

「死貓」早已溜走了，依舊躲在原來的暗角裏妙妙地叫，綠沈沈的眼睛儘對她們瞧。珍姑順手抓了一根棒趕過去，它又一溜煙逃走了，棒頭落在堅硬的磚頭上，咄的一聲，碎了。

「哈，」一聲冷笑，比哭還難聽的笑啦。「又不曉得要聽多少瘋話呀，媽！」

媽沒有答腔，儘在乾咳。像遭了搶劫的守財奴檢查着剩下来的財物一樣，她低頭蹙額，在粥樽裏看了又看，看了又看……

雨更大，天更暗，真的黃昏快到了，鄰家的鍋灶上發出了響聲，是燒夜飯的時候。

「醜貨」回來了。她好像什麼都知道了，氣虎虎地走進來，不看別人一眼，也不說一句話。婆婆告訴她剛才發生的事，她彷彿沒有聽見，一陣風似的掃到板桌跟前，捧起粥樽一看，被人割了一塊肉似的叫起來……

「唉，快吃光了！」嘭的一聲放回桌上，她接着說：「夜飯吃什麼呢？不曉得前世欠你多少債呀，死貓！」話語是正常的，但聲音卻不平常，再加上她進門時氣虎虎的神氣，再加上那「嘭」的一聲，在婆婆和姑姑看來，聽來，簡直比公然辱罵還難受。一股熱氣沖上喉頭，珍姑約束不住自己的舌頭了：

「我不要吃夜飯，媽。我肚子飽得很！」

媽沒有作聲，只給她同情的一瞥。

可是不爭氣的兒子卻發急了，頓着腳，歪着頭，用帶哭的聲音叫：

「我要吃啦，媽媽。我肚子餓！」

嘯！一個耳光。

「你叫什麼啦，餓死鬼！」

「餓死鬼」哭起來了。

正在灶前灶後忙碌着的嫂嫂立刻起了反應，一脚踢開圍在面前咕咕略略的雞羣，踢得它們滿屋子亂飛，角落裏一堆灰飛揚起來，掛在板壁上的空籃子在地上亂滾。

「吵什麼，死瘟雞！」厚土嫂咬牙切齒地說。「要我割肉給你吃嗎？」

婆婆朝媳婦盯了一眼，嘴唇抖起來了，但沒有抖出一句話來，只是無聲無息嚥一口氣。她拾起籃子掛在原來的地方。她但願姑嫂倆掀起來的風浪不要擴大，就此平靜下去。

可是媳婦的兩隻手卻突然增加了重量，彷彿變成了兩個鐵鎚。不管灶上，桌上，欄板上，盤櫃裏，凡是她的手接觸到的東西，都憤憤地暴跳暴叫起來，噼噼嘖嘖，玎玎噹噹，彷彿在提抗議，發警告：再這樣對付我們，我們都要碎了！

「嚇，看這『醜貨』！」珍姑在肚子裏罵。

她覺得全身的血都漸漸集中到臉上來了，兩頰像火燒一樣發燙，牙齒也打起架來了。孩子的哭聲又在她的怒火上添了滾油，她覺得自己要爆炸了！老鷹撲小雞似的，她猛然撲過去，一把抓住孩子，拉過來按在自己膝頭上，拚死命扭他屁股，扭得小嘴巴發瘋似的尖叫。於是憤憤地把他往地上一擱，她自己倒倒在牀上了，而且噎噎呢呢哭泣起來，哭得比孩子更傷心。

「我走，明……明天就走！」她斷續地說。

老母親再也忍不住了。

「哭什麼？走哪裏去？」她粗聲粗氣地說。「這裏是娘家，吃的是自己哥哥的飯！」

可是女兒哭得更利害了。

不知道是回答姑姑的哭聲呢，還是抗議婆婆的氣話，坐在灶前棧上燒火的厚土嫂也發出模糊然而沈重的嗷嗷聲，像責罵，又像咒詛，也像發牢騷！而火又碰擊灶孔的聲音，甚至折斷乾柴的聲音，也更加響亮，更加刺耳了。

「你又噉咕什麼呢？」老太婆這一回是對媳婦說。「做人不要太過份啦。你，你……」

層層積壓在她胸頭的千言萬語，頓時蠢動起來，爭先恐後地要跳出她的嘴巴，結果反把她的喉嚨塞住了，一句也跳不出來。只有兩隻爛眼睛對着媳婦狠命睜着，睜着。

「我怎樣呢？」對方也正面接了口，嘴唇皮抖呀抖的。「我礙你們眼嗎？我到底碰到你們什麼啦！」

照往常的習慣，對於婆婆，厚土嫂向來很有分寸，當面決不會隨便回嘴。即使婆婆說得更利害些，她也得忍耐，至多不過在肚子裏咕嚕一陣，或向雞狗之類發點脾氣，直到夜裏睡覺的時候，才對丈夫痛痛快快發一頓牢騷。可是現在，她不同了，無論如何忍耐不住了。不但因為她剛才躲在隔壁鄰家聽到了婆婆姑姑「醜貨」長，「醜貨」短的全部談話，早就氣脹了肚子，而且因為晚上也不能向丈夫發牢騷了。爲了那「壯了錢」，爲了保長的一再警告，丈夫幾天晚上睡不着覺，眼瞳漸漸陷進去了，臉孔消瘦了，飯食減少了，脾氣變得更壞了，而她就成爲丈夫的出氣洞。開口就罵，動手就打，彷彿丈夫也像婆婆姑姑一樣，把她看作一切苦難的根源似的。她也是人，她受夠了！

「是呀，做人不要太過份了！」她接着說。「說不定這份人家就要拆散了呢，還作什麼風浪！」

「好得很啦，我講一句，你回十句！」婆婆氣得渾身發抖了。「拆散就拆散，我這把年紀了，有什麼捨不得呀！」

「媽喲，不要再說了。」珍姑從牀上站起來，用衣袖揩揩淚水模糊的臉，又拉拉媽的衣角。「都是我和小才好，厚着臉皮賴在這裏吃白飯，累得人家要拆散了哩。」

「她恨不得把你們趕走啦，」媽還是說下去。「你們偏不要走，偏不要走，要散大家散！」

「你們把我除滅了吧，除滅了吧！」那一個也從灶前棧上霍的站起來。

衝突越來越擴大了。你一刀，我一槍，各不讓步。大家都挖空心思找尋最惡毒的話語，來擊傷對方的痛處。拍手，頓腳，譏笑，咒罵，滿屋子鬧得雞犬不寧，把前鄰後舍的男女老小都吸引來了。在衆人的勸解和歎息聲中，老太婆突然射出最後一排子彈：

「你管別人顛骨高不高做什麼？你不想想自己，個個小人養不活七天！」

唉，個個小人養不活七天，個個小人都「七日風」死了，這正是厚土嫂心上最痛處，現在被婆婆打中了！她的臉和嘴唇立刻失去了所有的血色，變得紙灰一樣慘白了。她拍桌打棧，暴跳暴叫，眼淚鼻涕混成了一片，到後來索性倒在地上打起滾來……

「看這潑婦！看這潑婦啦！」老太婆好像對大家說，又好像對自己說，「叫厚土回來，叫厚土回來！」可是厚土自動回來了。

有誰看見過受了槍傷的野豬嗎？那樣子是夠可怕的，任何大膽的獵手都要避開它。它會不顧一切地向你直衝過來，用長長的嘴巴把你一挑，挑到半空，你跌下來直僵僵躺在地上時，它又用牙齒咬碎你血淋淋的屍體。直到性子發足了，它才漸漸安靜下來，舐着自己傷口上的鮮血，在死之前，也許還要流眼淚。現在的厚土正是這樣的野豬呀，他是被保長的獵槍打傷了的，那斬釘截鐵的幾句話，便是從肉做的槍口發射出來的最後一排子彈：

「沒有別的話了。鄉長老早說過：有錢出錢，沒錢出人，公事公辦，不管你單丁雙丁！」

現在，這受傷的野豬奔到自己的家門口了，屋子裏的活劇映進他的眼裏，耳裏，正如一把把的鹽擦在他的傷口上。他摘下滴着水珠的笠帽往角落一丟，充血的眼睛閃電似的順着哭聲在暗洞洞的灶間裏搜索，立刻搜索到他的目的物了。別人還來不及伸手拉他，他像一根箭一樣射過去了……

厚土嫂遭了天雷的轟擊了，眼前一陣黑，呼吸停止了，只聽見自己耳朵嗡嗡地響。彷彿有一座大山突然向她壓下來，壓得她喘不過氣，喊不出聲音；又彷彿千軍萬馬在她身上踐踏，踏得她痛的感覺都沒有了。直到大家七脚八

手把丈夫拉開，把她抬到鄰人家裏去的時候，她才慢慢恢復了意識，恢復了感覺，喚回了眼淚，從血淋淋的牙齒縫裏逼出撕裂人心的尖叫來：

「老……老天啦，我活……活夠了！」

但丈夫的性子還沒有發夠，寬闊的胸脯，拉風箱似的呼呼響，兩排緊緊咬在一起的黃牙齒在暗光中發抖。看看搓着兩手，無可奈何的母親，眼淚汪汪的妹妹，狠命抓住妹妹衣角，嚇得喪魂落魄了的外甥兒，厚土的拳頭捏緊又放鬆，放鬆又捏緊。他覺得屋子裏一切東西都變成自己的敵人，都在笑他，刺他，氣他，逼得他把剩餘的憤怒發洩在它們的身上。在短短幾分鐘裏，罇頭、盃蓋、茶壺……紛紛從灶上桌上滾下來，乒乒乓乓一陣響，都四分五裂躺在地上一動不動了。

「啊喲，厚土，你瘋了……」老太婆快要哭出來了。

人們又七手八腳把他拉出去了，而他，也像發足了性子的野豬一樣，開始感到自己的軟弱了。伸出發焦的舌頭舐舐發焦的上嘴唇，他覺得兩眼一陣熱，不由得吊下幾顆淚珠。

觀眾紛紛散開去了，留給悲劇的舞台的是一片死寂，一片劫後的淒涼。看看媽媽，看看孩子，看看滿地的碎片，早就流乾了眼淚的珍姑忽又哭泣起來。

「媽，我走，馬上走！」

打開一方藍布包袱，準備收拾零碎東西，可是給母親顫抖的手阻住了。

「明天。明天不管晴天落雨，媽決不留你。」

母親的聲音帶着眼淚，珍姑木頭似的呆住了。轉過身來，抬起紅腫的眼睛，看看門外的天空，雨更大了，沈沈的黑影壓向大地，夜幕開始張起來了。透過模糊的雨網，越過遠遠的罩着白霧的山頭，她彷彿看到趙家莊自己的家了：兩間空蕩蕩的破屋，一個冷冰冰的灶，兩口冷冰冰的鑊，前鄰後舍許多冷冰冰的臉和眼睛，還有呀，還有那離家不到半里路，又大又深，也是冷冰冰的公共水井……

母女

靳以

荷英從春日的慵睡中醒來，兀自不勝倦困地懶在沙發裏，掠一掠使她前額發癢的短髮，打了半個呵欠，那半個留住了，關在身體裏像無數小蟲在血管裏爬，使她那大張着的眼又半閉起來，睜縫着凝望從玻璃窗裏透進來依然惹人愛的陽光。窗外是一叢綠竹和幾株桃花，兩隻經冬的蒼蠅正自嗡嗡地飛，想飛到外邊去。不提防，被那無形的阻攔擋住了，幾次三番地撞着，跌下來，又飛，又撞，終於是不耐煩地鼓着翅膀在那光滑的玻璃面上爬，爬來爬去也出不去。

「傻瓜！」她低低地叫着，「看不見還有一層玻璃麼？」

她多情地喃喃着，過後又一個人多情地想：

——撞死纔冤枉呢！一冬凍不死，春天來了，忍不住，撞死了，那不是倒了天大的霉！

——如果我是它的話，那我纔不那麼傻呢？衝什麼，還不都是一樣，只要能活下去。我現在是隨遇而安，人活着不過是那麼回事！理想，希望，到頭來都是一場空！還不如先爲自己打算——

她正自想着的時候，忽然她的耳邊彷彿聽到又熟又遠的聲音喚着：

「荷英！荷英！」

她大張開眼，什麼都沒有看到，她記起來門在沙發背後，趕緊坐起身，從沙發背上望過去，望見一個模糊的身影，她正揉眼睛，想仔細細望一下的時候，突然她就被來人抱住了，像雷似地響着的是：

「荷英，我的兒呀！」

「媽，媽，……」

她直覺地應着，她緊緊抱了來人，可是她還什麼都沒有看清。就是這樣過了些時，到她們都感覺到沙發背在她們的中間多麼不方便，纔鬆了手，那個叫做媽的人，一轉身，和她坐在沙發上了。

「你大了，你大了，……」

媽媽不斷地說着，好像此外她什麼都說不出來。

說：

「我正在想您呢，勝利了好幾個月，該來了，您就來了。您再要是不來，我就要回家去看您。媽，小黑還活着麼？」

「小黑？——」

「您可不知道我多麼想它，我走的時候它不還一直把我送出胡同口？我還常夢見它。十年了，一條狗怕活不了十年，我的那兩株石榴樹呢？」

「石榴樹？——」

「是的，您不記得那一年我趕隆福寺買來的，您說我買的不好，是插枝，我說好，到了秋天結的石榴又大又甜，——不過只結一個。」

「噢，我記起來了，那兩棵石榴樹自從你走了之後，過一個冬就死了。怕是不小心凍死的。我當時還說呢，『小荷走了，樹也死了，怕不她在外邊有什麼不好？』後來，我知道，你倒挺好，日子過得不錯。」

「不錯，」荷英立刻把嘴嚙起來，「我還不是時常想家？想您？我還想那棵老棗樹。一到秋天吃棗的時候，我就更想家裏的棗，又甜，又脆；這裏的棗是什麼，木頭做的，放在嘴裏，一嘴的木屑子。媽，您怎麼不給我帶點乾棗來，讓我解解饑！」

「你當我從家裏來麼？」

她一翻身又坐起來。

「那麼您從哪兒來？」

「我是從山裏來的。」

媽媽一把又抓住她，仍然要她躺在她的膝上，輕輕地撫着她的頭髮。她又倔強地挺起來，充滿了驚奇地問：

「您什麼時候到山裏去的？」

「你們都走了的時候，我也走了。」

「您爲什麼要走呢？」

「我一無牽挂，難道你要我在敵人的手下討生活麼？難道我要你們牽挂我麼？」

「在那邊我怎麼沒有看見你呢？」

「我去了的時候，你纔走。」

「那您爲什麼不告訴我一聲？」

荷英自自然然地又把小嘴撇起來。

「我還告訴你做什麼？你是能知道我來趕回來，還是要我趕你去呢？反正我想勝利之後我們總見得着，何況那時你兄弟也在，還有許多好弟兄。」

「我的兄弟，我知道，媽——」

「先不說他吧，我們有的是時候談天呢，八年不見了，讓我好好看看你。」

「我真是老了。」

「你老了，我怎麼算？」

「媽，我當然不能在您面前說老，可是您看，我的眼角這裏不都是皺紋？」

「皺紋多了，新皺紋就把舊皺紋填滿，你看我，孩子，怎麼樣？」

「怪不得方纔我一眼不敢認您，您反倒年青了，胖了。」

「用不着爲自己的事犯愁，自然就胖了。你還是老樣子，天生來的，美也好，醜也好，全沒有什麼大關係。可是爲什麼把頭髮搞成這樣子？怪盤扭的，好像心都打着圈。我尤其不愛看紅指甲，一副醜相！媽媽在這幾點上還是一個老頑固！」

「我也不喜歡，不過沒有法子呵！人家都是這樣子，我怎麼好特別？真要是一點不隨和，別人還可以說你有問題。」

「算了吧，那有這麼混蛋的人！這都是小節，我也不說了，你還是我親生的女兒，我自然愛你的。」

媽媽用手輕輕地撫着她的面頰，想低下頭去吻她的，只是把嘴貼一下她的臉又抬起來，忽然像記起什麼大事來問着她：

「你的『先生』呢？」

「他走了。」

「走到哪兒去？」

「他和我離了，把這個家給我，自己走開了。」

「那也好，那也好，現在你又體味到『自由』這兩個字的意義了，要不是他，我看你也不會回來的。」

「可不是，媽，您早看到了，是不是，您不知道這許多年來我——」

「不要抱怨，不要抱怨，好孩子，抱怨是弱者。路都是自己走的，命運也是自己安排的，能改變，就又有了一番重新做人的機會，我還不知道呢，我早該來了，你總是我的孩子，我還得帶你走路。」

「走哪兒去？回家麼？」

「家，家在哪兒？想不到你比媽媽還戀家。」

「可不是，媽，這些年在外邊罪都受夠了，得回家休息休息。您看我這幾年多麼瘦呵，都是營養不好，心境又不快活，我真厭了，對於現在的生活我真厭了，有時候我想大哭一場，我知道沒有人能了解我的心，我只想哭個痛快！」

「現在也不是哭泣的時候！」

「不哭怎麼辦呢？這些年的日子我一點也不快樂，可說，媽，您這是怎麼回事？」

荷英忽然望到她手腕上的疤痕，詫異地叫起來。

「這個麼？這是我的一對手鐲。用世界上所有的錢買不到的一對手鐲。——起來，把房子收拾一下，你也得給我點什麼喫。」

「您還沒有喫東西？」

「我下了車就奔你這兒來了。」

「我的好媽媽！」

她們同時站起來，拉拉自己的衣服。媽媽穿的是灰軍服，女兒天藍色短袖的夾袍，滿身都是縐。

「還是這樣子，衣服總穿不舒服。」

媽媽替她拉了兩下，她突然抱住媽媽的頸子，幾年來她沒有這種感覺，突然間她的眼睛有點濕潤。

「你還是這樣孩子氣！」

媽媽一半愛憐一半故意地說，她卻乘機吻了一下母親的頸子。

「媽，我還忘記問您，您怎麼來的？」

「不是勝利了麼？沒有仗打了麼，大家不都可以回家來看看親的熱的麼？」

「您可不知道就因為我從那邊來，這些年有多少麻煩。」

「別人麻煩你也算瞎了眼！」

「哼，那可別說，他們一直認爲我問題大得很！」

「我也認爲你問題大得很！回頭再說吧，還是先解決我喫飯的大問題吧。」

「那，那我們得到外邊去。」

「家裏沒有喫的？」

「我們沒有開火，一向包在外邊——」

「我不願意出去，隨便你給我找點什麼。」

「那麼我托人給您喚一碗麵來吧。」

「那就成了，一碗麵，那真好極了！」

「唉，媽媽，您這幾年過的是什麼日子呵！」

爲了表示她的同情，她又美麗地皺起眉頭，好像憐恤一個小孩子似的。

「苦得很，也快樂得很。」

「媽，我現在不相信這句話了，要是苦，就快樂不成。」

「我想不到你——」

「我也想不到媽——」

「我這隻母雞還不是被你們那些雞雛教訓出來的，沒有想到有的死在我的前面，有的變成你這樣子。」她說着，微微傷感地搖搖頭，「我一定要改變你，我不相信——」

「媽，您別急，我先給您去喊麵。」

荷英好像故意要按住她的話頭，三步併兩步跑到外邊去，她就乘這機會看一眼這凌亂的房屋。沒有一件東西放在應該放的地方，忽然她又記起點什麼，等到她回來的時候就急急地問：

「不是你們有了一個小孩子？」

「死了，」她一點也不在意地說着，「要不我們還吵不到離婚呢！」

「你比我還捨得開。」

「有什麼法子，醫生下錯了藥，五片奎甯一喫，兩天就完了。」

荷英聳聳肩膀，好像說着別人的事一樣。

「你兄弟死的時候，我雖說看得開，也沒有像你這樣子，——尤其是這一陣，勝利了，人們都回家了，永兒卻永遠也不回來了。」

媽媽說着，鼻子一酸，趕緊用手絹蓋住臉，從沒有蓋住的地方，顯然地看到淌下來的淚。

「媽，不要難過，還有我——」

「我是不難過，」媽媽突然放下手絹，眼淚已經擦乾了，「我死了一個兒子，來了許多兒女。你不知道，他們都管我叫媽媽。」

「怪不得媽媽不想我了！」

「我想你有什麼用，你又不和我走一條路。你看你兄弟，到死的時候還給我好影響，他告訴我，『凡是參加戰鬥的都是父母的愛兒，他們也受傷了，躺在醫院裏，沒有父母來照應。我還是幸福的，有媽媽守在一旁。我的傷又不重，過兩天自然會好的；萬一不好，那也算不得什麼，媽媽還有那麼多的兒女要照應。』我聽了他的話，轉眼一看，那房裏果然躺了那麼多，每個人都有一副堅信的目光，每個人都用羨慕的樣子望着我們，我立刻站起來巡行一周，凡是能伸手的都摸摸我，不能的就用熱情的眼睛望着我，就是那呻吟着的，看到我也勉強在他們的嘴上掛着微笑。他們都是中國的好兒女，沒有辜負活到世上的使命，為他人而忘了自己。那時我就立定主意不和他們分離，在這一面我有更大的用處。那次我滿意地離開病院，隔天再去的時候，你兄弟的牀位上就換了別人。我不用問，他們也不必告訴我，於是我噙着眼淚，踏上了你弟弟指示給我的道路，我就走了這麼多年，我有無數的好兒女。」

「我也替媽媽高興。」

「路還不是人走的，怕什麼，我什麼都不怕，就說我這一對手鐲吧——」

「明明是傷疤，媽媽怎麼說是手鐲？」

荷英歪着頭，不服氣地問。

「我就管它叫手鐲，它是我一生的無價之寶，就是那一年河北大掃蕩，我恰巧在那邊——」

「您在那邊做什麼？」

他顯得十分詫異地皺着眉頭問。

「我就是做『媽媽』呀，我又不曾打仗，又不曾辦事，這些年我只做『媽媽』！」

「您倒沒有做我的媽媽！」

「我不是趕來了麼，我是成心來收回你這個女兒，不知道您——」她說着，咽住了話頭，又接上她的故事：

「一個沒有來得及撤退，敵人蓋過來了——」

「是日本人？」

「傷心的是，中國人，可是和日本人走同樣的路。我們一共是二十五個，當時打死兩個，二十三個一連串地綁起來了。不是用繩子，是鉛絲，簡直陷在肉裏。」

「媽，您不怕麼？」

「說也怪，我倒一點也不怕，我猜得出準死無疑，想到我這一把子年紀，死也甘心；可是看到他們那二十二個年青人，我心裏難過得很。他們還故意笑着，好像看到我的眼圈紅了，給我勇氣。就是在我們那臨時病院前面，我們站在空場子上。我是倒數第二個，最後一個是女孩子。槍還在響，戰鬥並沒有停止，我猜想我們的命運立刻就要判定了。果然唳唳一聲，那邊的頭一個，半個頭被砍下來了。我的眼一黑，趕緊又支住自己，生怕把別人給拉倒，可是我的眼睛什麼也看不見，只聽見唳唳唳的聲音在響——」

「我的媽——」

荷英膽小地抱住她的身子，還有一點抖索，媽媽笑着說：

「這算什麼，我自己親身經過都算不得什麼，如果他們的手法快，或是我們的人脚步慢，世上早就沒有我這個老婆子了！——」

「我還忘記告訴您，館子封了灶，他們正挑開火給您做。」

「好，讓我說完也好。當時我也不知道誰把我扶起來，剪斷手上的鉛絲。我定了定神纔看到是我們自己人。我們只剩下三個，前面一個男的，後邊一個女的，還有我，我看到我的兩腕血水淋漓，勉強爬上馬背，回到安全地帶。後來那一雙男女成一對好夫妻，我就平白檢來一副好手鐲。」

「媽媽是不平凡的，媽媽的手鐲也是不平凡的！」

荷英熱情地吻着媽媽的手腕，眼裏含着兩泡淚水，然後像自語似地說：

「我們總算對得起這次抗戰，我的兄弟，我的媽媽，可惜我——」

「你有什麼可惜，」媽媽抽出荷英嘴唇下的雙手，「沒有什麼惋惜的，永遠總趕得上，你跟我走，對於人民，我們還有更大的使命。」

「可惜，可惜——」

荷英一直重複着這兩個字，好像有千言萬語都頂不出這個帽子似的。末了是一聲長長的歎息。

「年青人，有什麼可歎息的，大難過去了，小苦算什麼？你看我這麼大年紀還不停不歇地向前趕，只有在我的眼，看到苦人的日子翻個身，那我死了也是笑的。」

「媽，我也是這樣想，您不知道，我，我——等一下他會來的，您看到他您就明白了。」

荷英像費了很大力氣纔把這句話說出來似的，說過之後又靦靦地低下頭去。

「怎麼，又是一個？」

媽媽好像毫不在意地說着，她沒有再回答，只微微地點點頭。忽然她像得救似地叫着跑過去，

「你來了這大半天，我也沒有給您倒茶。」

「茶倒是小事，有碗開水就成。」

「巧得很，連開水也沒有！」

「好了，你不必麻煩吧，還讓我們談一下，反正等一下麵裏有湯。我問你，又是一個幹什麼的？」

「一個詩人，也是一個演員，和我倒滿相投，他很熱情的，每天黃昏來看我。」

「詩，詩，熱情就是一切？詩是工作，熱情是飯？」

她想不到母親翻着眼睛一連串問了她這許多話，使他措手不及，不知道怎麼回答纔好。

「媽，也不是這麼說，他倒是一個蠻好的好人。」

「好人，好人有什麼用？能拯救別人的纔是好人，光是好人有什麼用！」

「媽，您不要埋怨我，我知道我又糊塗起來了。」

「正好我可以要你再胡塗下去，跟我走，帶着他也可以——」

「他去不成，他的肺有點不健康。」

「那你簡直是和死亡戀愛！」

媽媽有一點氣地向他說，不耐煩地站起來，拉拉自己的衣角。

「不是那麼說，媽，怎麼忍心丟下他，萬一他死了，」

「那麼你同他一道死！」

「不，我不過可以看着他死，讓他死得不寂寞。」

「我真不懂你，你不是我的孩子，這幾年不見，怎麼來了這許多莫明其妙的思想，我真有點想不通！」

「媽媽也變了，媽媽從前是個好心腸的人，扶弱濟貧！」

「我是變了，我看重大多數的貧弱，管不着一個人的。我們的距離愈來愈大了。」

「不是這樣說，媽——」

「我不和你說了，」媽媽忿忿地說，「你要不跟我走，你就不是我的孩子，我不認你，我回到我的兒女那邊

去！」

媽媽說了，拔步就走，她想拉住她，她一甩，鬆脫他的手。

「媽，您的麵還沒有喫，」

「我不喫了，」媽媽大聲說，生怕她聽不見，兩隻腳在樓梯上冬冬地踏着。「三天不喫飯我還趕了三百里路，

這算什麼！」

荷英沒有再追出去，她只站在樓欄那裏望着奔了出去的母親的背影。媽媽頭也不回，大踏步走出門去。她彷彿大白天裏做了一個又甜又苦的夢，這個夢卻給她帶來了兩眼淚水。她用手掌揉去了淚，再看，已經失去那可愛的背影了。

她懶懶地又踱回房裏，看看壁鐘，早得很，還不到黃昏。

她又頹然地臥到那長沙發裏，彷彿她的耳邊又聽到又熟又遠的聲音，她擡頭一望，什麼都沒有，她無可奈何地

又臥下去。空空地等待她一個人的黃昏。

端午祭

蘇 汎

奶白的，鐵青的和鉛灰色的雲團，捲曲着，追逐着，拉攏着。

太陽，衝出來，又避過了，又衝上來；像一個戰士似的，和雲團打着仗。終於，完全克服了雲團，一場真正的拉鋸戰的結束。

陽光，高高地，因為經過長時的戰鬥而顯得有些疲倦地照在瓦山區的山頂上，山腰上，和山脚下。

石塊組成的羣山，光禿的，毫無生氣的。山頂上，用屋子的椽柱和門，用果樹，用石塊和泥巴，用血，汗，怨聲和憎恨建築起來的碉堡，傲然地站立着。碉堡裏，碉堡外，荷槍的大兵，在走動着，在站立着，在嘆息着，他們的因為睡眠不足而疲倦得發紅的眼光，望着前面，也望着四周；山區，多麼寂寞和淒涼呀！沒有一根草陪伴他們，沒有一隻鳥在這塊天地裏；有的是：開了花的狼藉的岩石，岩石堆裏的白骨和纏繞着山區的經季經月也散發不完的屍臭。啊！連風的聲音也特殊的，連太陽的臉孔也特殊的——這，簡直不是人間。

下了班，跳出碉堡；二等兵宋清火，走進離碉堡不遠的營房。營房是：九根不到一人高的樹枝，插在山腰間的一塊較平的地方，樹枝和樹枝間，牽上幾根繩，再夾上些從遠處弄來的樹條，上面，鋪上兩塊也是「弄」來的粗糙的篾席——這就是全部了；不管遮不了太陽，更避不了雨，也就算是營房了。鑽進去

了。宋清火他們一班人住在這裏。

放下槍，倒在污黑的潮濕的毯子上。宋清火，很想跟其他幾個人一樣地睡一覺，可是，「他媽的」睡不着呢！

「今天是端午節！」

他在想端午節。很早就想了。在碉堡裏的時候就在想了。

端午節……

祖母的粽子，爸爸的雄黃酒，姐姐的小香袋和自己採集來的艾花和菖蒲……當然，這都是遠景了，逝去了的童年的遠景啊！逝去了，但並不悲傷，也不淒涼，而悲傷和淒涼的是：一年前的今天的早晨，當他還沒有把第一口粽子嚥下肚子去的時候，保長帶來的鄉丁，就像抓一隻雞一樣的把他抓住了——

「抽到你的了。」

沒有爭辯，沒有反抗，也無力爭辯和反抗；宋清火，穿上兩尺半，經過短時期的訓練，就被送到砲口裏來了。

「端午節……」

思緒是不寧的，煩亂的。他想，但不曉得從何想起，更不曉得想到什麼地方去。過去和現在的人，事，物，像垃圾一樣的在他的腦袋上堆，擠，而終結是憂鬱，痛苦和怨憤。

「他媽的，我和人無怨無仇……」

他閉上眼睛，又睜開來；從篾席上漏下來的淡弱的陽光，證明了他的臉的蒼黃，心的虛弱。這陽光所照着的血肉模糊的現實，對他還是一個奇幻的夢，他沈鬱在夢中，卻迷茫地跟着夢的脚步走。

此刻，他似乎想解一解這個夢：

雄黃酒變作渾濁的生水了，香袋變作子彈袋了，萬蒲變作真刀真槍了，粽子變作發霉的糯米飯了——有時候連糯米湯也沒有啊！而一切，在血泊中，在屍堆中……啊啊！解得開這個夢嗎？二等兵宋清火解不開這樣的夢——不，誰說他解不開這樣的夢呢？人一生下來就曉得刀砍進肉去是痛的。

「要打他媽的鬼仗！」他想，在褲子上磨了磨手心，坐起來，卻不曉得自己在怨恨和詛咒。直到他的眼光接觸到另一股尖銳的眼光的時候，才突然感覺到自己已經犯罪了——犯罪的想頭啊！他惶惑，好像他的想頭已經被官長猜到了，甚至聽到了，他恐怖。

然而，很快地，惶恐消散了；他接觸到的那雙眼睛既不是官長的，也不是班長的，而是兵油子成子良的——這傢伙，總是這樣鬼鬼祟祟的，真像個鬼。

「你他媽的嚇人家一跳，我還以為……」他說，對走近來的成子良裝得憤怒地。

「哈哈，我看你在想心事嘍！想什麼？想老婆？你有老婆？狗入的她才不想你嘍，哪個人的雞巴都是一樣的。」成子良，戲謔地笑，玩弄地笑，縱橫的皺紋，堆在他的黃臉上，黃臉，像一張枯萎的菜葉。

「混蛋！」

「混蛋？嘻嘻，我看你才混哩，你曉得今天是什麼日子？」

「端午。」

「啊哈，傻瓜不傻呀！」成子良叫，湊過來，動了動肩上的美國步槍，在宋清火的旁邊坐下來，除下新發下的尼姑帽，抓著光禿的腦袋，接着收斂了笑容，把乾癟的嘴唇，附在宋清火的左耳上，不勝其悲哀地，說：「可是，我們過的什麼鬼端午呀！傻

瓜！」

宋清火，翻着眼睛白了白他，一下子弄不清楚這兵油子的意思。

旁邊，睡着覺的一個兵，突然翻了一個身，喊：「嚮呀！」

「狗入的，狗熊！」成子良罵。但顯然又被這喊聲弄得有點慌張了，站起來，抽宋清火的手臂：「走，我和你談話。」當宋清火像一個木偶一樣地跟着他站起來的時候，他又補充，像下令一樣地：「帶着槍。」

到離營房不遠的一塊岩石上，成子良，坐下來，摘掉尼姑帽，把槍靠在肩膀上。

「坐下嘛！」

宋清火，順從地坐下了。他，本能地憎厭着這個成子良，但更害怕他，尊敬他——他比我行哩！鬼東西。於是，一向就是：唯命是從，一切聽候擺布。不過，是禍是福，這鬼東西也還公平，對得起人，不像排長連長一樣。

「我們過的什麼鬼端午呀！」

「…………」

「狗入的部隊又不前進，這鬼地方又一毛不毛，閉閉眼就弄光了！」

「前進，前進他媽的送死！」

「卵子，老子打了二十年仗，不還活着跟你講話，你說江西時候的紅軍不兇？你說日本鬼子不兇？狗入的，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呀！當兵的不打仗吃個卵，打勝有得賞，打敗有得搶——啊，端午呀！好慘呀！」

「誰叫你當兵呢？」

「誰叫——你——當兵呢？」

「我抓來的。」

「我抓來的——卵子，狗入的廢話！噀！噀，你看。」成子良站起來，用手指着，又用槍瞄準着前面：從山脚下延伸過去，到公路旁，一個小小的村子，沈默地躺在那裏：「那村子裏還有人，弄一餐去呀！過端午呀！說不定還有雞子呢！」

宋清火搖搖頭，把屁股更緊地貼在岩石上。

「傻瓜也，老實說，我看你可憐才叫你作伴哩！你想，我看張德祿那烏龜養的快醒來了，我就帶你溜出來了，狗入的還衝哩！衝他媽的屁，半個月沒有舐到猪屁股了。」

「都弄光了，一掃光了。」

「所以說傻瓜呀！弄光了他們還不餓死了？老百姓比狐狸還壞，狗入的把雞子藏在地洞裏，可是逃得過老子的眼睛，逃不過老子的耳朵，尤其今天是端午節，非弄他一頓像樣的不可。」

「要槍斃的。」

「哈哈……懦種也！人生誰能免一死？打衝鋒衝死就比槍斃好受？而且，狗入的我弄了二十年了，槍斃？槍斃個鬼！莫非鬼在和你講話？」

「我報告連長。」

「報告，你去報告，連長也吃雞吃肉。」成子良說，更近地貼到宋清火的面前，突然，他抓住了對方的領口，嚴厲地叫：「報告，你去報告？狗入的，那次你吃了好多肉，沒有良心啊！」

接着，手鬆開了，順手一推，幾乎要宋清火在岩石上滾得好看。宋清火，低着頭，感到慚愧，弄不清楚爲什麼說出這樣無聊的話來，心裏痛苦。

「我對不起你。」他聽說，但沒有說出來。

「你不去，傻瓜？不懂得抬舉的傻瓜，你不去，老子一個人去，回來還要叫排長揍你一頓屁股。」說完，拔開腿下山了，忘下那個尼姑帽在宋清火的身旁，在岩石上。

宋清火，越來越感到自己的不是，自己對不起兵油子，自己慚愧，自己痛苦——我不能失去他啊！他對我不錯啊！他想，站起來，用低沈的啞聲喊：

「成子良，等等嘛！」

成子良聽到了，回過頭來，但立即又把頭轉回去了，自己的，好像再也不願理人家了。

「成子良，等等嘛！」喊聲，提高了，高聲中，含着求饒和求救的音調。接着，荷上槍，懷着被人遺棄的痛苦，奔過去。

「成子良，你的帽子。」

當成子良接過自己的帽子的時候，他笑着，這笑聲使宋清火感覺到確實有過一次好端午的必要。

2

村莊，躺在山坳裏，躺在公路旁，靜寂，孤獨，死氣沈沈的——這是村莊嗎？不，這應該說是沒有和尚更沒有香火的破廟，而且，還要除去破廟應有的平靜和寧謐。

泥屋，站立着；麥桿和高梁桿蓋在屋頂上；但很少是完整的，像樣的。沒有門，沒有扉，有的被砲火翻倒了，有的被車子撞歪了，風，從四面八方灌進去，撩起了馬糞臭，人糞臭，血，流在泥牆上，黏結了，變紫了，變黑了。有一些劫剩的破布爛褂擰在空地上，和糞便們在一起。

爲了做工事，除卸光了泥屋的門扉以外，村莊裏的果樹和非果樹都被砍光了。在被踐踏了，被折死了。只有空場上的幾許雜草，給村莊留下一點綠色。

沒有牛，沒有狗——沒有任何活着的家畜，也沒有任何飛鳥。砲火，一而再，再而三，劫掠，一而再，再而三，連老鼠們也不見了，連蟲子們也逃躲了，啊！寂寞，太寂寞，淒涼，太淒涼。

涼。

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一點秩序被破壞了。安定沒有了，快樂沒有了——生活沒有了。靠什麼生活呢？沒有米，沒有鹽巴，連柴火也沒有啊！光了，什麼都光了。雖然，人們都相信，一切又將重來，如果不來呢，就追求牠，爭取牠——是的，不已經在追求和爭取嗎？

於是，我們講到人。人，爲了重新建立村莊的秩序和生活，大部都走了，轉進了——誰聰明呢？誰笨呢？如果有人以爲旁人是笨瓜，那他自己就是不可救藥的笨瓜——走不動的和不願意走的，留下來，他們要守住這個村莊，這是他們的村莊和他們的土地啊！雖然，誰都明白，留下來，不會有好處的，他們，要吃苦，要流血……

而且，吃過苦，已經不只一次了。流過血，已經不只一次了。吃苦，流血，和他們的豬，狗，雞，鴨在一起。

村莊的邊沿上，兩具定了罪被槍斃了的女人的死屍還曝在太陽下，三角粽子一樣的小腳插在泥塵中，太陽是瘋狂的屠殺的見證人，歷史不會原諒罪惡。

人在恐怖中，恐怖，但不畏懼。

老寡婦尤張氏，三個遠去的——不，爲什麼要遠去呢？他們就在這個山區中，過些日子，或者就在明天，甚至就在今兒晚上，他們，要回來的——戰士的母親，拿着千方百計藏下來的一把菜刀，擲動尖尖的小腳，到院子裏第一棵棗樹根旁邊，挖起了五個埋了半個月的雞蛋，微笑着走回屋子裏來，向自己說：

「端午，要過個好端午。」

又出去，她叫來了同一個院子的老頭子李永年和他的七歲的孫女，又拖來一個守活寡的林玉珍。一共是四個人，每人得一個雞蛋，還多一個。

「俺請你們過端午。」尤張氏，笑。午後的陽光，從無門的門口斜進來，照在她的臉上，臉，發光；照在她的銀絲一樣的頭髮上，頭髮，發亮。雖然，老年人沒有哭過，但確也有好些天數沒有這樣快活過了：「咱們過個好端午。」

「拿啥過嘛？」老頭子沈鬱地說。一邊摸着小孫女的頭髮。但小孫女已經發現躺在空角裏的雞蛋了；她的無光的眼睛凝視着牠們，瘦弱的污黑的臉孔在顫抖。

老太婆指着屋角，不講話。

「嚇，您真行哪！」林玉珍叫起來了，好像發現奇蹟似的：「還藏得有雞蛋。」

「越老越好，您看俺不如您年青人？」

老頭子也笑了。乾癟的嘴唇歪曲着。

「蛋當粽子，蛋當餃子，一個蛋當百樣。」

「生吃？」林玉珍問。

「生吃？」噢，這倒真是問題了：沒有鍋，沒有灶！屋子裏空空的，除了四個人和五個蛋以外，幾乎再也找不出旁的什麼東西了。

尤張氏在沈思，但問題立刻就解決了：

「爲啥要生吃？噁死人！」她說。不徵求任何人的同意地走出門去，在隔壁的沒有人住的屋頂上，抽下一把爛麥桿，走進來，說：「乾烤，您想俺會笨？」

「俺家裏還有一隻爛鐵鍋，煮吧？」老頭子的聲音。

林玉珍搶着：「鍋燒稀飯，俺掃得有斤把壞米，中央們撒在地上，俺掃的。」

好了，齊備了。有蛋，有米，有鍋子，有柴火。誰說過沒有一個好端午呢？

人，滿足。只有小孫女還迷惑在雞蛋的發現中，她多想（如

果那真是雞蛋）立刻獲得了牠們，獲得牠們的全部。雖然她不哭不笑，也不叫嚷，只凝視着，忽兒歪歪頭，忽兒把手指頭插進嘴裏去——那真是雞蛋嗎？平心說，她還有點兒懷疑，因為半個月來，連高粱煎餅都少見了啊！還雞蛋呢！

然而，那確實是雞蛋，尤張氏給她證實了：

「雞蛋，燒好吃。」她說，拉着孩子的小手，親暱地笑。

「啊！俺要，俺要。」像忽然弄清楚一個問題似的，小孫女，叫着，近乎哭泣。

「燒好嘛！」老祖父回答，抱住她。

米拿來了，鍋也拿來了，於是，燒起來。

一個「好」端午節……

尤張氏瞪着，老頭子坐在潮濕的地上，林玉珍弄了一點水來，在洗米，小孫女用污黑的小手背抹着鼻涕。

有片刻的沈寂，有片刻的和諧。人，似乎忘記了戰爭，忘記了屠殺和劫掠——不，誰說忘記了，怎麼能忘記？誰都曉得刺刀候在喉頭上是危險的，即使你憎恨那危險，即使你並不畏懼那危險。

老頭子第一個嗅到什麼似地說：「玉珍，看看去，怕有他們下山。」

「放哨。」張尤氏附和着，戲謔地笑，用竹節一樣的手指梳了梳白頭髮。

林玉珍去了；把淘好的米放在尤張氏的身旁。

陽光，從屋子裏退出去了。好像黃昏了。好像將入夜了。然而，不到時候呢，應該還是申時。

雲團又捲上來，勝利地停止在忽兒又蟠行在屋頂上。天很低。有些兒悶熱。

「怕又要下雨？」

「下牠整天整月才好哩！」張尤氏回答，想到戰事：「一下雨，老虎就變作烏龜了。」

「怕烏龜來了你也怕呢？」

「嘻嘻，人越老越好呀！」

當林玉珍回來的時候，米下鍋了，蛋也煮熟了。然而，命定似的今年沒有好端午可過；林玉珍慌張的神色和言語使大家忙碌在另一件工作裏。

「來了，真的來了，他們比鬼還好，俺看看前面，他們可從屋角裏鑽出來，只差一步。」

一切都明白了。

第一件要事是把五個雞蛋藏起來——然而，來不及了，「只差一步」啊！

兵油子成子良和宋清火，歪戴着尼姑帽，肩着槍，像活無常帶來拘命的小鬼似的站在無門的門口，瞪着紅眼。

「老鄉。」成子良叫，甜蜜地狡猾地笑着。眨着眼睛。走進來，摘下槍。

「老鄉。」尤張氏迎接，也笑着，皺紋堆在一起，黃臉，像搓過的毛邊紙一樣：「坐嘛！哎，沒有坐處，俺屋裏講。」接着，她掠了掠頭髮，鋪開一把黑色的麥草，繼續說：「坐坐，老鄉，您們辛苦。」

「還要放哨呢！狗入的——老鄉，過端午呀！你們怎麼過的？」

「還過啥端午呢？這年頭！」老頭子插進來，沈鬱地說。林玉珍，面向着角落，站着，躲避着，雖然這是無濟於事的躲避。

「怎麼不過呢？哪！俺用雞蛋代替粽子和餃子。」說着，伸手拿過一個擺在鍋子旁邊的熟雞蛋：「老鄉，你吃，熟的。」

一直瞪在雞蛋的面前發着癡的好像在研究着怎麼吃牠的小孫女，突然發現有人劫了她的寶物，她的生命，突然站起來，搖頭，擺手，接着，一條伙滾在地上，軟弱地，哭，叫。

「俺的……俺……」

「唉，這小東西——老鄉們保咱們的命呀——你哭，哭就揍死你——老鄉，這小鬼不知好歹啊！咱們真是給八路弄得太窮了，要不然，要把老鄉們好好請一頓呢！」

「只一個嗎？」成子良叫，不笑了，一邊在泥牆上敲破雞蛋殼。

「我……」宋清火說。看看成子良拿到一個雞蛋，他有點沈不住氣了，但尤張氏替他解決了問題：

「還有呢？您們看到的，一共五個，一個一個吃呀——哪，這位老鄉。」

成子良又笑了，把剝開的雞蛋咬半個到嘴巴裏去，眨着眼睛，看宋清火，意思是：「你看，弄光了沒有，傻瓜，老百姓就這樣壞。」

小孫女還哭着：「俺……」

老頭子，站起來，想走，但兵油子阻止了他：

「不要動，瞪着。」他喊，搖了搖槍，一顆蛋黃的細粒，噴出來，落在尤張氏的瘦臉上。

老頭子順從地瞪下來了，不喘氣，也沒有斜一斜眼睛。

「哭什麼，小鬼。」成子良叫，帶着槍，走到孩子的身旁：

「哪，給你一點。」他從未下口的半個雞蛋上，撒下一小塊，遞給孩子。

孩子，突然活轉來似的從地上滾起來，伸出污黑的小手。但

結果是，即使是那麼一小塊雞蛋，也不會到她的口中。

「噢，太大，太大。」成子良說，把那一小塊雞蛋咬去了一半，當小孫女第二次伸手來時，他又出花樣了：「還太大，小鬼吃不得蛋的呀！吃了要生病。」於是，全數都落到自己的嘴巴裏去了，接着，又吐一點出來，一粒被咬碎的蛋白，黏在他的食指上，笑着，叫：「哪，哪……」

「您惡作劇。」老頭子想，感到侮辱而憤怒，可是，他什麼也沒有說，連頭也沒有抬一下，好像被侮辱的既不是他自己，也不是他的孫女，甚至不是這個世界上的任何人似的。

然而，小孫女生氣了，又哭起來。

「俺的……」

「老鄉，不要管她——你哭，揍死你。」

「哇哇……」孩子，繼續哭，又滾在地上——這報酬是：一個耳摺落在小臉上，接着：

「狗入的——」

「他媽的打死她，」宋清火附和着，快活地叫。想伸手去拿另外的雞蛋。

「活該，活該，哪——」尤張氏，拿起另外的雞蛋，分給兩位「老鄉」。

幾乎是出乎所有的人們的意外的，突然，林玉珍從牆角裏衝過來，喊：「你打人，打小孩子！」

「怎麼嘛？」成子良瞪着眼睛，搖着槍。

「啊，你作啥嘛！」尤張氏說，笑着，拉住林玉珍，下令：「坐下——要你管啥嘛？她自己作孽呀！這小鬼鬼——坐下

吶，你看，你一點事也不懂，過節啊！人要快快活活的。應該陪陪老鄉們才對，老鄉們多辛苦啊！給咱保田地，保命，請也請不來呀！」

「是啊！哈哈……」

「是啊！是啊！」宋清火叫，但不忘記他剝蛋殼的動作。

好像耳擱子是一劑治病的良藥，小孫女不哭了。

林玉珍，望了望尤張氏的眼睛，低頭，沈默地在濕地上坐下，面向着成子良。

「是啊！有什麼好害羞的嘛？天生成的男人一條雞巴，女人一個……哈哈……」成子良喊，搖着腦袋，笑，把一個剝好的雞蛋塞給林玉珍：「哪！吃，吃，老子跟你剝蛋，跟你當勤務兵——吹吹，漂亮呀——你說，傻瓜，漂亮不漂亮？你有老婆嗎？嚇！你想老婆呀！我有一個老婆，在江西，在四川也有一個——哪，吃吃，吃呀！老子不敬班長，敬你……」成子良，移過身子去，在林玉珍的旁邊蹲下來，把雞蛋塞到她的嘴邊，另一隻手，放在林玉珍的大腿上。

林玉珍，羞澀地笑，甜蜜地笑，把成子良送過來的雞蛋咬了一半——突然，她，站起來，旋風一樣地衝出門去，叫：「俺不愛，俺不愛……」

成子良，跳起來，端着槍，喊：「你不愛，你不愛……愛雞巴呀！」

「哈哈，哈哈……」傻瓜宋清火，大笑，感到從未有過的滿足，一面，把一個剝得光光的雞蛋，一傢伙塞進嘴巴去：「哈哈……」

突然——是禍是福都只差這麼一秒半秒鐘的啊——當「哈哈」還沒有哈個痛快的时候，當雞蛋還沒有嚼碎的時候，當成子良的腳步剛跟着林玉珍跨出門去的時候，一聲慘叫，驚動了天地：

「哎唷——成子良，成……」
又是：

「哎唷……哎……」

成子良——還嫌早一點啊！老太婆太慌了——聽到了，而且，立刻就感覺到了——狗入的，美人計。他向自己叫，急劇地轉個身子來，衝回門口，端槍，心跳得擲在油鍋裏煎一樣。

「你動，你們動。」他叫，眼睛看過準星尖——當然，這把老頭子和尤張氏都嚇了一跳。老頭子站住了。而老太婆卻仍然揮着那把僅有的菜刀……

「哎……」宋清火……
突然，一聲槍響……

尤張氏的身體幌了幌，在宋清火的旁邊倒下了。

外面有脚步声——狗入的。成子良叫，衝出去，又放了一槍。逃……

老頭子，好像突然從夢中醒過來似的，鬼一樣迅速地拿過宋清火的步槍，鬼一樣地追出去——誰說飢餓者是無力的呢——他叫：

「你跑，你跑到哪裏去！」

「叭——叭。叭叭，叭叭叭。」一連四槍。

兵油子成子良，像一個皮球一樣地跳開了地面，接着，像一塊鐵一樣地摔下來。一小陣泥塵蓋過死屍……

死寂的村莊上，有片刻的騷動……

死寂的又歸於死寂。

雖然，清鄉的人馬會來的，但是，還沒有來。

林玉珍，蹬在尤張氏的面前，低頭，沈默。左手摳着尤張氏的胸口，血，從那裏噴出來，把她的嫩白的小手，染得猩紅。

尤張氏，睜一下被紅血染遍的眼睛，眼珠，發白，眨着，又

閉回去。柴枝一樣的也被血染紅的手臂，顫動着，想舉起來，但是，舉不起。蒼白的附着血滴的嘴唇，顫動着，想說話。

「安靜點，尤娘娘。」林玉珍說，陰鬱地：「你會好的。」旁邊，圍着人。有的哭泣，有的嘆惜，有的細語，也有：好像並不以為這是一件嚴重的悲哀的事情，像看平常的尤娘娘似的看着此刻的尤娘娘。

「你們……都……都走……他們……會……來的」

但是，沒有一個人聽她的話。沒有走的人，比她更清楚：還不到時候。

外面，天壓得更低了。真挨到黃昏了。黃昏中，有歌聲：

德來呀德報

仇來呀報仇

一個月亮下去了呀

一個太陽呀會爬上來呀……

尤張氏，鎮靜地閉着眼睛；驕然的，她在注意聽着那歌聲，雖然是粗糙的歌聲。接着，一陣滿是的微笑滲出蜘蛛網一樣的皺紋。突然，她又睜開眼睛來，說：

「不，不要……唱……不……要……」

「尤娘娘！」

林玉珍，用另一隻手替她理着銀白的散髮。當手從頭上移開，想拉一下她的衣裳的時候，她抓住了牠：

「玉珍……你，走……棗樹根……旁邊……還有……兩……

兩塊……光洋……叫龍……龍老爹……去……」

「尤娘娘！」

尤張氏搖着頭，表示：不要打斷她的話：

「告你……說你……殺了……他……他們……」

沈默，海的沈默。

突然，一串冰涼的東西落在尤張氏的漸漸地冷下去的臉上；這使已經閉回去的眼睛又睜了一下。

「用……不着……哭，玉……玉珍……你快……快走……棗

樹……樹根……」

沈默，火山的沈默。

放不下心，尤張氏，又一次從死神的懷抱中溜回來：

「你，你……你……走……」

有人低語：

「怕到時候了！」

接着，開始有人走開。眼淚，灑在空屋裏，和血交織。

「不……不……哭……」

「尤娘娘！」

林玉珍，站起來了……她，心跳動，凝視着屋外。她，想離開，想走，然而，腳很重，好像被釘子釘住了一樣，一直到龍老爹無言地拉了她一把，她又一次俯下身去，知道：尤娘娘已經離開她了，滿足地甜蜜地離開她了。

決定：走……

天，漸漸地黑下來，全黑了，一顆顆冰涼的東西落在她的臉上，手上——誰在哭——真的下雨了……

德來呀德報

仇來呀報仇

預計着時刻，歌聲，漸漸地落下去了，等待着第二個時刻……

又一次，村莊，歸於死一樣的沉寂……

一九四七年六月

旅店

姐姐

馮 輝

在所有的家人之中，最使人惦念的是姐姐；每當我心境荒涼的時候，或是從夢中驚醒時，我便有一種返回孩提時代的感覺，默然中親熱地用着求授般的口吻喊一聲：「大姐姐！」企圖獲得一個溫暖的回應；可是回應的不再是那副慈愛的笑臉和輕柔的充滿了愛撫的「來囉！」的聲音。

記得母親死的時候，哥哥才不過是初中學生；在我們同胞中姐姐是最大的。此後她照顧我們比生前多病的母親還殷勤週到，她注意我們的食量，她守候我們在河裏洗澡，她牽着我們的手在菜園裏面乘涼散步，日子把我們記念母親的心情沖淡了，我們的整個生活便離不開姐姐。

尤其是現在那個高中沒唸完便輟了學的三弟，他對於姐姐應該比我們知道得更清楚，他惦念姐姐應該比我們更深切。實在，在我們之中，姐姐所付與他的比我們更多；當那個年青的繼母剛踏進我們家門的時候，三弟才不過未滿週歲的孩子。繼母是個氣盛心粗的人，照顧一個連奶都不會吸的孩子是她的難題。姐姐雖然是一個看來還不過是孩子的姑娘，但照料三弟卻比一般孩子的母親細心得多。我是她的助手，每次都是半夜的光景，我被從夢中推醒，睜開眼來，便看見姐姐正劃亮一根火柴，一邊把那個放在枕旁邊弄噁了的鬧鐘止住，有時候也聽見三弟的哭聲。我起來把那盞汽爐子燃着，姐姐把調好了的煉乳加上一點團粉細細的攪和着，這時候，姐姐總是怕就誤了我的上早學的時間，催促我去睡。可是我卻睡不着，我凝視着姐姐把沖好了的奶汁用口吹涼了之後倒進乳瓶裏，有時候我伏在姐姐的身邊，姐姐常是喜歡盤着腿坐着，用兩隻手掌托着兩頤，一雙眼注視着正在努力地吮吸橡皮奶頭的小嘴。如果看他因吸得太急而噎了起來，便把奶頭拉出。有時候他吸得「啾啾地」響了起來，這樣地我們看守着他把最後的一口吸完。孩子往往在奶還未吸完便已滿足舒適地睡去，在橙色的油燈光下，我見姐姐的臉在微笑，我也禁不住笑了。這時候，姐姐總是用着愛撫的而且是極輕悄的語氣吹着：

「時候晚啦，還不快睡覺！……」

我將永銘不忘的是那年的冬天，哥哥因受不了家裏的窒息氣氛，經過一場大鬧之後，在一個大風雪的夜裏出走。天生一種執拗與倔強的性格，使他連思索一下都不願意地離開後院的柵子門，赤手空拳地走了。父親在屋裏大罵，姐姐瘋狂的追出去。我滿懷恐怖，隨在姐姐的後面，無如哥哥跑得快，姐姐一邊哭着，一邊喊着哥哥的乳名，道路讓雪給掩沒了，我們只在雪光中看見一個小黑影一閃，隨即便讓一陣旋風夾雪給遮沒了。姐姐尖厲的聲音掩不了北風的呼嘯，她大聲的哭泣着，追了有兩里路光景，眼看着白茫茫的一

片，一種絕望的念頭使她停住了脚步，她拉起我凍僵的手，朝一條岔路上走去。在那個松林發着恐怖的濤聲，而且是陰森無比的祖塋上，她用記憶摸索到母親的墳頭，像爬伏在母親的懷裏似地倒在雪地裏；我害怕得哭了起來。後來還是叔叔提着手燈順着聲音追跡而來，把姐姐扶了回去。這一宿我沒敢睡在姐姐的旁邊，第二天起來，大風還沒有停，姐姐的鬢髮散落在兩頰上，臉也枯黃了。我看她把三弟用小棉被包得緊緊地抱起來之後，一邊拉着我走出了後門，看她用眼睛仔細在雪地上逡巡，原來她是在尋找哥哥的脚印。後來發現幾個斷續的膠底鞋的痕跡，但因為被風吹刮過了，已經模糊得不容易辨出。這樣一直走到一條被雪封了的小河邊，這模糊的痕跡便被大風堆成的雪嶺遮沒了。往前望去，但見白皚皚的一片銀色的原野是死一樣的沈寂。

「他上哪兒去了呢？」

她徬徨地自言自語了一句，兩眼中，忍不住熱淚直竄下來。停了好一會才一步挨一步的往回走，我看見她又望了望埋在雪海裏母親的墳墓，可是這回她沒有去。她沒讓我回家，便把我送到學校的門口，我木然地走進教室裏的時候，看見人家正在默默的抄筆記，我沒有書，也沒有筆，呆呆地坐在課桌上，看窗外的風夾着雪花，一陣陣地從屋簷下掃過。

我清楚地看見姐姐憔悴了，兩個眼窩顯明地凹下去，並且還隱隱地有些發黑。一連多少日子，姐姐總是懶得坐在屋頂上做針線；大部分時間，是抱着三弟到門外向着朝南展開去的無際的田疇凝望，有時候若發現遠處綽約的叢林邊有一個正在蠕動的小黑點，她便會把它做爲一個希望，目不轉睛地盯住它，爲了增強視力，她用一隻右手在眼前遮起涼棚，像一個探察敵陣的斥候兵一樣，巴望着這黑點漸漸走近來，直到發現那不過是一個不識面的路人，便滿臉失望地悻悻走回。有一次已經是深夜光景，我們在睡夢中聽見後院的柵門發出悉率斷續的聲音，我看見姐姐已經從被裏撐起上半身，把脖子伸長，屏住了呼吸在諦聽；之後，她匆忙地穿起大衣，我即用被子裹住了身子，隨在她的後面，朝後門走去。在明亮的月光下，我們發現原來是鄰居的一隻逃出了圈外的豬，用嘴在嚼着柵門上的柳條子。姐姐失望地罵了一句便走回來，那一夜我們都沒得好睡。

哥哥出走之後，姐姐會想盡了方法想託人去四下裏找尋。無奈別人都看父親的顏色，直到事隔一月的光景，纔接到一封封皮上寫着姐姐名字的來信，那稔熟的字跡使我們一看便知道是哥哥寫的，我看她以極度顫抖的手拆開來，這封信上簡短地說明了他此刻已經在離家三百里外靠近長城的一個小鎮上當了一名傳達兵，此外便囑告我們不要爲他操心，姐姐看完之後並未拿給父親，他把它摺成一個小斗方，掖在貼身的衣袋裏。但姐姐並沒有由此得到一點安慰和愉快，顯明地，這首次經歷的世故，在她青春的臉上刻了一個不可磨滅的皺紋。

一一

在我們同胞中，姐姐的命運最壞，造成她這個不幸的前途的，是她的婚姻。

聽說是在她小到連記憶力都還沒有時候，父親受了對方財勢的迷惑便草率地給她訂了婚。不料姐夫的父親原來是個不成材的敗家子，等到他那個勤苦一世的創業老人死後，家境便直線地衰落下來。我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恰好和姐夫是同級生。教室的坐位我

和他正好是平列。在那個時候我發覺他總是處處在規避我，原因也許是怕我會譏笑他的寒儉。冬天的時候，我們都已經帶了皮帽和皮手套在作體操，他呢，他渾身所有的只是比乞丐稍爲乾淨些的薄棉襖。手背凍瘡累累。我們差不多每人都有一雙氈靴，他卻只是那雙像是祖父遺留下來的頂尖縫着雙皮條的老式的夾鞋。他雖然規避我，可是我卻不時地去找他麻煩；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的數學比我好，演草本像一個細心的女孩子似地寫得那樣清楚整齊。那時候我顯明地看出他營養不足；細長的脖子，雞爪一樣的手指，我會幾次地把零食偷偷放在他的抽斗裏，當他發覺是我放的時候，多半是不肯收受。等到第二年春天開始的時候，我發現這位未婚的姐夫沒有來，有人說他家的田已經賣光了，沒法子再讀書，也有人說因爲到春耕的時候他要去當一頭牛。我曾經把這些話冒昧地告訴給姐姐，結果遭受了一頓呵斥。

彷彿不到一年工夫，他家便提出了結婚的要求，父親滿口地答應下來。我看見姐姐每天在那裏發愁，我知道她發愁不是有悔婚的意思，她在操心着婚後那種艱難的日子；譬如她注意到嫁粧的實用，而父親卻爲她買了許多廉價的只能作爲裝飾品的瓷器和人造絲的衣料。這事會引起她痛哭過。有一次因了要做一幅厚的棉門簾子，她和父親鬧了一次。她的用心不爲不週到，她想到一個厚重的棉門簾對於一個連風門（北方冬季屋門外另安一風門用以擋風遮雪）都安不起的貧苦人家，在悠長的北方的冬日是怎樣地需要。結果終於沒有達到她的期望。她含着兩眶眼淚和一肚子委屈出嫁了。我們在家裏便完全變成了多餘的人。但姐姐自從嫁到婆家之後，她確是給那個漸趨於死滅的人家增加了不少的溫暖。

是我在一個濱海的小城師範讀書的時候；那個小城距離我家有四十里旱路，姐姐的家恰好在這四十里路的中程，因此這個時期我去她家的機會比較多。尤其是暑假回家的時候，本來四十里路若騎毛驢用不了半天便可以到家的，可是我常常喜歡在太陽西斜的時候動身，爲的是趕到姐姐家度一個溫馨的黃昏。

我是姐姐家裏第一個得意的客人，姐夫尤其喜歡和我在一起盤桓。他的年歲雖不見得比我大好多，可是在他那個敗家的父親死去之後，便已經成了唯一的家主。世故使他變得蒼老，但氣質確較前茁壯了好多。他所以喜歡和我在一起，一來是他爲我的前途抱着一個自己未能實現的希望，二來是愛追憶那一段做小學五年級生時代的童年。每次我放假回來，當驢子慢吞吞地繞過那一道鳳凰山嶺，走到一片荒沙原上的時候，我便首先望見對面一列栗樹林後面姐姐村莊上那棵高大聳天的響楊樹。姐夫一家都會猜出我應到的時間，不等我走過那道濃密的栗樹林，便看見姐夫夫老遠拿着一根粗木棒迎着我走來。他說拿着木棒接我，是爲了防備有路劫，我跳下驢來把驢繩搭在牲口的背上，讓牠自由自在地在前面走，我和姐夫便默默地踏着軟軟的沙窩地一步一步遊去。田野的黃昏是顯得那樣沈靜，連毛驢的喘息都會驚動已經歸了林的鳥兒。黃鸝的叫聲隱隱地從遠處傳來，暮霧像一縷曼妙的歌聲，開始在各處瀰散。我確實是領略到了貝多芬那個不朽的「田園交響樂」的第一闕，這世界顯得是那樣的清新可愛。漸漸地我們走過一道沙崗，姐姐的家門在望了；在那裏姐姐想是已經望了好久，他那位滿面慈祥老態龍鍾的婆婆，總是以無言的愛撫的笑臉歡迎我，我有些怕見這位老太太，因爲一看見她便很容易想到死去已久的母親。我知道每一個溫暖的家庭都不會缺少一個母親的，因爲那是愛與溫暖的「極光」！

姐姐的家裏雖然極度貧困，但從庭院中看來卻絲毫沒有寒酸氣象；三間平整的草房，窗子在夏天也像有錢人家一樣糊着褪了色的

冷布。用白條（剝了皮的桑枝）圍起一個不大的菜畦，院子裏面乾淨得連一根柴草都找不到。一個讓雨澆溼了的雞籠，整肅地安置在牆角。幾株手臂粗細的棗樹，散置在籬笆的內外。此外籬下的那株結實纍纍的老胡桃樹，該是他家唯一的生產與伴侶。在這裏我看見了一個貧苦的農家是怎樣的愛護他們的所有；我看見那個用秫秸（高粱稈）築成的儲藏室裏，整齊地擺着遠年殘留下的磚瓦，還有已經破碎的草尖。他們把掉了底的半大水缸裝成了一個很體面的煙囪，房簷下的窗台正晾曬着從田裏拔來的莠苗（這種東西本來應該是餵驢子和牛吃的，但在他家便只好曝曬乾拿來當柴燒）。屋裏的區席雖然已經陳舊得連四角都爛掉了，但卻異常光滑，在席子上正擺放着整理中的發黑了的陳年的棉絮。這種擺置了不知有多久的東西，老早就該失去了保溫的效力，可是看姐姐那樣小心翼翼地整理它，說是過了「白露」便用它拿來縫棉衣服。

在她家裏唯一使我感到不安的，是他們那種過分殷勤的招待，那種過分的慷慨，據我知道這實在是超乎他們的能力範圍之外的，姐姐以為我長年在外面遊蕩，一個家的溫暖當然是享受不到，何況我又有着一個那樣煩亂的家！一個素日連稀飯也不敢往飽裏吃的人家，爲了增加我的愉快，便包起餃子來。此外弄好了許多的菜肴，簡直是一頓連富人家待客也少見的豐盛的晚餐。姐姐的解釋是說並不是專爲了我，而是借着我來的機會，他們一家人也解一下饑。這當然是有點故作措辭，晚飯做好的時候差不多已是掌燈的時分，一邊臨時加大了燈芯的棉油燈放在桌沿上，這時姐夫已經把驢子加了草收拾停當，大家洗過手，一團團地坐到圓桌邊。窗外那點白日殘餘的青光已漸漸被黑霧遮沒，一縷皎好的月光不知什麼時候透過窗紗，把燈光照得黯淡起來。我提議索性把它熄滅，在這片無言的靜寂中，大家反倒默然得連一句話也不願說。顯明地是每人心裏都在尋索着一個富於詩意的記憶，野煙好像一個漫舞着的夢神般地，輕柔地透過院外的籬笆，來作她那夜的訪問。先是我看見那個慈祥的老伯母不住地以愛撫的目光注視着我，漸漸地，她的眼裏卻含着盈盈的眼淚，姐姐突然指著桌上放着一盤剝好的青胡桃仁，說他們家今年這株胡桃樹可以收穫到一擔以上。大家便不知不覺地都注視那株靜立在窗外的胡桃樹，一片片肥厚的像塗了蠟質般的葉子，被月色照得閃閃發光，那生得纍纍地密得像掛滿枝的野葡萄一樣的果實，正隨微風不住地點頭，彷彿這人與物之間是蘊蓄着一種感情，它把繁茂的枝葉傘樣地護持着這面窗子。飯後大家有一個很長的靜息的時間，遠村裏不時傳來斷續的狗吠。

第二天早晨起來，正是一個驟雨新晴的天氣，天空藍得欲墜，樹葉綠得滴翠，朝陽光艷地照耀着村舍，白皚皚的牆壁，我滿懷着一團懸意離開了他們這寒素的充滿了溫情的家，朝着漠漠的西疇野道走去。

三

姐姐真正坎坷的遭遇，說來還是近年的事。

從二十六年起，姐姐的家境便越來越感到不支，爲了要償清遠年他們那敗家的父親積欠下來的陳債，受盡了債主的擄掠與逼迫，便不得不忍痛把僅有的三畝靠宅門的田，在已經長出了豐茂的田苗的七月裏變賣了。緊接着又死了一隻母豬——其實死一隻母豬在稍爲能吃得起一口飯的人家本來是算不了什麼，可是若在當時赤貧的她家，便成了一件最大的威脅。這樣使他們的生產陷於絕境。就在

當年的冬天，姐夫湊集了五六十元的本錢，從城裏運來一批小學生用的書紙筆墨，用姐姐的兩口陪嫁的箱子做了貨櫃，便正式地做了一名「串學」的貨郎。

農村的情形是寒苦無比的，因此孩子們讀書的用具都是異常簡陋，窮得連一塊石板也買不起的孩子，上學的時候只好搬一大塊磨光的方磚。有時候連石筆都捨不得使用，便用從山上找來的白雲土塊和畫石（一種軟質的石頭）。姐夫的生意顯然不景氣，一天跑到十幾個村莊，還做不到一塊錢的買賣。這件生意使他絕望，最後他異想天開地販了一批小孩的玩具，他企圖銷貨的範圍不會局限於學校，但在農民經濟力極度貧乏之下，這些個不切實用的「冷貨」結果完全成了犧牲品。

那一個時期由於他家的情形實在壞，姐夫和姐姐便住在我家。早晨，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北風刮得人的鼻耳生痛，姐夫便攙着他的沈重的貨色從我家出發。中午因為趕不及回家吃飯，只好在貨櫃裏放上幾個雜糧麵做的冷饅饅。晚上回來得很遲。有時天都黑得伸手不見掌的時分，還不見姐夫回來。這時候我看見姐姐心裏是怎樣焦急——她抱着我那個還不足兩歲的外甥，到門外去等候，直到看見姐夫喘噓噓地從濃黑的夜幕裏爬出來走到眼前，姐姐才放心地用着埋怨——其實是解除了惦記的口吻說一聲：

「怎麼到這時候才回來！」

姐夫一句話也不說，含了一肚子委屈地，把貨擔重新放到那間空着的西廂房裏去。不問買賣是否景氣，只要姐夫能平平安安地回來，姐姐的心裏總是熨貼的。

時間到了民間三十年的初春，一種可怕的飢饉勢態在冀東一帶蔓延開來，人民的餘糧早就被敵人的搜糧隊劫運一空。富有一點的人家把高粱埋在地窖裏，吃一點挖一點。至於那些寒素一點的，便只有向野地裏尋找車盤菜，苦蕒子（帶苦味的野菜），楊芽子（黃楊的嫩葉），還有榆樹上長出的榆錢，有的人家到市上羅一點穀糠，把它拿來和青草團在一起，蒸一種疙疸（小團子）果腹。已經到春耕的時候了，可是田野間靜寂得連一個鬼影子也捉不到，布穀鳥在這裏那裏鳴叫，叫得人心焦。人們卻屏住氣息躲在叢密的桑林裏，窺查着敵人討伐隊的動靜，不敢露頭。那些有錢的年青人們都已紛紛輾轉逃到都市，姐夫便像一個連逃的罪犯似地整天整夜徘徊在田野裏。他每天設法把採下的野菜偷偷送到家裏。維持着這一家人生命的，是幾隻陳年不用的枕頭！姐姐把它們一隻隻剖開，把裏面裝着的已經是霉臭了的稗子（未成熟的穀粒）用碾子碾成粉，顯然地這種食料是在戕害着人的生命與健康，那位老太太因為吃不下那種比乾沙還難下嚥的東西，每天用幾粒桑椹（桑實）度命。孩子吃了後便要大便困難，姐姐還每天必須用細樹枝從孩子的肛門裏像掘土一樣地替他們挖取。清明前後的時節，他們那個村莊爲了有匿藏便衣隊的嫌疑，被鎮裏駐屯的日本人一把火燒成了廢墟，不得已姐姐全家只好移住到我家。

那年的舊曆四月十五，這是一個所有的善良的人類值得永遠記憶着的日子。那些失去了人性的日本強盜在我們的小鎮上演出了他們的一齣拿手戲：

受了討伐的驚嚇，冷落了好久的鎮定期集市，由於敵人近幾天漸趨沈靜，便在這天大街上忽然復活起來。這不是說人們已經忘記了往日的創痛，而是因爲在極度的飢饉迫脅下，他們有着交易的渴望。從那天市場上人們帶來交易的貨色上也可以看得出，趕集的

人雖然擁擠，但交易品是那樣寒儉與貧乏，往日洋溢著噴鼻香氣的花果市沒有了，成大羣的牛市也沒有了，專賣綠絨的攤子沒有了，唯一的文具攤沒有了，賣農具的鐵器攤沒有了，還有往日那片喧鬧無比的臨時飯舖也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舊貨攤。好像這是一個敗家財主的大拍賣，除了買賣穀種的隨處都有之外，便都是一些與村人們毫不發生關係的貨色；膽瓶，衣櫥，裝老的衣服（為老人預先縫製的屍裝），有人還提著很體面的羊皮襖向人兜售。所有的人們都滿面帶著焦急，此刻街上也再看不到親家們相逢那種作揖問好的熱絡場面。顯然的所有的的人都懷著一種莫名的恐懼似地互相閃避著目光，大家都有一個相同的悲痛。每人都在恐怖的心情下矜持著。從早起市場上便已經傳說著一個不好的消息，說是車站上的日本憲兵隊要下站清鄉，一直到日色近午，消息一直在這裏那裏暗暗散佈。可是大家看鎮上的日本駐屯隊還沒有什麼異樣。背了紅白帶子的值星官帶著幾個槍上上了雪亮刺刀的兵，來回在人羣裏逡巡，凡是他們所到的地方，人們便都臉朝外閃開了一條很寬的胡同。一個牽著一條洋狗的鬼子開玩笑地撒出他的牲畜，把生著一副乾癟面孔的老人撕成血葫蘆，可是爲了巴望著能賣出自己的貨色，便依然竄這裏跑那裏地賣叫。

約摸是午後一點鐘的光景，市場上湧現了像一般偷襲來的暗潮似地突然發生了大騷亂，人羣像被山岩排擊的狂潮一樣，紛亂地，傾軋地，失去了控制與秩序地到處湧著，受驚的牲畜不住的嗚叫，間雜著一兩聲被喧噪隱沒了的槍聲。這時候人們發覺外圍是已經遭受了嚴密的封鎖，行動敏捷的便紛紛爬上了臨街的屋簷，竄到人家的院子裏，引得槍聲立刻朝這裏密集起來。開始有人從屋簷上像中了箭的野獸般地張開了手臂從上面直跌下來。有一頭驚得發瘋的牛從正在奔逃着的人羣裏衝了出來，把一家關閉得很緊的大門撞碎了，人們便也拚命地湧了進去……

這個混亂的局面繼續了差不多有一個鐘頭的樣子，終於平靜下來，人們成隊的被端平了槍的日本兵從一家家的院子裏驅到街道上來，有的正從額角上淌著血，有的在撕了肩的藍布衫裏面露著打傷了的臂膊，——也隨着人們踉蹌踉蹌的走出來，一個走得慢了一點的老人被那個帶着白臂章的憲兵從高高的台階上一腳踢下來，隨後一聲槍響，那個老頭兒的鐵黑的臉在沙土裏蠕動了一下，兩條手臂痛苦地抽搐著，一股並不太鮮豔的血流像一條驚竄的水蛇似地從脖項裏滲進沙土裏去，大街上一片恐懼的沈靜。

到太陽銜山的時候，街道上，廣場上，鄉公所的平台階上，像黑鴉般地點滿了等待着命運支配的人們。每人的手裏都是空無一物。僞軍組成的討伐隊在滿街檢拾着拋棄的東西，街兩端高一點的平台階上，站著一簇簇的日本兵。一架烏亮的機關槍放在那一簇簇人們的腳下。顯然地敵人這一次的舉措很成功，看鶴立在街上的人較比白日鬧市裏一點也沒有少。一隊用食指緊扣着手槍栓的便衣特務，在把四十歲以下的青年從人羣裏剔出來，驅逐到日本駐屯隊後面那個重重的圍着鐵蒺藜的廣場上，工作進行得很順利，只要那個拿槍的人把右手一伸，槍口對着那個被選中了了的年青人，便有一個充滿了驚懼的小夥子，孩子般順地走出來，等著那個拿繩子的人拴牢了左臂，這樣所得約有兩千人之數。差不多也有著同樣數目的老年人，被分別送進討伐隊和警察局的院舍裏。

姐夫被圍的消息，在人們開始受包圍之初便傳到我們家裏。原來他到市上去兜售他家那架失去了用場的風箱（燒飯吹火用的）。據逃出了包圍網的鄰居說，他親眼看見姐夫因爲跑遲了一步，被一個討伐隊用槍打中了左腿，千真萬確的跌撲在一個池塘的蒲叢裏，這池塘正在他們的包圍線之內。

聽到了這個惡消息之後，當時姐姐表面上並沒失去鎮靜，家裏的人們被連珠似的槍聲嚇得失去了知覺，父親一邊囁着嘴像迷了途的狼似地在滿屋裏亂轉，繼母爬伏在匪沿下夢寐似的一聲不響在防避流彈，槍聲密起來的時候她便警告父親，顯然父親現在心已經完全陷在一團迷惘中，對那些槍聲以及母親的勸告都一無所聞，這是一種將要發瘋的預兆。繼母失望於她的勸告不發生任何效力，便哭喪着臉，嘴裏咕咕的咒罵，後來父親突然抽身走出屋門，不顧一切地朝院牆邊那個往日做防匪用的望樓走去，當他發見姐姐早已站在那裏朝街裏凝望，他才像有點清醒過來，喊着姐姐的乳名叫她趕快下來，街裏的喧亂漸漸平靜了，槍聲仍然稀疏地在遠近響着。後來有人大膽地伏在牆頭上和籬笆的縫裏向街裏偷窺，看見一批批的人正被從廣場上帶走。

天色漸漸地暗下來，本來該到點起油燈的時候了，可是誰也沒有心情想到那些。孩子們若無其事高興地談着白天的事情，有的說當白天槍第一次響的時候，他在柵門裏看見一個小夥子攆了一個搭拉着腦袋許是死了的老頭兒，朝山裏跑去。說那種辦法正像是攆一頭死豬，把那個閉了眼睛的老傢伙橫着扛在肩膀上，血便從死人的袖口裏滴在大道上。還有的說他看見一個人已經騎到驢背上，正想狠狠地打一鞭使驢子飛跑衝出包圍，誰知那頭驢子像着了魔似地亂轉起來，結果讓那個追來的日本人一刺刀給扎下去了……孩子們像一個個會說掌故的老人似地談得津津有味，那個五歲的外甥抱住姐姐的大腿「要爸爸，要爸爸——」喊得人心焦。頭皮的六弟，解恨似地說：「你爸爸叫日本人殺啦！」父親呆坐在匪沿上一聲不響不住地在咕嚕咕嚕抽水煙。姐姐失去了照顧孩子的心情，失魂落魄地走來走去。每走到屋子的一端便停那麼一下，好像在傾聽什麼，誰都知道她的心情。她想在絕望中會有奇蹟出現，大家都有這麼一點感覺——也許姐夫會在黑夜裏摸回家來的。

是吃飯的時候了，匪桌子也沒有擺出，繼母怨着臉把草草用乾飯浸成的稀粥放在匪桌上，一邊吆喝着孩子們吃飯。孩子們爭吵着，父親厭惡地用眼瞟了一下，把臉背了過去，機械地拿了水煙袋咕嚕咕嚕的吸着。外面村裏的狗，一處處叫得很利害，夾雜着還隱約聽見遠處有人喊「口令」的聲音。隔壁有女人哭泣起來，先是喃喃的啜泣，後來那聲音越來越高，村莊整個陷於愁苦的氛圍裏！沒有一家人家掌起燈火，姐姐斜坐在匪沿上，孩子倒在她懷裏沈沈睡着，她把臉緊貼在孩子的前髮上，不知從什麼時候抽抽噎噎的哭起來，後來孩子的臉被她的淚水浸得精濕，便在夢中半醒半睡的囁語着。

一彎比眉毛還細弱的月亮，昏黃的光透過紗窗，把屋裏零亂的景象照得越發淒慘，父親把頭埋手掌裏，像是回憶又像是在追想着什麼——

四

這小鎮在這次大變亂的第二日，便開始了另一個離奇的局面。

好像是從夜裏，便有四面八方的村人們投奔到這裏來，村邊的大道上不斷地聚攏來陌生的老人和婦女，後來人們越聚越多，這時候村莊的每個人家都走進了新的客人，顯然地這些人都已經跋涉了很長的路，整個的小腿和脚面上都包上了一層濃厚的黃土，每個人都帶着那副愁苦而疲倦的面容，將近六十歲的表嬸（姐姐的婆母），從十八里外的寄居的地方拄了拐杖嗚嗚哭來。她完全失去了鎮

靜，破舊藍布褂的前胸滿塗着鼻涕和淚水，她說她的兒子就是她自己的性命，她要和日本鬼子拚個死活。這時候村內村外已經到處是人。一個單身遠來的老太婆沒有親戚可以投奔，坐在一棵大樹下面把嗓子哭得啞啞，好像一個沒了松香的胡琴，旁人的同情的勸說絲毫沒有效力，她痛極地恨罵起來，她把頭在樹上撞得一大塊血印，有的人好心心地給他端一碗稀飯，被她踢翻了，一個老得連眼皮都挑不起來的老人，臥在她旁邊，一面用他那生滿了黑繭的手找摸自己的衣襟，兩眶眼淚像泉水一樣的淌出來。有人聽說鄉公所裏能找一個翻譯官，人們得到了消息便像一窩蜂似地湧了去，惹得站崗的日本兵朝廟（鄉公所所在地）打槍。哪裏也見不到一個翻譯的鬼影，只有幾個保長，愁眉苦臉，滿帶着焦灼的神情，坐在台階那裏，像在等待着什麼人。看見這些人走來便都躲到屋裏去，這些聚攏來的人們失望地無依地踟躕在門外。最後找來了一個在日本駐屯隊裏當廚役的青年人，人們把他看做了救星，機靈一點的把他拉到一旁，一邊掏出了鈔票要和他講條件，急得那人跳起腳來：「我有什麼辦法！今天早晨有一個人渴得倒在地上，我乘那看守的日本兵一轉眼丟給他一個青杏子，讓鬼子看見兜頭就給我一棍子，我就這麼一搗，把臂膊都給打壞啦！」他一邊掙起袖管露出他那發紫的右臂，「你們看，還成什麼樣子？骨頭說不定是斷了！」話還沒說完，他急急忙忙地從村公所裏提了一籃子雞蛋飛快地跑了：人們便又陸續地散開去了。

這時候，大膽一點的人們便設法溜近駐屯隊後面禁閉着人羣的那個廣場的鐵蒺藜外面，窺見黑壓壓的被禁閉的人們都用繩子——有的還用鐵絲——拴着左臂，有規律地把頭低到好像任什麼也不願意看的程度，僵屍一樣分排坐在地上，成隊的日本兵來回巡邏在周圍，有一個坐在裏面的人騰出右手在腰裏摸著什麼，原來他是在偷着解褲帶，看他把兩隻手插進褲襠裏在接自己的小便，當他剛想捧起來對着自己的嘴脣想喝下的時候，冷不防一隻軍靴兇狠地踢在他的後腦上，那人往前猛的一撲，倒在前面另一人的背上，尿水沒有喝成，倒滿灑了自己一臉，緊接着鐵底的槍柄朝他頭上刺去，那人連哼一下也沒有便橫倒在人堆裏，旁邊有一個臉上充滿了憤怒的小夥子忍不住地罵起來：看他把胸挺起來，瘋狂地搖著頭，這時候便有兩個日本兵走過來，像牽羊一樣把這人拉到場邊上一個木房子裏，以後便一直沒看見他再出來！

到了第三天，街上來的外鄉人們便越來越多，不知從什麼地方傳出了一種惡劣的消息：說是日本人今天要大屠殺。從早上起，鎮上整個充滿了陰慘恐怖的氣氛，各廟宇裏的鐘聲焦亂地響了起來，那些外鄉來的老人、婦女和孩子們每人都拿了成股的燃燒着的香火，朝村外的廣場上走去。那地方正聚集了數目近萬的人們。大部分的婦女都是跪在地上，香火的濃煙使走來的人喉嚨發癢。人們絕望地喊着：「天爺呀！睜睜眼吧！」有一個哭瘋了的中年婦人一邊往插在她前面的那股香火上火培着沙土，一邊嘴裏夢寐的小聲呼叫着：「老天爺，醒醒吧！該是你睜眼的時候了！……老天爺，睜睜眼吧！你看這地方有多少人受苦？……老天爺……」後來他便倒在那地方，剩下那個未滿週歲的孩子還在哭喊着尋找媽媽的乳頭……

將近中午光景，廣場上嘈雜的聲音被一個突來的事件鎮靜下來，在廣場的一端還是集日拋下的資肉的案上，站出了一位穿著討伐隊服色的中國人。他對着大家先是用兩臂平伸着做了一個讓大家「安靜」的手勢，隨後便把兩手拱成一個喇叭放在自己的嘴邊對人們講話：話說得簡捷，並充滿了自信與希望，他說：「諸位鄉親們，兄弟是全冀東的剿匪司令，這一次友軍包圍了本鎮，找的是游擊

隊，你們的人們既然不是游擊隊，當然不會給他們弄死的，你們放心，他們的性命由我一人擔保——說着他還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還不無一點愉快地走下了台。人潮隨在他的後面，一直把他送到日本駐屯部隊的門口。大家便都在那地方跪了下來，等待着他的好消息。一直到日色過午，人們還不見那人出來。當人們正在焦急的當兒，便看見一大隊槍上了刺刀的日本兵雄赳赳地從門裏開出來，開始用刺刀尖驅逐那些蹲在門外的人們，人潮不由自主地往外湧，有的躲得慢一點的額前和肩頭已經被割破，紛沓地湧到街道兩旁的台階上，想看一個究竟，這一隊人迅速地在街上佈置開來，到處驅逐着人羣，隨後便看見一大隊一大隊的衣服污穢襤褸，囚得鳩形鵠面的人們，從部隊的邊門上失去了次序地擠出來，分別朝着街的東西兩端向村外的廣場上走去，有的爬不動的人被身旁的同伴們架着向前挪，這些等了幾天幾夜的家屬們也顧不得一切便一窩蜂似地湧到前面，搖擺着頭在尋找自己的人，那些個顛面經這幾天的飢渴差不多都改變了原來的樣子，一層汗和沙土已經把臉皮遮沒了，即使仔細的查看也很難辨認。恐懼和絕望使他們連頭也不願意抬一抬，有的好容易辨出了親人的影子，口裏剛剛喊出，便又被擁沒在大羣裏再也找不到。這些人羣被驅到街口，便又由一小隊日本兵指揮着分別帶到不同的方向去，討伐隊兇狠地用繩頭抽打着朝這裏圍攏來的人們。

姐夫的下落直到這一天的上午，花了六十元錢才由一個當討伐隊的隣居口裏探聽出來。他說確實是一同被羈押在人羣裏面，此外他除了告訴說姐夫的腿骨並沒有被槍彈打折外，便什麼也不願吐露。到了下午，聽說人羣被分率出來，於是除了繼母守在家裏以外，一家人便連長工們也一起分頭去找認。因為部位分散得太多了——村裏村外，大道上，廣場上，河灘上，廟宇裏，山坡上……一簇簇的到處都有。人們紛紛地在這裏那裏奔跑着，女人們有的把自己的孩子丟在大道上，鑽到人堆裏，張着眼不住東西左右地望，一邊不住的用手揩去擠出的眼淚，把脖子拉得長長地，希望能看得真切一點，被騙到鄉公所前的廣場上的那一部分，在那些跪着的人們的前面，日本人正忙於佈置着什麼——一張高腳的八仙桌子，旁邊擺了一條長凳，討伐隊武裝齊備地分佈在四週，一個個都是刺刀斜朝地面，右手的食指扣緊槍栓，一排空着手的日本兵有規律地站在那張八仙桌子旁邊，為首的那個穿着白色上衣的人，手裏拿了一把長長的軍刀，隨後便看見一個日本官帶着一個翻譯走來，那個日本軍官嚴峻的坐下，翻譯筆直地立在旁邊。討伐隊開始抽打着四周的人們，有的膽小的和找不到自己的便走開又到另一個地方去。那個提着軍刀的人，把刀交給旁邊那個，他走近了跪在地上的人羣，兩眼橫掃着一排一排地看去，那些個垢污滿面驚嚇得失魂的臉，隨着他的可怖的目光像孩子一樣低下了頭。一會兒他手指着一個坐在中央的生了一臉酒刺的大個子，用着吹喝牲畜的口吻喊着：「出來！」一個空手的日本兵走來替他解了綁，隨即連拉帶扯地拖到案旁。同時有兩個小夥子也被如法泡製的推出來，先是那個穿白衣的兵把三個人的那滿生了黑黧的雙手查看一下，他仔細地把那個大個子的手掌捏摸了半天。隨後轉過身來筆直地站正，嘴裏對着那個坐在桌旁的軍官咕嚕了一陣日本話，最後那個軍官便用手指了那個大個子一下，高聲地朝那一小隊空手的日本兵說了一聲：「腰希——」（「好吧」的意思），緊跟着便有兩個人上去，其中一個用皮靴朝那大個子的膝蓋後大腿彎猛力一踢，那人便身不由己地跪倒下去。那個白衣兵從人羣裏取出那柄軍刀來脫去刀鞘，兩個助手把那人轟倒之後便一邊把他的藍布褂的衣領從脖子上扯下來，在那個布領的兩頭撕了兩個洞，套在跪在地上戰抖着的那個大個子的耳朵上，把眼睛給遮了起來。白衣人先是提了刀，朝那人行了一個十五度躬的軍禮，隨後雙手舉起了刀，隨着他「啊呀！」地一聲長嘯，一個人

頭便像從牆頭落下的石塊一樣，滾了兩滾，身腔子往前一栽，一股殷紅的血「啾！」地竄出好遠，屍身痛苦地抽搐着，人頭的面部貼着地面，牙齒惡狠狠地不住地啃着沙土……圍在外面的羣衆開始驚散了，人們驚叫着用手蒙着臉往四下裏跑，緊接着又有人停住脚步聚攏來。這時候看見那兩個同時被從人羣裏提出的人，正被命令着收拾那個血淋淋的屍身。一個人提了死人頭的耳朵，一個人拖着屍身的兩腿，朝指定的一個溷了的大塘裏拋去，然後他們便連頭也不回，彎着身子飛快的朝大路上走了。

到處是砍殺和驚叫的聲音，村西頭一個大塘裏已經拋擲了近百個屍身，血腥四溢地狼藉地陳列在那裏，幾條大狗在這裏那裏嗅着，每一次有新的屍體拖來，牠們便都迅速地圍攏了去。有人開始用一條長棍撥着頭顱和屍身在仔細的辨認，那些被砍下來的頭顱縮小差不多有二分之一，那種半閉着眼睛，露着牙的，像黃蠟般的臉是很難辨認的。一個老婦人以他兒子眼皮上生着瘡疤的便利，找到了一個相似的人頭，便抱起來坐在塘沿上，失神地啞啞號哭着。一條狗便站在她的前面，好奇地審視着抱在她懷裏那顆血葫蘆一樣的東西，有的人把認出的屍身用被子裹好搭在驢子身上，噙着淚眼一聲不響地上路了。而這時候還正不斷地有一批批的新屍被源源拖來。

是太陽落山的時候，被拘禁在討伐隊裏面的老年人開始釋放出來。這些人被飢渴和恐懼折磨得顯然失去了支配自己的能力，有的剛從鐵蒺藜的柵門裏走出不遠就跌倒在地上，但還要挺起來往前爬；稍能支持點的人，扶着牆根艱難地一步步的挪行。幾個癱死在裏面的屍體，正被伙夫用一個大筐像一堆垃圾樣的抬出去。黃昏的田野間像往日剛散了集市一樣，到處是扶着人和抬着死屍歸去的行列。

暮春的鬱熱的晚風裏夾雜着人血的腥臭，使人有一種欲嘔吐而又吐不出的感覺。家家的門戶緊閉着，已是人們都散淨的時候了，姐姐才纔扶着她那老年的婆婆回來。長工們都說沒有看見姐夫的影子，那位老太婆疲極地坐在院中的石台上，把前額放在拄了拐杖的手背上，像在一團疑懼中尋找答案。姐姐的臉上充滿了絕望與茫然的情緒。她已經厭倦了那種得不到一點頭緒的思索，對於白天所發生的事實，好像在夢境一樣令人不可理解。父親只好強用着「看透了人生一切」的口吻勸她們到屋裏面去坐。這時候人們都懷了一種更兇惡的預感，鄰居們都悄無聲息，日本兵許是爲了防守八路軍的夜襲，可以很清楚地聽到他們在外面加強崗哨，差不多已是深夜的光景，那個當了討伐隊的鄰居乘着換崗之便，挨到我們的東牆頭喊着父親，父親昏沈沈沒有聽見，姐姐隔着窗戶和他談話，他只是更簡短的說：「你們人今天被挑出來留在隊部裏了，明天一早用汽車解到城裏去——」最後他又加了一句說：「最好想方法兒弄點水和吃的。」他走後姐姐便推醒了父親，商議着設法弄錢的事情，在當時的境況下，這是最難辦的一件，鈔票在女人們的觀念裏已經成了輕易不可多見的東西，人們的日常交易差不多已經又恢復到以物易物的時代，這些失去了流動性的東西在鄉村裏沒有人敢放在手裏存放，只有討伐隊們能帶到城裏去花用。夜裏父親爲了這件事不得不爬過了牆頭到鄰居去商借，結果他只找到了兩隻銀洋，這兩個不能當做現錢用的東西是無濟於事的，父親幾乎是急得憤怒起來，像拋棄一樣把這兩個磨得發亮的東西丟在匪席上，然後把兩隻手的十指交叉着環抱着並着弓起的雙膝下，思索着，由他的兩道充滿了絕望與怨憤的目光中，看出了他的思緒已陷於不可清理的煩亂中。後來看他用腳輕輕地幾乎是試驗着的踹了一下和衣睡熱了的繡被，繡被像是突然接受了一種劇烈的刺痛一樣，滿臉不高興的爬起來。父親用着徵求同意的口吻要她把自己儲藏已久的幾隻「袁世凱」也拿出來，她起先用堅決的語氣拒絕，後來父親用衝動的幾乎是要哭泣

出來的聲調說這是用它拿來「救命」的，經過了一陣沈默之後，她像有所觸動了，慢慢的走到櫃檯裏掏摸了半天，最後把一個繫緊了的「豬膽」一樣的小口袋扔到父親的平放在匾上的腳背上。這時候東方天際已經微微地吝吝地透著白光，父親拿起一件舊棉襖披在肩

上，朝怔在那裏的姐姐看了一眼，便破地一聲開了屋門走出。

已經是早飯的時候了，父親還沒有回來，那位表姊焦急地要到街上看個究竟，她竟連飯也不吃獨自偷偷地去了。這時候從街裏隱隱地傳來載重汽車的發動機嗚嗚的聲音，姐姐趕忙停下正在餵孩子的工作，胡亂地用袖子把粘滿飯粒的孩子的嘴巴抹了一下，像提木桶一樣挾起孩子便朝門外跑，繞過了塗滿了血跡的廣場和拋滿了屍身的大坑，又穿過了三條小巷子走到一個臨街的人家，藉着一個緊閉着的木窗板的破洞，正好望着不遠處日本兵駐屯隊的門口，那裏正停着一輛待發的汽車，一個司機兵已經端坐在操縱座上規矩地等待，旁邊站了一羣脖子搭着毛巾，赤腳拖着木屐的日本兵，其中有人不時地朝門裏望，好像焦急於這幕戲劇的遲遲出現。在對面一個雜貨攤的像大牢的窗口裏面，有幾個人的臉正擠在那裏朝車子那邊窺視，姐姐首先看見父親露着大半個臉，旁邊的戴着戰鬪帽的人便是那位當討伐隊的鄰居，看他們緊張的臉顯示着等待一個將要有所行動的時刻。除此之外街上連一個鬼影也捉不到。這時候突然看見站在街心那一堆閑散的日本兵，目光都朝門裏望進去，他們的手脚也都垂正了一下。緊接着一聲崗兵敬禮的呼叫，為首的一個武裝整齊的組長模樣的人，右手提着一個講義夾，從台階上嚴肅地一邊揮手還禮，一邊走了下來，隨後是提著長槍的日本兵押着一串胸前掛着紅布條的，垂着頭，一身泥污的犯人出來。姐姐看出了姐夫是從前面數第三個人，一隻左腿是浮腫得把褲管都膨脹起來，姐姐明明看見姐夫會抬起頭向四週尋找什麼，可惜這木窗的破洞只能容下人的一隻眼睛，這時候便看見那個討伐隊裝出一副奇異的好像若無其事的面孔，端着一個裝滿了水的罐頭，腋下夾了一包像是點心朝那裏湊，乘著那個伍長分別驗看犯人名字的機會，他把那個馬口鐵製的小桶遞到姐夫手裏，誰知被旁邊那個腳下登着木屐的日本兵看見，從姐夫和一位難友正在貪婪地奪着飲的手裏一把搶下來，潑了一地，隨後他又從那人的腋下奪過了那包點心朝着正在往回跑着的那個討伐隊的後腦上擲去。眼看著這一行十八個人依次被像捉小雞一樣捉到大卡車的車廂裏，站在豎滿了森森刺刀的夾縫中，姐姐的喉間哽咽了，但她沒有哭出，她機警地想找一個更適宜於觀察的部位，企圖使姐夫能在最後看見她一次。當她剛找到了一個矮矮的牆頭，大着膽露出了上半身的時候，那輛卡車已經嘩地一聲揚起一陣沙土馳去。車上人們的臉面被一團塵霧遮蔽得連個體也分辨不出了。她目送着這輛卡車像一個甲蟲似地直穿過街東的河灘，朝通往縣城裏的大道上奔去，直到最後這小黑點隱沒在遠處的白楊林裏，她才撒身有意無意的往回挪。在歸途中她發現那個老太婆身子好像疲極地把暈眩的頭額用一隻右臂隔著，靠在一顆大柳樹的下面，不住地嘔吐，看見有人走來，她軟癱地坐在吐滿了膿水的泥裏了，她的嘴唇顫抖得利害，以至於妨礙了說話，她一邊不住的用舌尖舔着從鼻窩滲到嘴裏的淚水，她說：她只聽見汽車嘟嘟的響得利害，可是怎麼也找不到，鐵疾驟網把到大街上的路都攔阻了。她痛極地說她的兩條腿已經不中用了，後來她突然止住了悲痛，歎一口氣小聲的自語着：「究竟把我兒子弄到哪儿去呢？」說着說着淚又淌了下來，這時候村裏沈寂得可怕，一條大黑狗從那邊口裏咬着一隻死人的臂膊惶惶地走過去了，姐姐知道這時候應該怎樣壓制自己，他一邊用左手抱著那個一直是發怔的孩子，便用右手架起沾滿一腿泥污的老人走回來，陽光乾燥地照耀得使人眼花，一般濃重的腥臭味，孩子本能地用小手指堵起了鼻孔。

五

在姐夫被解往城裏的第二天，他那個年老的母親說是在我們家裏住不下去，想是她的善良的心在驅逐着她，她怕是再增加我們這一家人的不安。從奔來的那天起，她簡直就不會使自己有過一刻鐘的安靜，只是用哭泣來打發她所有時間，那種哭泣真是使人莫可奈何。她的嗓子早就啞得連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了，她鎮日地坐在灤沿上把一隻枕頭放在盤曲起來的腿上，兩肘支在上面，用手掌把臉面滿滿地捧遮起來，淚水就像春天融化了冰凍的簷溜一樣汨汨地從她的乾癟的指縫裏淌出來，她的哭泣佔去了姐姐悲痛的時間，有時候姐姐也被她哭得不耐煩起來，當姐姐對她實在感覺到束手無策的時候，便用着這種開朗似乎又悲觀的話來勸說：「哭有什麼用？人不該死總有救的，」把這個哭泣的老太婆送走之後，姐姐所有的時間便都放在思索的工夫上去，她的思索不外是兩種，第一是在推斷姐夫的命運，第二便是怎樣設法營救與獲得見面的機會。

她的第一個推斷常是給她以一線的希望，有的鄰居說是日本人要了這十幾個年青的不是要殺他們，他想殺爲什麼不在當時就殺呢？一定是想載到關外（東北）去做勞工。對這種勸說，姐姐有時候很相信，可是繼而一想抓勞工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況且附近的人們已經開始逐漸地從本溪湖逃了回來。因此他常常注意新近由關外逃來的人們的消息，她到處探詢着，但所得的答覆都是「不知道！」有人更明確地說：「日本人最近根本沒有往關外載勞工。」有一天晚上姐姐和他的孩子失蹤了，第二天據一個看守土團子的自衛團說夜裏有人從村外土團子（日本人用來防禦八路軍的）上面爬出去，他壯着膽喊了一聲，結果那人連一聲也不回他，就沒敢再追問。父親很自信地推斷說是姐姐，一定是往城里奔去了。父親曾企圖打發長工去追，但是沒有一個人敢冒這番險，整個的地區都封鎖着，所有的村莊在白天裏緘默得像一個古老的廢墟，除了討伐隊的輜重車偶而在大道上出現，其餘這曠野裏只有夏日的烈日照耀着路上叢生的黃楊和憔悴了的田苗。正是接連了兩天大雷雨的第四天晚上，姐姐突然回來了，精濕的胸懷裏抱着睡熟的外甥，孩子的手裏緊握着一束連根帶葉採下來的山丁子（海棠果），她的散亂的頭髮上往肩上不住滴落着水，褲子的膝蓋破了，耳根上一大塊鮮泥巴，臉像黃蠟一般，在她那兩隻倦極失神的眼睛裏充滿了絕望，她說她感謝這大雷雨，不然她會溜不回來的。她在灤河的西岸（遷安縣城緊靠灤河東岸）坐了兩天兩夜，暴漲的山水把河面鋪開有二里多寬，那地方找不到渡口和船隻，白天她躲在一叢叢的桑行裏，望着灤河那個高高的城堞，有時候機關槍的聲音從不知方向的地方響起來，後來她沿河岸徘徊了十幾里路，結果河水越來越大。她說在回來的路，碰見了好幾個「死屍」，有一個是倒在一輛空空的卡車的下面，屍身被蒸發得脹大起來，一羣狗像分一塊蛋糕一樣容易的把它撕爛了，那天晚上她像餓狼一樣吞了很多的冷飯，後來她便在左右的鄰居兜攬一點針線活計，她開始用勞動打發着絕望的日子了。

舊曆八月末的光景，突然有一個老人送信來告訴姐姐說，她的婆婆患急病死在那個寄居的親戚家了。姐姐稍爲收拾了一下，孩子由那個老人攆着，她腋下夾了一個包袱便在夜晚走出了我家的後柵門。天氣還沒有入冬，姐姐的那個殘餘的村莊聽說是游擊隊做了根據地，不知是誰不負責任地傳來了一個口信，說是姐夫是在解到城裏不久又載到城外的一個山頭上被殺害了，關於姐姐的消息，那人帶着警戒而又恐怖的表情說：「早就加入了游擊隊。」

文學概論

日本·本間久雄著
章錫琛譯 一元六角

本書共分四編：第一編文學的特質，第二編社會底現象的文學，第三編文學各論，第四編文學批評論。作者為日本現代著名文學家，學識高超淵博，在本書中更引證東西洋權威的著述，將文學的外形和內容說得甚為詳細。與本書同類的許多國人自編的書，其題材都採自本書。研究文學的人均應細讀本書，就是不研究文學的人，為要增加對文學鑑賞的識力，也應一讀本書。

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

本間久雄著 沈端先譯 三元七角

本書從文藝復興時代起，歷述古典主義，浪漫主義，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及頹廢派，浪漫派，象徵派，唯美派的内容與其作家的性格和略傳，並提示各種名作的梗概及其思想的特徵。讀後可以明瞭近代文藝上各種主義及流派的系統，並且恍如讀過世界著名的文藝作品。至於引證的賅博，敘述的詳細，論斷的平允，尤為本書特長。

開明青年叢書三種

世界文學名著講話

茅盾著 定價二元九角

本書以作品為本位，講到創作的時代背景，作者的藝術手腕，以及文學史上的同類作品。從「伊利亞特」，「奧特賽」，「伊勒克特拉」，「神曲」，「十日談」，「吉訶德先生」，「哀史」，講到「戰爭與和平」。全書二十萬言，作者用創作的手法寫這本講話，娓娓動人，絕無沉悶晦澀之弊。即使不是文學研究者，讀了也會發生興趣。附圖數十幅，讀時可以作參考。

談文學

朱光潛著 二元二角

這本書包含十九篇談論文學的文字，朱光潛先生在序文裏說本書「有時也為初入門者說法，有時也牽涉到理論，但是主要的是我自己學習文藝的甘苦之言。」寫它們的時候，我一不敢憑空亂講，二不敢道聽途說，我想努力做到「切實」二字。

我與文學及其其他

朱光潛著 定價二元

在這本書裏，朱光潛先生跟我們談他怎樣跟文學打交道，經歷怎樣的甘苦，得到怎樣的領悟，嘗味怎樣的愉悅，他深廣的學識，超脫的胸襟，還厚的同情，融合為親切有味，引人入勝的文字。我們讀着這本集子，就好像是跟作者促膝而坐，聽他娓娓清談。

文藝心理學

朱光潛著 一元五角

這是一部研究文藝理論的書。裏面所討論的問題通常都屬於美學的範圍。美學是從哲學分支出來的，已往的美學家大半心中先存有一種哲學系統，以它為根據演繹出一些美學原理來。本書所採的是另一種方法，它丟開一切哲學上的成見，把文藝的創造和欣賞，當作心理的事實去研究，從事實中，歸納得許多可以適用於文藝批評的原理。這本書的對象是文藝的創造和欣賞，這本書的觀點大致是心理學的，所以叫做「文藝心理學」。

詩的藝術

李廣田著 定價一元四角

這是一本研究新詩的書，裏面包含五篇文字：「論新詩的內容與形式」，「詩的藝術」，「沈思的詩」，「詩人的聲音」，和「樹的比喻」。中間有三篇是據當代三位詩人（卞之琳，馮至，方敬）的作品，加以解釋，就在這些解釋之中，作者發揮了他自己對於新詩的見解。他特別講求形式跟技巧，卻不是離開了內容而講求形式跟技巧，他說：「講求形式，並不是忽略內容，而是要提高內容，藝術在一方面講，本來就是技巧的意思。」關於新詩所應走的途徑，大家正在摸索，無疑的，這本書將為留心詩藝的人所樂於一讀。

蘇俄文學理論

周澤秀著 定價四元

蘇聯文學進程

林祝啟著 每冊定價九角

詩境 俞陛雲著 定價一元
詩，宜求其意義，勿觀其浮詞，徒作門面語。「惟唐詩向少詮解善本，讀者第知循文誦誦，而不易得其指歸。俞階青先生，文苑書宿，曲園之文孫，爰擇取唐人五七言近體詩若干首，就其格調、意義及句法，安章琢句、剖析講解，娓娓言之，有深入顯出之妙，為初學詩者之捷徑。

開明書店印行

本行現將上海各書定價照原價六折出售，各地分店均有代售，如蒙惠顧，請向各地分店接洽，或逕向本行函購，均可。本行地址：上海福州路一五五號。

開明文明史叢刊六種 中國文學批評論集

中國文學概說

青木正兒著
隋樹森譯
二元一角

本書共分六章：語學，文學，詩學，文章學，戲曲小說學，和評論學。各部分的論述都極得要領，尤其是二、五、六三章，精彩之處更多。讀後能使人對中國文學得一輪廓。本書出版之後，被譽為初學者的明燈，在日本不到四個月就重版，可說是這類書中的名著。

本書包含論文九篇，選取從唐到清的九個重要文學批評家，批判並敘述他們的議論。它的特色是借九個代表人物來反映各時代的文藝思潮，同時代的其他各種或正或反的文學批評，都一概敘述進去，並說明各家學說的背景來源和影響，批評他們的得失。可當自唐到清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讀。

朱東潤著
一元六角

中國文學論集

鄭振鐸著
一元七角

作者所著關於中國文學的論文，素為一般人所愛讀。本書為其歷年所著論文之結集，論述中國小說、戲曲、詩經、佛經、佛曲及彈詞等，並有評論近代文學家林琴南、梁任公等之文字。愛好文學而注意中國文學者及大學文科學生的案頭，均應各置一編。

中國文學批評史綱

朱東潤教授在國立中央大學和武漢大學主講「中國文學批評史」多年，他把歷年的講稿，編成這部書，共七十六篇，從上古直至清末，對我國的文學理論作有系統的敘述。全書編制，首重各時代的批評潮流，列舉各個主要批評家的淵源，以及他們的批評所生的影響。讀者讀了，不但對我國文學理論可以得其大要，就是對於我國文學演變的趨勢，也可以知其梗概。至於本書「遠近詳」的宗旨，敘述明清以來的文學批評特別詳盡，尤其是這部書的特色。

朱東潤著
三元六角

中國文學史綱

容肇祖著
二元八角

本書是從追溯文學的起源始，直敘至新文學運動為止的一部首尾完整的中國文學史。本書取材注重每一時代的新興文學，說明其來源和流變。並敘述各時代的重要作家，間或徵引他們的代表作品。可說是引導讀者對中國文學史作了一個明白清楚的鳥瞰。

中國文學欣賞舉隅

這一部書對於我國文學，給讀者指示了欣賞的途徑。書名標明「舉隅」，是希望讀者「一反三」的意思。文藝欣賞這類事情，原是應該自得的。書中舉例多用習見的作品，惟其習見，易於忽略，一經作者指說，而境界全新，欣賞之所得必將與以前兩樣。

傅庚生著
二元六角

中國文學新史編

張長弓著
二元八角

本書就現代的文學觀念下導尋學前史的流變。在編製方法上，則以時代為綱，文體作風派別為子目。簡而得體，疏而不漏。編者對於新舊材料的去取，絕無輕重之弊。論斷公允，沒有偏見，只用具體的事實來證明文學的演變。

中國文藝思潮史略

作者感於西洋文藝思潮層層目擊，有條有理，使讀者易於把握各時代文藝的精神。於是編寫本書，使頭緒紛繁枯燥無味的中國文學史，也變為眉目清楚，簡要而不枯燥的東西。從周代的北方現實思潮和南方浪漫思潮的合流（秦漢魏晉）、佛教思潮的勃興（東漢至盛唐）、社會問題和復古運動（盛唐和中唐）、唯美主義的高潮（中唐至北宋）、民族意識的抬頭（宋元）、古典主義（元明）、浪漫主義（明清）、寫實主義（清以後）為止。

朱維之著
一元七角

中國文學史簡編

陸侃如著
定價二元

這是一本簡括的中國文學史，取材審慎，態度嚴正。對於古代書籍的真偽和一書產生的時與地等，都有周詳的述說。又自中國文學的起源起，到現代的文學止，關於每一時代，也有極扼要的概述。研究文學者想人手一編。用作高中教本，尤為適宜。

開明書店印行

本行各埠分店均有代售，如欲購者請向本行或各埠分店接洽。本行地址：上海福州路。電話：二五五五。郵政掛號：二五五五。零售每冊一元。郵費在內。本行地址：上海福州路。電話：二五五五。郵政掛號：二五五五。零售每冊一元。郵費在內。

夏衍劇作集

法西斯細菌

〔五幕劇〕
一元五角

這個五幕劇的主角是一個善良的醫學博士，細菌學者，他相信醫學的超然性，埋頭研究，不問外事。可是法西斯強盜把他趕出實驗室，使他看到了滿目瘡痍的世界。跟着戰爭來的，不僅是自然的疫病的流傳，人為的細菌彈的散布，而且戰爭本身每天也殺害無數的人，比任何細菌還利害。這裏啓示了一個真理：「法西斯與科學不兩立」。

科學家必須先努力撲滅「法西斯細菌」。

愁城記

〔四幕劇〕
一元二角
本劇以上海知識青年的生活為題材，寫一對善良的青年男女怎樣從小圈子斷然跳到大圈子去。作者在卷首引用了莊子的名言：「泉涸魚相處於陸，相濡以沫，相煦以濕，不若相忘於江湖。」這本對於小圈子傾向仍舊十分普遍的現代青年，是一個有力的針砭。

吳祖光劇集

風雪夜歸人

這是作者自己最滿意的一個劇本。因為這裏有他最熟悉的事，最愛好的人。這個劇本裏，作者寫了一羣不自覺的好人在現實的人生裏的形形色色，他們受風辱，遭鄙視，他們受貧苦，窮困……但是儘有些幫助窮朋友，幫助張自己一樣受苦受難的朋友的人。
二元

牛郎織女

吳祖光先生為我們創造了這個神話離合的幻變故事，跟過去流傳下來的神話不盡相同，然而美麗，動人，像個迷人的夢。這個劇本曾在各地上演，極受觀眾的歡迎，因為它是更適合於歌劇的題材。現在又由作者改寫成詩劇。
一元八角

捉鬼傳

本劇取材民間神話，以鍾馗捉鬼為背景，反映出社會的各種醜態。這裏所捉的各種鬼，風流鬼，紗帽鬼，不要臉的鬼，喪良心的鬼，其實就生活在你我之間。戲裏的鍾馗捉鬼，沒有把鬼全部肅清就喝醉了，於是羣鬼又瀾漫乾坤，等他醒來，已經捉不勝捉，這告訴我們捉鬼必須不斷努力。
一元六角

少年遊

作者是年青的，寫的又是青年人的活動，據說裏面還有氣，像一首清麗的詩篇，像一首雄壯的歌曲。從這裏可以看到北平淪陷以後，愛國的學生怎樣用青春的熱力創造了新的中國的希望。而且，這劇本在故事的安排上，人性的表現上，都盡了藝術的能事。年來以學生界情形為題材的劇本很少，這劇本就更加可貴了。
二元

防心

〔四幕劇〕
二元一角

這個劇本寫上海淪陷後文化界的情形。上海雖然淪陷，五百萬上海人心裏的防線可並沒有放棄，上海文化人的責任就是守住那條防線，使人心不死，使上海人在精神上永遠不被征服。作者為我們展開了一幅生動的畫面，讓我們看到上海的文化人怎樣和敵偽鬥爭，在艱苦的環境中堅守着那條光榮的防線。

本店一律一售
上海各埠
均有代售
定價一元
零售五角
郵費在內
如欲購者
請向本行
或各埠代
理處接洽
地址：上海
福州路
開明書店
發行部

嫦娥奔月

作者通過美妙的藝術手法和如夢的懷古幽情，寫成這個劇本。它喚起我們兒時的記憶，記起老祖母講過的傳奇故事：嫦娥是絕代美人，后羿是蓋世英雄。但是作者點破我們的幻夢，叫我們正視現實，出現在這劇本裏的嫦娥是陪葬虛榮，后羿是專制而又暴戾。
三元一角

林冲夜奔

本劇取材於「水滸」中林冲誤入白虎堂，刺配滄州道，火燒草料場，風雪山神廟及魯智深大鬧野猪林故事。全劇充滿對被迫害者的同情，和對強暴者的憤恨。劇作者把滿動人的故事帶到一個新的境地，出現在他筆下的林冲是好的，也是有血有肉，有憎愛的活人。
二元一角

正氣歌

宋朝末年，權臣誤國，元兵乘機攻入國都，忠臣文天祥被捕，囚禁三年，不屈而死。這種忠義之氣不但令人感泣，更象徵着中華民族亙古長存的偉大國魂。本劇寫的就是這一段故事。
二元

開明書店印行

本店一律一售 上海各埠 均有代售 定價一元 零售五角 郵費在內 如欲購者 請向本行 或各埠代 理處接洽 地址：上海 福州路 開明書店 發行部